

法 國 名 家 小 說 傑 作 集

鮑 文 蔚 譯



0369.3544  
2704

27812

鮑文蔚 譯  
法國名家小說傑作選

中華民國教育部  
圖書館

27812

登記號.....

類別號.....



歐 美  
刊叢說小家名  
一 之

MG

1565.4 國 法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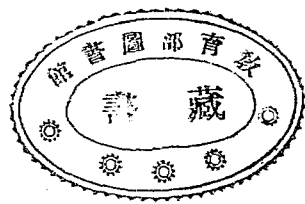
名家小說傑作集

上 卷

鮑文蔚 譯



3 1761 1811 9



二十一年徵集之書

海 上

局 書 新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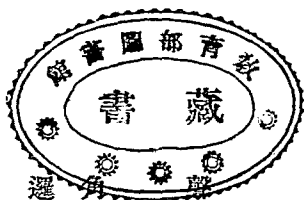
1 9 2 7

法國名家小說傑作

卷上

## 目錄

蘇蘭殊(大仲馬).....	一
克魯亞錫侯(繆塞).....	三七
侯爵夫人(喬治桑).....	八七
哀耳的維納(梅立美).....	一三一
磨坊之役(曹拉).....	一八九



# 蘇蘭殊

大仲馬 Alexander Dumas 著

二十四年徵集



(南)

出了道院，我走過都崙納區向杜爾術路去，突然聽見女子呼救的

聲音。

這決不會是行劫，因為時候還不到晚十點。我向發出呼聲來的街角奔去，在正在推雲出現的月光下我看見一隊 Sans-culottes (註一) 巡邏圍著一個女子。

女子同時也看見了我；從我底衣服上看來，她知道我不屬於平民一流，就向我跑來，口裏叫道：

「那不是亞爾貝先生！他認識我！他定會告訴你，我確是浣衣婦



萊狄歐太太底女兒。」

這樣說著，可憐的人兒面色灰敗，渾身發戰，握著我底手臂，緊緊地貼著我像是落水的舟人扳著了斷桅一樣。

「不管你是萊狄歐太太底女兒或是誰，你既沒有護照，就得跟我們上巡防局去。」

年青的姑娘把我底手臂用力一握。從這一握裏面我看出了她心中的惶急。我會意了。

「還是你，我可憐的蘇蘭殊？」我說，「你在這裏幹什麼？」

「你看，先生們！」她驚懼地叫道，「現在你們信得過了罷？」

「你應該說「公民們」！」

「呵，隊長，不要怪我這樣的說話。」美麗的姑娘答道，「我母親有許多主顧是闊人，她從小就教我要和氣有禮，所以我得了這不好

的習慣——貴族的習慣；而且，你知道，隊長，擺脫舊習慣是最困難不過的。」

這顛音的答語中藏著輕巧的機詐，不過除我之外沒人覺察罷了。我自己問，這青年女子是誰，這是無從探索的秘密。只有這一點是明白的，她決不是洗衣婦底女兒。

『我怎樣到這裏來的，亞爾貝公民？』她說，『好，我來告訴你，我是來交洗的衣服的，那太太不在家，所以我在這兒候她；在現在這樣爲難的時候，誰都不能不等錢使。這樣子天就黑下了來，我就遇見了這幾位先生——對不住，我要說這幾位公民。他們問我要護照，恰巧我沒有帶，所以他們要帶我上巡防局去。我嚇得叫起來，就把你引來了，運氣你剛是我的朋友。我想亞爾貝先生是知道我底名字叫萊荻歐蘇蘭殊的，他一定肯替我作保；你肯的，是不是，亞爾貝先生？』

『當然，我一定替你作保。』

『很好，』巡邏隊的隊長說，『不過，請問誰又替你作保呢，我底朋友？』

『唐頓！你知道他不知道？他不是一個熱心的愛國者麼？』

『呵，假使唐頓肯替你作保，我當然沒有什麼可說了。』

『好，今天舉行 Cordeliers (註1) 會議，我們就去。』

『好，』隊長說，『公民們，我們上 Cordeliers 去。』

Cordeliers 俱樂部就在觀察路 Cordeliers 古寺中聚集。走不上十分鐘我們就到了。在門口我從日記簿上扯下一頁，用鉛筆寫了幾個字，交給隊長，請他轉交唐頓，我們就在門外等候。

隊長進了俱樂部，同了唐頓出來。

『什麼！』他對我說，『他們捉住了你麼，我底朋友？你，Ca-

artiles 底朋友——主張共和最熱烈的人？公民們，』他對著隊長說，  
『我擔保他。成了麼？』

『你擔保他，你還擔保她麼？』倔強的隊長問道。

『她？你指誰？』

『這位姑娘。』

『無論是誰，和他在一起的都擔保。你滿意了麼？』

『滿意了，』那人說，『更因為我因此而得到瞻仰你的光榮。』

爲唐頓歡呼了一聲，巡邏隊就開步走了。我正要向唐頓道謝，只聽見裏面一疊連聲地喚他。

『對不起，我底朋友。』他說，『你聽見沒有？這兒我底手；我不能不丟下你了——左手。我把右手給了隊長。誰敢說？熱心的愛國男兒說不定害著癱瘓呵。』

「我來了！」他嚷道，對著裏面的人發出他宏亮的喉音，用著這喉音他曾隨意地激動或靜止過一般的羣衆，他赶忙進裏面去了。

剩下我站在門口，面對著這不相識的女子。

「我底姑娘，」我說：「要我送你上那裏？請吩咐罷。」

「噲！上萊蕪歐太太家呵。」她笑著說，「我告訴你過，她是我底母親呵。」

「萊蕪歐太太那裏住？」

「傅盧路二十四號。」

「那就讓我們上傅盧路二十四號。」

在路上兩人都沒說話，在皎潔的月色下，我得到閑暇地觀察她的機會，她是二十或二十一歲的一位美麗姑娘——淡淨皮膚，一雙大藍眼睛表露著聰明而略帶憂愴的精神——端好的鼻子，俏皮的櫻脣，潔

白的犀齒，一對皇后的纖手，與一雙孩子的小腳；雖然她作了洗衣婦的裝束，但一姿一態都露出貴族的風範，引起巡邏隊長的疑心，並非沒有道理。

到了房子的門口，我們互相默默地看了一忽。

「噲，我親愛的亞爾貝先生，你要怎樣？」我美麗的面生的姑娘微笑地問。

「我正要說，我親愛的蘇蘭荪小姐，假使我們就此分手，又何必有此一見呢？」

「噲，千萬請你原諒！我以爲這一見已值得極了；倘使我不遇見你，我就要被他們捉到巡防局去；他們就要察出我不是萊狄歐太太底女兒——再漸漸地偵查出我確是一個貴族，十有八九要切去我底頭才了事。」

「那你承認是貴族了？」

「我沒有。」

「你總可以告訴我你底名字呵。」

「蘇蘭殊。」

「這個名字我已熟悉之至，這是我隨機應變替你起的，不是你底真名字。」

「這不相干；我愛這名字，我預備保留牠——至少對你。」

「假使我們從此再不見面，你對我保留這個名字有什麼用處？」

「不是這樣說法。我說要是我們以後還見面的話，你可以不必知道我底名字與我可以不必知道你底名字一樣，對我就叫亞爾貝，對你我就永遠是蘇蘭殊。」

「就這樣罷；但是我說，蘇蘭殊，」我開始了。

「我聽著呢，亞爾貝，」她回答。

「你是貴族——你承認了。」

「假使我不承認，你也可以猜得着的，所以我底承認也就減少了效用了。」

「因為他們疑心你是貴族，所以來追蹤你的罷？」

「怕是這樣。」

「你現在是不是躲在什麼地方？」

「傅盧路二十四號萊狄歐太太家中，她底丈夫是我父親底車夫。」

你看，我什麼都告訴你了。」

「你底父親呢？」

「關於我自己的事，我親愛的亞爾貝，我一點都不隱藏了。但是我父親底秘密與我自己底不同，我底父親正躲著想逃走，我能告訴你



的就是這一點。」

「你還預備幹什麼？」

「和我底父親一同走，假使可以的話，不可以，就讓他一人先走，等將來有機會我再去。」

「今晚巡邏逮捕你的時候，你是正從你父親處回來的麼？」

「是的。」

「聽好，最親愛的蘇蘭殊。」

「我聽著。」

「今天的事情你都看見了？」

「是的。我看見你有很大的勢力。」

「我慚愧並沒十分大的勢力，但是我還有幾位朋友。」

「我已經看見了一位。」

「你知道現在他底勢力不算小阿。」

「你想利用他底力量想法叫我父親逃走麼？」

「不，我留下他爲你設法呢。」

「但是我底父親呢？」

「我還有別的方法可以幫助你底父親。」

「別的方法？」蘇蘭殊叫起來，握著我底手臂，焦灼地看著我底面色。

「倘使我救了你底父親，你將來能常常思量我麼？」

「呵，那我要感激你一輩子了！」

她說著這話，臉上顯出可愛的誠懇的表情，於是她嬌媚地看著我說道：

「這使你滿意了麼？」

『滿意了，』我說。

『呵，是的，我到底沒有認錯人。你真和善而且大度。我先替我父親並且替我自己謝謝你。就使你失敗了，你今天的恩惠我已經感激不盡了！』

『我們什麼時候再見，蘇蘭殊？』

『你想要什麼時候要見我呢？』

『明天罷，我希望明天就可以有好消息告訴你。』

『好，那就明天。』

『什麼地方？』

『這兒。』

『這兒街上？』

『是呵，先生！』她叫道，『你看，這正是最安穩不過的地點。』

我們談了三十分鐘，還沒見走過半個影子呢。」

「爲什麼我不能來尋你，或你去尋我？」

「因爲我去尋你，怕要連累了好人，你來尋我你就要冒極大的危險。」

「呵，我可以將我親戚底護照給你呵。」

「等我一朝被他們發覺了，連貴戚也送上了斷頭台！」

「不差，我替你弄一張蘇蘭殊的護照罷。」

「妙極！你看，蘇蘭殊是我底真名字了。」

「還有，什麼時候呢？」

「就是我們今晚遇見的時候罷——十點鐘，假如你中意。」

「很好；十點鐘。但是怎樣見面呢？」

「那簡單得很。十點前五分你到門口，我十點鐘下來。」

「那末，明天十點鐘再見，親愛的蘇蘭殊。」

「明天十點鐘，親愛的亞爾貝。」

我要吻她底手；她給了我她底前額。

次日九點半我就到了街上，十點差一刻蘇蘭殊開門出來了。我們都搶早了。

我一躍到了她底身邊。

「我猜到你有好消息告訴我了。」她說。

「好極！這兒先是你底護照。」

「先是我父親的！」

她推開我底手。

「你底父親有救了，只要他願意。」

「願意，你說？要他怎麼辦？」

「他得信任我。」

「那當然。」

「你已經見過他了麼？」

「是的。」

「和他商量過了麼？」

「這是少不了的。靠天罷。」

「你把一切都告訴了你父親麼？」

「我告訴他你昨天已經救了我，而且明天或許還要救他。」

「明天！是的，對極了。倘使他肯，明天我就可以救他底性命。」

「怎麼樣？什麼？說！快說！假使這能辦到，事情就好了！」

「不過——。」我猶豫地發難。

「什麼？」

「你同他去辦不到。」

「我告訴過你我底計劃了。」

「不過，我很有把握將來能替你弄一張護照。」

「先告訴我我父親怎麼辦；我自己底事姑且慢提。」

「我不是告訴你過我有朋友麼？」

「是的。」

「今天我去找了一位。」

「講。」

「這人底名字你是熟悉的；他底名字是勇略和榮譽的保證。」

「這人是？」

「馬爾叔(Marcu)。」

「馬爾叔將軍？」

「對了。」

「不差，他是一諾千金的。」

「而我已經得他底允諾了。」

「呵，天呀！你叫我多麼快活！他允許了什麼？都告訴我。」

「他允許援助我們。」

「用什麼方法？」

「極簡單的方法。韋萊勃爾剛把他陞了西方總指揮；他明天晚上

就動身。」

「明天晚上！我們一點兒預備都來不及了。」

「不用什麼預備。」

「我不明白。」

「他帶你父親走。」



「我底父親？」

「是的，當他底秘書。到了鳳台(Vendie)，只要你父親向將軍立誓不作反法國的舉動，從鳳台他可以逃到勃列登，再從勃列登到英格蘭。等他到了倫敦，再寫信告訴你；然後我設法替你弄護照，你再上倫敦去找他。」

「明天，」蘇蘭殊叫道，「我父親明天就走！」

「沒有耽擱的時候了。」

「還沒有告訴我的父親呢。」

「告訴他去！」

「今晚？」

「今晚。」

「但是怎麼樣，就現在？」

『你有的是護照，和我底手臂。』

『不差，我底護照。』

我給了她，她拿去藏在懷裡。

『你底手臂。』

我把手臂給她，我們一起走了。當我們到了都崙納區——就是昨晚我們相遇的地點——她說道：『在這裏等我。』

我一鞠躬，等着。

她在從前是馬立能飯店的灣角處不見了。隔了十五分鐘的樣子，她回來了。

『來罷，』她說，『我父親要見見你，還要謝你。』

她握著我底手臂，領我到了蒙德馬爾飯店對面的聖格亞美路，她從袋裏掏出一束鑰匙，開了一扇秘密的小門，執着我底手，同我上

了兩層樓梯，很別致地敲着一扇門。

一個四十八或五十歲模樣的人開了門，他穿著工人底衣服，像是個釘書匠。但是他開口的第一語，就立刻證明他是一個貴人。

「先生，」他說，「是天將你賜給我們的。我把你當命運底使者看待。真的你能救我麼？或者，尤其於此的，你真願意救我麼？」

我立刻盡情告訴了他。我告訴他馬爾叔願意收他當秘書，還不肯求旁的，只要他允許將來不反對法國。

「我此刻就快然從命了，回頭還可以對他表白。」

「我爲他並且爲我自己謝謝你。」

「但是馬爾叔什麼時候動身？」

「明天。」

「我今天要不要去看他？」

「你愛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在那裏望着你。」

父親和女兒互相看著。

「我想今天晚上就去好。」蘇蘭殊說道。

「可以；但是倘使我被捕了呢，你看我沒有執照呵？」

「有我的。」

「但是你怎麼辦？」

「呵，他們認識我。」

「馬爾叔住在那裏？」

「大學路四十號，和他底妹妹黛格雷維歐馬爾叔小姐住一家。」

「你可以同我們去麼？」

「我可以在後面遠遠地跟著你們，你去了我再送小姐回家。」

「馬爾叔怎麼會知道我就是你所說的人呢？」

「你把這頂三色軍帽給他，這就是記認。」

「我將來怎樣謝我底恩公呢？」

「許他再救你底女兒。」

「好極，好極。」

他戴上帽子，滅了火。我們在透窗而入的月光中走下了樓。

在樓梯的腳邊，他執著他女兒底手臂，我們取道聖貝爾路來到了大學路。我在後面十步遠近跟著他們。我們到了四十號，沒有遇見一個人。我追上了他們。

「這是好預兆，」我說，「要我同你們進去麼？」

「不，不能再使你冒險了。在這裏等我底女兒罷。」

我鞠了個躬。

「現在，最末一次謝謝你，再會了。」他說着伸出他底手。「言

語是不足以形容我底感激的，但願老天將來有使我能更切實地表示我感激的一日罷。」

我答之以緊緊地一握手。

他進了屋裏。蘇蘭殊跟在後面；但是她也握一握我底手才進去了。

十分鐘後門又開了。

「噲？」我問。

「你底朋友，」她說，「真是名不虛傳；他像你一樣地和氣，精細。他知道若能一直伴我父親到動身於我是無上的快樂。他底妹妹吩咐她房裏添設了一張舖，明天三點鐘我底父親就出險了。明天十點鐘我在傅盧路望你，假使你以爲女兒對她救父的恩主的感激還值得一顧的話。」

「呵，我是一定要來的。你父親有什麼話吩咐沒有？」

「他叫我謝謝你，借給他執照，叫我來還你，並且希望我們早日脫身去尋他。」

「你愛什麼時候去就什麼時候去，」我說，心中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我先應該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可以要去就去，」她說，「呵，你還不能攆我走哩！」

我捏住她底手，把牠貼在我心頭，但是她仍舊像前晚一樣把前額給我吻了一吻，說道：「明兒再見。」

我吻了她底額，但是這次摟在我懷裏的不是她底頭而是她起伏的胸和突突的心了。

我回來滿心說不出的愉快，是我所從未經過的。這是因為自己壓

得是做了一件善事呢？還是對這可愛的人兒有了戀意呢？我只知道自然底諧音都在我底心裏齊聲協奏著；夜彷彿是無窮畫亦似乎沒有盡止；我知道我雖然很焦急地希望時光快走，可是我又不肯把目前的日子輕易差過一刻。

次日九點鐘我已在傳盧路。九點將半的時候蘇蘭殊也出來了。

她走近我，雙臂抱了我底頸項。

『出險了！』她說，『我底父親出險了！這都是出於你之所賜。

呵，我多愛你！』

兩星期後蘇蘭殊接到一封信，報告她父親已經安抵倫敦了。

第二天我就帶給她一張護照。

她接著護照，眼中湧出淚來。

『你不愛我！』她叫道。



「我愛你比我自己底命還好！」我答道，「但是我已經和你父親有了約，不能不實踐呵。」

「那，我若要破約了，」她說，「是的，亞爾貝；就使你心硬肯放我走，我也沒有勇氣離開你。」

噫，她竟沒有走！

在我們商量她逃走的那晚之後已經又三個月了，在這長時期中她再不提半句分別的話。

蘇蘭殊住在都崙納路。我替她就用這個名字租了幾間房子。我不知道她別的名字，她也只叫我亞爾貝。我在女子小學裏替她找了一個教員的位置，想藉此避免革命政府的搜查，這時的搜查越發嚴厲得可怕了。

每星期日我們就在小窩中一塊兒消遣，從窩中的臥房裡可以看見

我們最初相遇的地點。我們每天來往書信，她寫來自稱蘇蘭殊，我寫去自稱亞爾貝。

這是我一生最快樂的三個月。

我這時正做著一種有趣的試驗，是一個劊子手教給我的。我請準了當道，將處死在劊刀下的許多頭顱和軀體拿來作科學的試驗。說來可慘，合用的材料真不愁缺乏。沒有一天不要劊死三四十個人，草命區的血流得如此之多，劊台的周圍不得不掘了足有三尺深的一道溝，溝上蓋著木板。有一次一個八歲的兒童踏破了一塊木板，掉入臭惡的溝中溺死了。

不用說這種研究雖佔了我整天的工夫，但對著蘇蘭殊當然是一字不提，起始這種工作頗引起我底惻悻和憎惡；但是隔了些時，我又想道：『這些研究都於人類有益的，』因為我希望得出結果來，使編制

刑法的人相信廢除死刑的合理。

克拉馬爾葬地全部劃給了我，凡有死者底頭顱軀幹一概聽我處置，葬地角落裏的一間小香堂改做了一種臨時的實驗室，專備我底應用。你要知道，皇后既逐出了禁宮，上帝當然也被攆在教堂之外了。

每天六點鐘的時候，駭人的東西就連串地進來。軀幹堆在一輛車上，頭顱裝在一隻箱中。我隨意揀出幾具，其餘的便都倒入公共的墳塚裏去了。

在這與死爲伴的工作中，我對蘇蘭殊的愛情一天比一天增高；同時那可憐的孩子用著她單純的小靈魂裏的全副熱力愛著我。

我時常想娶她做妻；我們時常想像著這樣的一個結合何等快樂。但是要做我底妻，她就得洩露她底真姓名，而這個亡命的貴族的姓名算是死罪。

她底父親墨次來信催她動身；但是她告訴了他我們底關係。她求他底允許，他也允許了，到這步爲止事事都是順妥的。

皇后，瑪麗安杜亞男底遇害使我也感受著極大的沉痛。蘇蘭殊涕淚交流；我們擺脫不了一種異常的悶抑，患難臨頭的預覺壓著我們底心頭，我低聲慰解著蘇蘭殊也是枉然，她哭著倒在我懷裏，我沒法安慰她，因爲我自己底說話裏已經缺少了自信的分子。

我們照常同過了一夜，但是黑夜比白天更爲沉悶。我記得有一隻狗鎖在樓下的一間房裏直叫到早晨兩點鐘。次日有人告訴我們那隻狗底主人把鑰匙藏在袋裏帶走了；他在路上被捕，三點鐘審判，四點鐘就殺了。

我們分別的時候已到。蘇蘭殊學校裏的功課是早上九點鐘開始。船底學校在動物園附近。我遲疑著不忍放她走；她也不願意離開我。

但是不行，蘇蘭殊常惹人們不良的懷疑。

我雇了一輛車；一直送她到福士聖伯納路，我才下車，讓她獨自去了。路上我們默默地抱緊著，把眼淚和著接吻。

下車後我站在地上彷彿生了根。我聽見蘇蘭殊在喚我，可是我不敢向她去，因為她底臉上涕淚縱橫，和異常的狀態怕要惹人們底注意。

我十分悲苦地回到家中，寫了一天的信，晚上寄給蘇蘭殊一厚冊的情書。

我底信剛寄出，就接著她底一封來信。

她爲遲到受了嚴厲的責罰；下星期怕有不能出棧的危險。但是她決定要來看我，就是犧牲位置也在所不顧，我覺得要一星期不見她我非急瘋了不可。而且尤其愁懼的是我這天接著她父親底來信，信封上

有被檢驗過的痕跡。

我過了極苦惱的一夜和更難堪的一天。

次日天氣陰沉。自然似乎都化了悽冷綿互的雨絲——報告入冬的苦雨。一路上化驗室去的時候，我耳中只聽得噉著已經判處犯罪的人的名字，許多男人，女人和小孩。赤色的收穫太豐富了，這天我又不愁缺乏化驗的材料了。

天黑得很早，四點鐘我到克拉馬爾，就差不多已經夜了。

瘞地上新築了一個大塚，蕭條的樹在風中搖拽著，景象極其悽慘可怕。

一個大坑在我跟前張著。這是預備收藏本日革命區鏹下的成績的。大家在候著看大批的死人，因為今天的坑特別掘得大而且深。

我機械似地走到塚邊。坑裏底水聚成了小泊；我底脚一滑，險些

跌了下去。我底毛髮都豎了起來，雨濕透了我底遍體，我打著戰趕到了化驗室。

前面說過，這是一個廢棄的香堂，我底眼睛——我自己也不明所以——只是想搜尋原來建造這房子時的神聖的目的，還有沒有存留些痕跡在牆上或壇上；但是牆既光光，壇亦空空。

我燃了火，把蠟燭放在手衛台上，台上散亂地放著我應用的許多古怪器具。我坐下了冥想。我在追想著那可憐的皇后，在莊崇福樂的時候，我曾經見過她底仙姿；昨天她坐在囚車裏送上鋸台，後面民衆罵不絕口，今天已經躺在義塚裏，頸上沒有了頭顱——這就是她，她，曾在杜南列和聖克洛萊宮中的鎖金帳下睡過覺的人。

我這樣子坐着悶悶地愁思，外面的風雨越發暴烈。雨點敲著窗上的玻璃；狂風在樹枝中掃過嗚嗚地悲鳴，風雨的震盪中不時雜出着車

輪的磷磷。

那是劊子手底紅色殯車從革命區戴着悽慘的重載來了。

香堂底門推開了，渾身淋雨的兩個人扛進來一隻大袋。

「這兒，萊特魚先生，」劊子手說，「是你心愛的東西！今夜你不用忙了！我們都走，讓你獨自伴着他們罷。上頭命令到明天才掩葬，只怕他們要受冷呢。」

慘笑了一聲兩個劊子手把袋子放在角裏的壇旁，正對我底面前。他們逡巡地出去了，闔着門，門扇搖盪括得我底燭火亂幌。

我聽他們解下馬，銷了殯房，走了。

我奇離古怪地只想和他們一同走，但是無形之中有一種力將我牢牢地釘着。我制不住打了一戰。我並不怕；但是風雨底暴烈，雨水底底敲澗，樹枝嘯鳴，空氣底急盪使燭火搖戰——這種種都使我充滿了



恐怖，先從髮根裏起首，慢慢地延及了週身。

忽然我似乎聽見一聲呼喚，輕柔而哀哀的呼喚；就在香堂裏面發出來的一聲『亞爾貝』。

我一驚。

『亞爾貝。』

然而，世上只有一個人叫我這名字呵！

慢慢地我將淚眼四周地看；香堂雖小，微弱的燭光還不能全部照到，還有角兒尖兒沒在黑陰裏；我底眼光釘着壇邊血色糝糊的袋兒。

這時候那聲音又喚了一聲，不過更輕微而更哀慘了。

『亞爾貝！』

我從椅上直跳起來，駭昏了。

聲音像是從袋裡出來的！

我摸摸自己證明不是做夢；然後我向袋走去，兩臂向前伸開，眼珠駭得睜睜地，我把手插進去。彷彿有兩片還有些溫意的嘴唇在我底手指上吻了一下！

我這時的恐怖已經變成了絕命的瘋狂。我抓住這個人頭，倒在椅上，把頭放在我底面前。

我立刻發出一聲駭人的狂叫。這個頭，脣還未涼，眼還半啟，原來是蘇蘭殊底頭！

我真要瘋了。

我叫三次：

『蘇蘭殊！蘇蘭殊！蘇蘭殊！』

叫到第三次，她張開眼睛來看着我。眼淚滾下來；隨後眼中濕光一射，像是魂靈出去了的樣子，眼睛就閉了起來，再不重開了。

我跳起來，成了個瘋人。我想飛跑；我撞着一張桌，桌子倒了。燭火也滅了，頭兒滾在地上，我跌倒了，像受了劇烈的急症的打擊

——渾身發了一陣冰冷的戰抖，長嘆一聲我就昏絕了。

次早六點鐘築墳人見我躺在石板上，和石板一樣的冰冷。

蘇蘭殊爲她父親底信所敗露，當天就捕去定罪處死了。

喚我的那個人頭，看我的那雙眼睛就是蘇蘭殊底頭和眼睛。

註， Sans culottes 法國革命中最激烈的一派。

註， Cordelier 法國革命中一政黨，在古寺中集會，故名。

## 克魯亞錫侯

繆塞 (Alfred de musset) 著

在路易十五朝的初年，有一位少年名叫克魯亞錫侯，一個金匠的兒子，從巴黎回他的本城漢佛爾去。他是受了父親的囑咐來辦理一件事情的；他這次差使辦得很滿意，所以想起將帶好消息回家的興頭使他走六十里的長道不怕倦乏，因為他口袋裏雖然囊着大筆款子，他却願意徒步以資消遣。他的性情很好，人也頗伶俐，雖則因為太沒心事，未免有點輕浮，人們往往以為他是傻氣。他的襲衣斜扣着，假髮飛飄在空中裏，帽子挾在腋下；他沿着賽茵河岸走去，肚裏轉着念頭，嘴裏哼着小調。天亮動身，路上小飯店裏用過點心；一路經過法

環內最美麗的区域，覺得行程極有趣味。路上再偷竊些娜孟台的蘋果。他打着腦袋苦搜妙句，想編成小曲，歌詠歌詠他本城的一位某姑娘，這姑娘不是別人就是農稅局長的女兒顧杜小姐，漢佛兒的名閨，有錢女公子，人人想愛的。克魯亞錫侯本不過偶爾才能到一到顧杜府，就是，他有時送幾件在他父親店裡買定的珠寶來而已。她的父親顧杜先生——他粗俗的姓氏總似乎有些配不上他的巨富，於是就拿頭等的顛頂來對稱他低微的出身——到處顯得他銅臭薰人。他當然不是這樣的人，會肯讓克魯亞錫侯跨進他的會客室；可是，因為顧杜小姐既有一雙世界上最美麗不過的妙眼，而克魯亞錫侯又並非不討人喜歡，況且美少年戀好姑娘也是勢所必然，所以克魯亞錫侯就愛上了顧杜小姐，而顧杜小姐也並不因此着惱。他脚步向着漢佛兒走，心裏就這樣地思量着她；他又從來不知道什麼是認真，所以也不想到那些牢不可破

的障礙在隔着他和他的戀人；而只忙着搜索枯腸，找韻腳來叶她的芳名。願杜小姐喚作珠驪，這韻腳又容易找得很。所以克魯亞錫侯到翁福樓，爽心滿意地上了渡船，錢和情詩都裝在口袋裏，一跳上岸，就向父親的舖子裏奔去。

——他看見店門關着，上前敲了兩敲，心裏着實吃驚，因為這天並非假節，但是不見人出來。他喚父親也是枉然。他到鄰店去問是怎麼回事，鄰人不回答他却旋轉了頭，像是不願意相識的樣子。克魯亞錫侯追着問；他才得知，他的父親近來已久困窘鄉，剛於昨天宣告破產，逃上美洲，把所贖的一切都聽債主宰割去了。

克魯亞錫侯還沒明白他的厄運有多利害，只覺得再不會見他的父親確是苦惱。他實在有些難相信他會好好地就被捨棄了；他想打開店門進去，但是有人告訴他門上有官封；於是他坐在一塊石上，發洩他

的哀悲苦苦地哭起來。也不理人們的安慰，只頻頻喊着他父親的名字，雖然明知他早已遠去了。末了，他站起來，看見一羣人圍着他覺得害羞起來；在十分絕望中，他移步向港口來。

到了碼頭，他像失了神一樣直向前走去，不知上什麼地方，也不知將來怎麼辦。他覺得自己全完了，沒有住屋，沒有救濟，自然更沒有朋友。他獨自在海岸上徘徊了一陣，時刻想還是投水死了罷。正在這時候，他定了主意，走向右岸邊頭去，一個老僕名叫瑾的，曾在克魯亞錫侯家裏過許多年。到了這個地點。

「呀！我的老瑾！」他喊道，「我去後家中發生了什麼事你都知道的。我的父親真的一聲不響連再見都沒有說就走了麼？」

「走了，」瑾回答，「但是並不是沒有和你說再見。」

說着他從袋裏拿出一封信交給了他的少主。克魯亞錫侯認得是父

親的字跡，欣喜地先吻一吻信封然後拆開；但是裏面只有幾個字。非特不覺得他的危難輕鬆些，似乎反更難受了。他的父親向來以正直見稱，一旦遇着意外（同業某股東的破產。）不能留給他的兒子一點東西，也沒一點計畫或希望，只有幾句空泛的慰語，這是一個失敗者最後的所有了。

『瑾，我的朋友，你在襤褸裏就抱我起。』克魯亞錫侯讀完信說，『今天你就是惟一愛我的人；這於我還是一種安慰，但是於你怕只有傷心了；因為我的父親是在此地上的船，是這海把他漂走的，我要投身在這海裏；然而並不當着你的面，也不急急，不過總有這一天，因為我已經全沒依靠了。』

『這有什麼方法？』瑾回答，似乎沒有了解克魯亞錫侯的話，只緊握着他的衣服。『這有什麼方法，我的少爺？你的父親是受了騙；



他候一筆款子沒有候到，數目還並不多。他還能在這兒麼？我侍候他三十年，眼看着他起的家；眼看着他工作，營業；眼看着金幣一個個進來。他是個正直人；是他們昧天良捉弄他的。這幾天內我還在店裡，我從前看金元迅速地進來，剛才又看他們一樣迅速地出去。整整一天他把所有的錢都付盡了，當他的錢櫃空後，他不禁指着一隻裡面只存六個法郎的匣子告訴我：『今天早晨這裏面還有十萬法郎！』這不能算是無賴的失敗，少爺。這裏面沒有什麼能使你失體面的呀。

『我并不懷疑我父親的正潔。』克魯亞錫侯答道，『我亦不懷疑他對我的慈愛。但是我願意我能再吻他一吻，因為今後真不知我將成爲什麼樣子了！我不慣貧苦；我沒有那種必備的聰敏來爭我自己的好運。況且就算我有，我的父親總是去了。他還要勤勞三十年，我得多少時候才能恢復得過這次的傷敗，自然還要長久得多了。那時候他還

能活著麼？當然不會；他將要死在海外，我還不能去尋他；除非死後我再不能見着他了。」

克魯亞錫侯固然十二分地苦惱，他却又有很大的虔信心；他的危難雖使他想覓死，却又遲疑不敢自殺。他和瑾一見面，講話，他就緊握了瑾的手腕，兩人一同回進了城。等他們到了街上，海就沒有那般迫近了。

「我以爲，少爺，」瑾說了，「一個好人應該存活，厄運是無足輕重的。你的父親還沒有自殺，謝謝上帝，怎麼你倒反而想尋死呢？既然他內情沒有什麼愧疚，全城人又都明白，他們不會待你怎樣很差。至於你覺得受不來貧苦，這未免怯弱，而且有背於基督徒的精神；因爲，就算是極倒霉，你有什麼可怕呢？世上生來就窮的人多得很，他們還從來沒有過父親或母親的幫助。我知道我們人是不能一律而論

的。但是，總之，天無絕人之路。倘使你在他們的情形之中你將怎麼辦？你的父親也不是生來就富的，差得遠——不要見氣——或許這還是足以寬解寬解他。倘使一月來你曾在店裏，你或許倒可以膽壯些。是的，少爺，一個人儘管失敗，誰都不能保險不破產；但是你的父親，我敢說，經受着這件事情，自始至終沒有失掉丈夫氣概，雖然他丟下我們如此匆促。否則又叫他怎麼辦？又不是天天有船上美洲，我送他到碼頭，你還沒看見他多麼傷心呢！他怎樣吩咐我要照應你，要把你的情形報告他——少爺，你倒是個好念頭，丟了斧就連柄都不要了。每人都要受過一陣磨難的，我沒嘗差以前還會做過兵，那時我纔苦，但是我那時年紀輕，正是你的年紀，少爺，我覺得上帝對二十五的少年決不就宣布他最後的結局。爲什麼你就要阻止天命不許他補救你所受的凶運！耐定性兒等着他，將來自然會順道的。要是我勸你，就

說是三兩年罷，我敢保，你就可以出頭了。在這世界上要出頭容易得很，你爲什麼偏抓住這個倒運時辰不放呢？」

瑾這樣竭力開導着他的主人，克魯亞錫侯只默默地走着，像在苦惱中的人的樣子，東張西望，彷彿想尋些東西可以來繫住他的生命。真是機會技巧，在這當兒，顧杜小姐，農稅局長的女兒；剛同她的教管從這裏經過。他的住宅就離這兒不遠；克魯亞錫侯還看着她進去的。這次的碰見對他的影響比什麼勸解都有力量。我會說過他原有些浮躁，差不離總是想什麼就做什麼的。他畧不躊躇，也不說理由，突然放了老僕的手腕，穿過街心一逕敲著顧杜先生的大門。

## (II)

我們現在想像起從前的所謂財政家，我們的心目中一定現出厚厚的肥肉，短腰，寬大的假髮，橫闊的臉龐，和三疊的下頷。——我

們慣給這類人物作如此的尊範也并非沒有道理。人人都知道王家田賦的弊端到了什麼地步；這實在是天然的定律，那種不特是輕暖自肥，而並且要蝕人肥己這類的人，當然要比全人類中無論誰都肥了。

顧杜先生又是理財家中最合典型的一個——這就說最肥的一個了。這時節他正害風症，那時候風症的時髦也就和現代的頭痛一樣。他正拳曲在一間精緻小房的最舒適的一角裏，躺上一張榻上，眼睛半合着。周圍的壁鏡堂煌地映着他的肥軀；裝滿着黃金的大袋堆在桌上，他前後左右的傢具，板壁，房門，鎖，衣架，承塵都是鍍金的，他的衣服亦然。我就不知道他的腦子鍍過金沒有。他正在估計一件小事情的結局，少不了又要替他弄那麼幾千路意斯了；還正在預備自己得意地笑一笑，克魯亞錫侯就報了進來。少年卑屈地但是堅決地走了進來，面上活現着心中的紛亂，這我們不難想像是一個預備自溺的人所

很該有的。顧杜先生見了這位不速之客倒有些吃驚；於是他想起大概又是他女兒買了點兒零碎了。他這種意見更得了附證，當他看見他女兒幾乎是和這少年同時進來的。他做個手勢，並非叫克魯亞錫侯坐，不過就叫他快說。年青姑娘在沙發上坐下，克魯亞錫侯仍舊站着，開始發表他的話說了：

「先生，我的父親失敗了。一個股東的破產逼得他不能不倒帳，他不忍看自己的羞辱，把最後的一個蘇付給債主之後，他就逃到美洲去了。這幾天我沒在家；我還剛回來，知道這些事情還不到兩點鐘工夫。我是絕對的沒有辦法，已經決定只有一死。這是很可能的，一出你的大門我或許就要投河去。本來或許我早已投河了，假使我不剛巧遇見這位小姐，你的女兒。我愛她，先生，出於至誠地愛她，我愛了她兩年，我守沈默直到現在就比什麼都能證明我對她的敬意；但是

今天既對你宣布了我的戀情，我就完了一件極大的責任；我覺得假使我自殺之前不來向你求珠驪小姐結婚，我是大大回背了上帝。我絕對不希望你會允許；但是無論如何，我總請求過了，因為我是個純潔的基督徒。先生，當一個純潔的基督徒自知窮困到不得不死的時候，他應該設法減輕他自己的罪名，必得要試盡種種營救的機會然後可以走這最後的一着。」

起初顧杜先生以爲少年是借錢來的，所以細密地把他的手絹掩蓋了四面的袋兒，先預備下一番謝絕的說辭，很客氣的說辭，因爲他對克魯亞錫侯的父親倒還不歹。可是當他聽完了少年的話，明白了他此來的目的時，他立刻決定這可憐虫是至瘋了。他起初很想拉鈴叫人來趕他走；但是當他見着少年鎮定的態度，和堅決的神色之後，農稅局長又矜憐這種於人無傷的瘋癡起來。他不過教他的女兒進裏邊去，

不許她聽這些荒唐話。

克魯亞錫侯說着話的時候，顧杜小姐的臉就像八月裏的桃子一樣紅起來，依着父親的吩咐她進裏邊去了；少年對她深深地鞠了一躬，她也似乎並沒看見。然後顧杜先生咳了一聲，站起來，擺出那付父親的神氣，發表如下的一段議論。

「我的孩子，」他說，「我相信你不是在和我開頑笑，不過是沒有了清頭。我既寬許你這次的行爲，就不責罰你了。我聽着你父親這東西破產溜了，很覺得不快。這確乎是很可悲，我也很了解這樣的危難會影響你的腦經。況且，我亦很願意幫你的忙。你拿過襪去坐下罷。」

「這不相干，先生，」克魯亞錫侯回答；你既拒絕了我，我除走之外就沒有旁的了。祝你萬事亨通。」

「你又上那里去呢？」



『寫信給我的父親和他決別。』

『唉，惡鬼！誰都不能否認你講的是真話。你若不是想去投河我不是人。』

『是的，先生；我至少是想，只要我不失膽氣。』

『這辦法高明！呸！怎麼你就那麼傻？坐下，我和你說，聽着。』  
顧杜先生剛做了一番周密的考慮，就是這無論如何總是不有趣的，由着人說有個人，不管是誰，出了你的大門就投河死了。所以他又咳了一咳，嗅點兒鼻煙，漫然地看一看他自己的縐衫，又重與說：

『你分明是個傻子，癡兒，真正的小孩。你還不明白你自己講的什麼話。你傾了家，不過就是這麼回事。但是，我的朋友，這不算什麼；我們應該認真地想一想。假使你來要我——好，幫忙，譬如說——這是可以的呀！但是你說是要什麼？你愛我的女兒是不是？』

『是的，先生。我已經說過，我決不希望你把女兒許給我；不過，因為世界上除了這件事之外，沒有一樣東西能阻止我的自殺，假使你信奉上帝的話——我敢說你是信奉的——你就能了解我為什麼到這里來的道理了。』

『我是否信奉上帝沒有你的事，不要來問我。我先問你：你在什麼地方看見我女兒的？』

『在我父親的店裏，還有在這屋裏，我送珠寶給珠驪小姐的時候。』

『是誰告訴你她的名字叫珠驪？妙呵，我們成了什麼體統了！不管她叫珠驪還是驪珠，你知道不知道想得農稅局長的女兒的人應該具怎麼樣的資格？』

『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除非要像她一樣的有錢罷。』

『更還有少不了的呢，我的孩子；你還得有個名字才興。』

『興，我的名字叫克魯亞錫侯。』

『你的名字叫克魯亞錫侯？可憐蟲！你說這是個名字麼？』

『天地良心，先生，我看起來這名字不見得比顧杜二字差些。』

『你簡直來得放肆，先生，你別後悔不來。』

『真的，先生，請別生氣。我一點兒都不敢得罪你，要責罰我，也用不着生氣。我不是已經說過了麼，一出你的大門我就投河去？』

雖則顧杜先生本想極和氣地送走克魯亞錫侯，以免惹起種種流言，可是他的忍耐又聽不得有人侵犯到他的尊嚴。此次他所竭力遷就的談判已經就夠荒謬；而少年又當面如此說他，他的感覺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聽着，』他說，幾乎氣瘋了，而且決心不和人多麻煩了：『你』

總不會傻得連一個普通字的意義都不懂得？你有沒有錢？沒有。你不是貴族？更够不上。那你來發什麼瘋？你簡直是來和我搗亂。你自以為鬧得很調皮；你要明白這是完全不相干的；你不過想叫我對你的自盡負責罷了。你有什麼怨恨我的？我欠你父親一個蘇麼？你到這一步是我的不是麼？天呵！一個人要自盡，他就只——。」

『這就是我預備做的。我是你最卑微的下人。』

『等一回兒！人家要說我沒帮你的忙了。這里，我的孩子，這里是三個金魯意斯；走，廚房裏吃飯去，下次再不要來了。』

『感激之至；但是我不餓，我要你的錢也沒有用。』

克魯亞錫侯退出了房門；理財家因為曾送過三個金魯意斯於心已安，更舒適地臥倒在椅子裏，重興繼續他的沉思去了。

這時刻願杜小姐却並不會遠去；不錯，她確會順從她父親的命令

出去了，但是她沒有回自己的繡房而原來藏在門後偷聽著。就使她覺得克魯亞錫侯未免荒唐過度，然而終究不以他爲討厭；因爲愛這樣東西，自有世界以來：從不曾當作侮辱看待過。加之，那少年的絕境已是無可疑義，因之願杜小姐同時起了對於女人最危險的兩種感情——憐惜和好奇。當她聽到談判結束，克魯亞錫侯快要出來的時候，她疾忙穿過會客廳，她站著的地方，直向她自己房去，不願被人發覺她會偷聽說話；但是她立刻又走回來了。想到或許克魯亞錫侯真的要結果自己的性命去，她不知什麼原故總覺得不放心。幾乎自己也不明白是什麼舉動，她直對著克魯亞錫侯走去；會客廳很寬大，兩位青年面對著慢慢地走近來，克魯亞錫侯面若死灰，願杜小姐尋不出話來表明她的感情。走過他身旁時，她故意把手中的一束紫羅蘭落在地板上。他即刻俯身拾起花來預備還她，那知她不接受，一逕進她父親的房裏

去了。克魯亞錫侯，只騰了一人，把花擁在懷裏，滿心狐疑地出了大門，不明白這事情是什麼意義。

### III

上街沒走幾步，只見他的義友瓊滿面欣悅地向他奔來。

「什麼事？」他問：「有什麼消息告訴我麼？」

「是的。」瓊答道。「門上的官封已經揭去，你可進你自己的家去了。你父親的債都已償清，你還是房子的主人。不錯，錢和珠寶是都拿走了；可是至少這房子還是你的，你的家產還沒全失呀。我剛纔跑了有一個鐘頭，不知道你究竟怎麼樣了，我希望，我的少爺，你要明白些，快揀條合乎情理的道路。」

「你願意我揀那一條呢？」

把房子出賣，少爺，這是我們全部的財產了。這房子能賣三萬法

郎。有了這筆錢無論如何你總不至於餓死了。爲什麼你不能辦點小貨物，自己做營業呢？你準能發達。」

『讓我們再考慮考慮罷。』克魯亞錫侯答道，一面就向他房子這條街跑去。『我急於要見見父親的房屋了。』但是一到門前，他遇著的是多麼悽慘的景象，幾乎沒有勇氣走進去了。店裏一塌糊塗，房間空空，錢櫃空空，觸目都是傷敗的殘餘。不贈一隻椅子；櫃子隻隻搜過，錢櫃打開，箱子搬走；沒有一樣東西能免得過債主和律師的貪括；他們搜擄完結，一走了事，聽憑敞著店門，似乎要給衆人看看，他們的工作做得多麼乾淨。

『這就是，』克魯亞錫侯叫道。『三十年辛勤正直的一點餘留——多不過爲了不能照無謂的合同限期交出現款罷了！』

少年來回蹶著，滿肚子傷心，瑾覺得非常爲難。他以爲他的主人

沒有現錢，或許還沒吃過飯。所以他想設法問他一問，必要的時候，再給他一點自己的積蓄。疑難了有一刻鐘光景，他終於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只得走上前去，溫聲和氣地對克魯亞錫侯說：

「少爺，你還愛吃鴿子麼？」

這可憐人發出這問題，他的聲音又滑稽又親暱，克魯亞錫侯雖則傷心也忍不住笑起來。

「你問我幹什麼？」他說。

「我的老婆，」瑾回答，「正做一隻預備我吃飯，少爺，假使你還愛吃——」

克魯亞竟全忘記了他帶回來的錢。瑾的提議纔提醒他，自己口袋裏還滿裝著金子呢。

「真要謝謝你，」他對老頭兒說，「我很喜歡去吃你的飯；不



過，你若替我着急，還請放心罷。我錢還有多餘，足夠今晚上一頓大嚼呢，你自然也嘗嚐我的東了。」

說着，他在爐上擺出四隻滿滿的口袋，傾出來，每隻五十魯意斯。

「雖然這筆錢並不是我的，」他說，「我還可以暫時借用幾天。我應該到那里去寄這錢給我的父親？」

「少爺，」瑾急切地回答，「你的父親會特別囑托我告訴你這錢就是你的了，我一直沒有提起這話，因為我不知道你上巴黎去是什麼結局。他在美洲不會短錢花的；他打算住到你們的一個通信員家裏去，他一定很歡迎他的；他身上帶的錢，應付急需還可有餘，因為他算定償清債務還能有多餘，他留下的，少爺，就都是你的了；他自己信裏也是這樣說，我又特別受囑托把這話告訴你。所以這些金錢正正

當當是你的財產，也像這座房子一樣。我還能重述你父親上船時親口對我講的話：「但願我的兒寬恕我拋下了他；但願他記得，我還生在人間愛着他呢。償清債務後所賸下的他都可以當他自己受著的遺產。」這就是他的話說；所以把錢還裝起來罷，你既然應許吃我的飯，讓我們就回去。」

瑾的眼中現出誠實的欣悅，使克魯亞錫侯心中無可懷疑，他父親的說話感動得他忍不住流淚；再加，在這時候四千法郎也不能算是小零碎了。至於那所房子呢，倒不見得有多少用處，因為惟一的辦法只有出賣，這又是困難又遲緩的。但是這多與他目前的情形不發生多大的關係；所以他頓時就感動了——推翻了灰色的決心，因此雖則傷心，同時却脫卸了不少困難，關上店面，他就和瑾出了店門。當他重穿過城市的時候，他不禁想起人的感情是多麼輕微的一樣東西，因為

它們能使人從最輕淡的希望中就尋出意外的欣慰來。頭裏滿是這種思想，他就坐下來吃飯，瑾陪著他，自然不會忘了用種種方法來引他高興的嘍。

粗心人常有一樣快活毛病，他們極容易灰心，可是真又是無勞勸慰；他們的心境真變動得快，不過你若因此說他們是傻或自私那就錯了；恰反，他們或許還比別人反而感覺銳利些，絕望時纔真會敲出腦子來；但是，這一刻過去了，若還活著的話，他們總還得照常地進餐，吃呵，喝呵；等回頭上床再洒幾點淚就罷了。愉快和苦痛不是從他們頂上磨過的而是像利箭般從肚子裏穿過的，溫厚，熱腸的天性只知道如何受苦，可不知道如何作假，他們是底裏洞見的——並非脆薄空虛像玻璃，而是結實透明像結晶石。

和瑾碰過酒杯，克魯亞錫侯不去投河，而上了戲院。站上池子的

後面，他從懷裏摸出顧杜小姐的花來，一面默默地嗅著花香，他方纔又鎮靜地思索起早上的事情來。他推敲了一回，就明白地見到了真情；就是，姑娘留給他這束花，不肯收回，是給他一點情致的痕跡的；不然這一葉一取會是無足輕重——不過尋常的憐憫麼？顧杜小姐是惟恐他死呢——他，克魯亞錫侯——還是不過怕害了一條人命，不管這人是誰呢？花束雖則已經枯萎，幾乎一張葉子都不留，可還保存著美妙的香味，壯麗的神色，所以把它嗅著，看著，克魯亞錫侯不禁又希望起來。一團薄薄的玫瑰中夾著一束紫羅蘭。叫東方人來解釋花意，他真不知要看出多少神秘深奧的意義來！但是，這又何必定要是東方人呢。佳人懷裏落出來的花在歐洲，也和和在東方一樣，從來沒有是醜的道理；只要它泄洩一點它躲在酥胸上時，曾經見過些什麼，那就夠了，而事實上，它確乎泄洩了。花香似戀情，不是撒謊，還有許

多人主張戀情不過就是一種花香；真的，芳氣馥郁的花實在是造物界中最美不過的一樣東西。

克魯亞錫侯正默想著，沒注意台上演的悲劇，顧杜小姐就在對面的廂裏現出來了。

少年沒有想到，既有了早上的經過，她看見這口口聲聲自殺的人還在這種地方，豈不要以為奇怪。他偏還竭力想擠近她去，但是不行。一個巴黎來的五等坤伶演著美洛絲，看衆擁擠得動都不會動。沒有法子克魯亞錫侯只得遠遠地瞧著他的戀人，一眼不霎地釘著她。他看出她似乎愁眉不展地有心事，對任何人說話都帶著不願意的樣子。她的廂座，這是容易猜想到的，團團圍著鄰近的風流公子，人人都要在她的座後走幾次，可絕對進不得她的廂去，這個廂她的父親已佔了個四分之三。他又注意到她沒有用觀劇鏡，亦不聽著台上的戲，她的臂

腕支在欄干上，手托著頰，眼中出神，加上渾身盛妝，絕似個宮裝的維納偶像。她的服飾的眩麗，她的頭髮，她的胭脂靚著粉白臉皮，越顯出她容色的凝靜，克魯亞錫侯從沒有看見她這樣美麗過，閉幕中他設法擠出了人堆，趕到直通她樓廂的過道裏曠曠去。說也奇怪，他剛跑到那里，顧杜小姐，一點鐘不動一動，恰恰這時候回過頭來了。見著他她微微一驚，拋了他一眼，即刻又回復了老樣。這一眼到底是表示，吃驚，懸念，快樂或者還是愛戀；到底意思是，『什麼，沒有死！』或者還是，『謝謝上帝！你還在，活著！』——我不敢妄加註解，總而言之，這一看之後，克魯亞錫侯心中立願要得著她的愛否則就只有一死。

#### IV

一切足以阻滯愛情的進行的障礙，最大的莫過於所謂錯誤的怕

差。這確乎是一個極有力量的障礙。

克魯亞錫侯是不爲這類不祥的弱點所苦的，這都是驕傲和膽怯合併產生出來的結果。他不是這樣的人，像貓兒候著籠裏的小鳥，去整月地守著他的戀人徘徊。一放棄了投河的念頭，他就想如何使他的親愛的珠廳知道他是全爲她而活著的。第二次再進農稅局長的第宅去麼，那顧杜先生準是要攆他走的；珠廳就是偶然出來散步，也從來沒有不同著她的伴女；所以跟她是沒有用的。守在愛人的窗下過夜原是有不同著她的傻事，但是在這里亦一定是枉然。我從前說過克魯亞錫侯信教心很重，所以也從來不會想到教堂裏去會他的戀人。既不能相見面談，那最好的方法，雖則也是最危險的方法，莫過寫信了，於是他第二天就決定寫信給那位姑娘。

他的信當然不會有頭緒和理由，大意如下：

「小姐：

請你正確地告訴我，一個人要有什麼東西纔可以向你求婚。我的話問得古怪，但是我這樣沒命地愛你，我實在不能不問了，我又只能對你一個人講。我覺得，昨天晚上在戲場裏你向我看了一看。我已決心尋死過；假使我弄錯了，這一看不是爲的我，我真願意死了。告訴我命運是否真的這樣殘酷，會使人自欺自解到如此可悲亦可樂的境界。我相信你會命令我存活。你有錢，又美麗，我是知道的。你的父親是謙遜而吝嗇，你自己亦是應該高傲；但是我愛你，把你的媚眼瞧著我，試試愛的魔力有多大；你看，我山窮水盡，朝不保夕，可還感得無窮的愉快寫著這封狂瘋的書札，這書札或許更要犯你的大怒，但是你得明白，此中你也有不是。你爲什麼落下這束花兒？你爲我設身處地想想罷；我敢說你是愛我，我敢要求你承認，饒恕我罷，我願意



讓我的生命的血液表明我不敢冒犯你，更求你默聽我的訴情而微笑你獨有的天使的微笑。

『無論你怎麼樣，我要永久保存着你的纖影；只有裂碎我的心，纔能把它括去，只要你的一看尚在我的記憶中，只要花兒尚餘一縷香意，只要言語尚能表示戀情，我總懷着希望。』

封好了信克魯亞錫侯出門到顧杜第宅對面的街上徘徊着，專候僕人出來。機會最好懇懇神密的戀愛，它已經註定珠廳小姐的丫鬟，要在這天買頂帽子。她正往服裝舖去，克魯亞錫侯上來一躬，把一個魯意斯塞進了她的掌裏，請她傳遞這封信；買賣即刻成了；丫鬟拿錢付了帽價，答應替他辦差酬謝。克魯亞錫侯滿心歡喜地回家，坐在門口等回信。

不講回信，我們先叙一叙顧杜小姐。她確乎沒有脫淨她父親的

虛榮心，但是也沒有抹殺她的好性兒。她是個十二分道地的嬌養女；她不大愛說話，從沒有人見她拈過一隻針兒；白天消磨在裝飾裏，晚間消磨在沙發上，也不管旁人談些什麼。講到服裝，她着實是風騷，自己的臉兒當然是她的第一件心事。領上一綫縐紋，指上一點墨水，都要使她不快；等到裝束滿意，她那最後的回頭一看鏡子，簡直沒有東西可以形容。對於少女們所愛的玩樂她都不露可否。她很願意赴跳舞會，但是主張要有賣弄，沒有動機不如不去；她厭煩看戲，到場定要睡覺。她的父親最崇拜她；假使有天他提議要送件禮物給她，什麼東西由她自揀，那她至少要選擇半天，其實是想不出有那一樣東西够她關心。有時顧杜先生有點應酬，或宴客，於是珠廳的艷影又常常不到會客廳，而整黃昏獨留在繡閣裏，渾身盛妝，執着扇兒，一來一去地踱着方步。你若向她頌揚，她就回過了頭；你若向她殷勤，她就還

你一看，又光艷又嚴厲的一看叫最胆敢的人也不能不着慌。沒有戲誰能引她發笑；歌戲中的曲兒悲劇中的急轉也不能使他感動；實在，她的心裏就從沒有露出過一點生命的表示。看着她漫漫的神彩，我們真要疑心是畫中人害了夢遊病，迷茫中步行在人間的呢。

風騷而又加之以嚴冷實屬不易解索，有人說她是一無所愛，有人說她愛的就是她自己，但是一句話可以完全解釋出她的性格——她還在等着呢。從十四歲以來，她就只聽得說沒有人比她更漂亮的了，她對於這點已經是深信無疑，所以她對於服裝才這樣的注意。于自己的身上有些微不周到處，其罪就無異於褻瀆了神明；她打扮自己的美容就像兒童穿上假節的新衣；並且她還深信她自己的美貌不是無所為的。在外表的冷淡下，她却有堅韌深沉的意志，這意志越有力量就隱藏得越發深密。平常女性的風騷，秋波斜睨，或啟齒嫣然，她看來簡

直是幼稚無謂，幾乎是可鄙的無的放矢。她自負着自己的珍寶，不屑片片地零售，而要得一個配得上的對象。她是受旁人承迎慣了的，所以她又不去尋求這個對象；而對於他的至今還遲遲不來，頗自覺得詫異。從她顯身社交，存心炫耀她的花貌，翠裝和粉鳳的藕臂四五年以來，她自己都不信爲什麼還沒有引起過任何熱烈的愛戀。假使她肯講心中的真話，她竟可以回答她的許多求媚的少年：『好！假使我真是這麼美，你爲什麼沒有爲了我抹頰子？』這樣一句話無數少女都可說得，許多藏在心的角裏，或許時時在舌尖上打轉而終究沒有說。

世上的事確乎沒有再爲難過於年少貌美而華富的一位女郎天天對着鏡子照看自己的麗影，艷裝粉抹，百般可愛，滿預期受人的愛戀，可是不得不自認：我是受人的贊慕，受人的稱揚，個個都說我秀麗，但是愛我的是誰呢？我的衣服，出於名匠的裁製，我的綉花奇麗美觀，

我的鬢髮，光可鑒人，我的臉容舉世無匹，我的身材苗曼，我的雙足端美，而凡此種種僅能使我在客廳的角裏呆坐打呵欠！就使有一位少年來尋我閒談，不過當我是個小孩；有人向我求婚，無非貪我的奩妝；跳舞時有人捏我的手，又定是什麼省外的執綽；我的色相到處引起愛慕的誦讚，但是沒有一個人曾經在我的耳邊有過一句低語，可以使我心頭躍動，我聽得莽男子在數步外大聲地贊揚我，但是從沒有戀愛的卑抑誠摯的目光看過我一眼。我還有一個熱烈的充滿着生命的靈魂，我萬不是一個嬌小的玩具，只供人們的觀賞，跳舞會裏作一番傀儡，早上由着丫鬢穿戴，晚間又由着她安置——明朝起來照樣重複一遍。

這就是顧杜小姐所常常自訴自恨的私語。有時這個思念引起了她的怨恨，她至於整天愁眉不展地默坐，克魯亞錫侯的信到時，她正在這樣的鬱悶中。她剛喝過可可，躺在臥榻上深深地默想，她的丫鬢走

了進來，偷偷地遞給她一封信，她看看封面，不認識字跡，沉入了默想，丫鬢覺得不能不畧加解釋，又說不定姑娘是喜是怒，半吞半吐地勉強了幾句。顧杜小姐靜靜地聽了，然後拆開信，約略一看。她要了一張紙，隨隨便便地寫出下面幾字：

『不，先生，我告訴你我並不高傲，只要有十萬金元，我就願意嫁你了。』

回信就是這樣。丫鬢送給了克魯亞錫侯，克魯亞錫侯又酬謝她一個魯意斯。

V

十萬金元不是『驢腳印』裏可以尋得着的，克魯亞錫侯多心一點，他讀了顧杜小姐的信竟可當她是瘋了否則就是在笑他，可是他都沒有，因為他只覺得他的珠驪是在愛著他，所以他非有十萬金元不

可，從此以後再不作別的夢，只想如何去得這十萬金元。

他只有現款二百魯意斯，外加房屋一所，約值三萬法郎。怎麼辦呢？他用什麼方法能使這三萬四千法郎一躍變成三十萬法郎？第一個上他心裏來的計劃是把他所有的財產作孤注一擲，但是這非先賣房子不可，於是克魯亞錫侯在門上貼了個出賣房屋的廣告，心中幻想着如何運用這筆快要到手的錢，一面就等着買客。

一星期過了，又一星期；不見一個買主，愈等愈急，克魯亞錫侯同瑾，一天一天挨着日子，他快又要陷入於第二次絕望時，有一個猶太商上了他的門。

「這房子出賣是不是，先生？你就是房主麼？」

「是的，先生。」

「多少錢？」

「值三萬法郎我信是；至少我聽見我父親這樣說過。」

猶太商把每間房都看到，上看樓房，下看地屋，敲了牆壁，又數梯級，搖搖門扇，試試鑰鎖，開關窗子，末後，把件件都察看過了，沒響一個字，不出一點價，向克魯亞錫侯一鞠躬去了。

克魯亞錫侯心中忐忑着，整整跟了他一個鐘頭，見他默默而去未免大爲失望。他想猶太人大概是要考慮一番，隨即就要來的。他等了一星期，怕錯過了也不敢出門一步，從早到晚只望著窗外。但是枉然，猶太人竟不復來。瑾，不愧苦諫的忠臣，竭力勸他的主人不要爲如此荒唐的目的急忙出賣房子。受不過燥悶，無聊和愛情的苦逼，克魯亞錫侯一天清早取了他的二百魯意斯出去了。既然賣不了房子，決心就拿這點本錢賭去。

這時候賭局還不公開；叫人只要一轉念任何時候都可以進去立即



傾家敗產的那種文明的精華還沒有發明。

克魯亞錫侯一跑上街就住了腿，不知上那兒去賭。他看看鄰舍，一家家斜著眼兒瞅過，想發現點可疑的模樣，好指引他尋求目的地。一位衣服華好的少年郎君，恰走過他的面前，從他的外表上看來，他當然是一位富貴閑人，所以克魯亞錫侯很和氣地向他開談道：

「先生，」他說，「請恕我的唐突。我口袋裏有二百魯意斯，我急於要看一個不是增多便是精光的究竟。你能不能指我一處幹這事的地方？」

聽了這古怪的話說，少年郎君哈哈大笑。

「先生，」他答道，「假使你要找這樣的地方，你跟我走就得了，因為我正要到那裏去。」

克魯亞錫侯跟著他，行不幾步他們就進了一所外表美觀的房子，

那里一位出身高貴的老者極般渥地款待他。已經有幾個青年圍坐在鋪綠台布的桌前；克魯亞錫侯謙遜過也坐了下來，一點鐘之內他二百魯意斯就去個精光。

他回出來，像自信被愛著的戀人一樣的悶悶不樂。他沒錢吃飯，但是這並不足以使他焦急。

『現在我用什麼法子去找錢呢？』他自問說。『這城裏我對誰說話去？誰肯借我一百魯意斯，要這賣不了的房子？』

他正在為難，就遇見了那猶太商。他赶忙招呼住他，腦經簡單的他立刻就把自己的窮境告訴了猶太人。

猶太人本不大要買房子；他不過看看而已，或者再說正確一點，為是好安下他的心念，彷彿狗過廚房，門開著，少不得要進去打個轉，探探有沒有東西好偷；但是他看見克魯亞錫侯如此困頓，如此愁

苦，一籌莫展的樣子，他也不得不略事麻煩，而至於要付點兒房價。所以他還了四分之一的價值。克魯亞錫侯立刻抱住他，叫他朋友，恩公，盲然簽過賣契，第二天又是四百魯意斯的主人了。他趕忙又向賭局來，在那里他前天晚上曾經溫和爽快地破產了的。

他路上經過碼頭，一隻海船正在要開行；風輕海靜的天氣。碼頭上到處是商人，水手，軍官擁擠不開，腳夫運著大捆的貨物。乘客和朋友相互告辭，小艇各方面亂竄；個個臉上畫著疑懼，焦急，或希望；就在這騷嚷中間巍巍的海船微微地震盪著，海風展開著它的傲然的帆篷。

克魯亞錫侯想道，「盡舉所有，遠涉重洋去求冒險的財運！是何等壯偉的事業，看著這海船首途航海，載著多少財物，多少人家的命脈，使我充滿了情感。再看它回來時，載轉徙倍於所托付給它的財

物，比開去時更豐富更驕傲地歸來，又是何等欣樂！我爲什麼不學這許多商人，做其中的一個？爲什麼我不將四百魯意斯作資本，做生意。這巨大的海！如此綠台布上，正好勇敢地試試我的財運。爲什麼我自己不買幾包絲綢布疋？我既有錢，有誰禁止我不買？船主爲什麼不允照料我的貨物？有誰知道？不去賭局裏枉拋我這所有的區區，我用正當的營業或許可以獲兩倍三倍的贏利也未可知。假使珠纒真的愛我，她可以等我三兩年，她能誠心相守，直到我娶她。經商常得望外的厚利；世間在慾變的浪上得財之速駭人聽聞的正是不乏先例——爲什麼蒼天就獨不顧我的努力，如此可許可讚值得天助的努力？這些商人，已經聚起這樣多的財產，他們會航送海船達到地球的盡頭，在他們之中，很多是從比我更少的資本營業起始的。憑了上帝的助力，他們得以發達倡大，我爲什麼就不能？我看這海船好風滿帆，極能引起我的

信托。來罷！骰子已投定了；我來和船主談談，他倒像是個君子；我再寫信告知珠廳，我在着手做一個靈敏得利的商賈。」

常是半瘋的人所受著最大的危險就是容易變成全瘋。這可憐蟲也不再事考慮，立刻就實行他的計劃了。採辦貨物，採辦人只有錢而不識貨，那是最容易不過的事。船主爲照應克魯亞錫侯起見，特爲介紹他到他自己的朋友廠裏去辦貨，克魯亞錫侯盡其所有買了絲綢和布疋，即刻就運上了船。克魯亞錫侯滿心希望樂不可支，親手把自己的名字寫在貨包上。他眼看著貨物裝進了船艙；開身的時間已到，海船就起了碇。

## VI

我不用再提辦了這筆貨色，克魯亞錫侯手裏自然一個錢亦不剩了。他的房子已經賣掉；現在他所餘的全部財產就是身上的一套袴褂

——沒有住家，亦沒有一個蘇。好心腸的瑾不會想着他的主人竟又窘到如此極境；克魯亞錫侯倒不是太驕傲，實在是太無思索，想不到去告訴瑾。所以他決定暫時在星穹下過夜。關於飲食這一層，他的計算如下：他假定載著他全部財產的這隻海船要六個月方回漢佛爾；克魯亞錫侯於是把父親給他的金錶，也頗愴然地賣了，他得了三十六立佛爾，每天用四個蘇，倒還可以維持六個月的生活。他確信已經很夠，目前既經無問題，他就寫信給顧杜小姐，告訴她自己所幹的事情，在信裏他細心地隱下了他的困窘；他向她宣布說他做了一番大營業，其結果的迅速與順利是無可懷疑的。他詳細地告訴她 La Fleurette，一隻一百五十噸的商船，已經將他的貨色絲綢和布疋戴到巴爾的克賣去；他求她相守一年，並且保留將來可以有第二次的請求延期，至於他自己一方面，則立誓永遠愛她。

顧杜小姐接著這封信時，她正坐在火爐前，手裏執著一張公報擋住爐火，這是一張航海業中印行的公報，專報告海船到埠和開行的日期的；還載有海中種種出險的消息。我們可以想像到她是決不會關心這類事情的；她確從沒有看一看這類報張過，讀了克魯亞錫侯的信，她把眼睛略掃過手中的公報，報上第一字觸著視綫的非他，便是 *La Fleurette*——這隻船在開身第一天的晚上就在法國海岸上撞破了。水手幸都逃了性命，可是一切貨物都喪失個乾淨。

顧杜小姐一看這個消息，立刻忘了克魯亞錫侯曾經告訴她他是窮漢，她傷心得彷彿是破了一百萬的大財產。一霎時，風雨的凶險，狂颯的激吼，溺人的呼號，雜著她愛人的傾家蕩產像說部中的情景一一都顯現在她的目前。信和公報都從她手裏墮落地上，她站了起來，異常激動，胸膛澎起，眼含淚珠，來回地踱著，決心要有什麼舉動，自

已問著如何辦法。

愛情有一樣好處不能抹殺的是：阻碍越清楚，簡明，有力量，換言之，兩人越沒頭腦，情感便越狂，愛得越利害，這是天幕下最美最美的一樣東西，心的無理解。人類沒有它就失却了價值。在房裏踱了幾圈，（同時却並沒有忘了心愛的小扇和看鏡子。）珠廳仍舊坐下，她的眼光閃亮，兩頰發赤，深深的嘆息，快樂和痛惜的情感發爲喃喃的：

『可憐人！他爲我禍了自己！』

在她父親將來給她的遺產之外，顧杜小姐還有一份財產是母親遺給她的。她從沒有想起這注財產，這時候，她纔第一次記起有五十萬法郎可以聽她全權支配。他脣上現出了微笑；一個計劃，奇離，勇敢，完全女孩氣，幾乎和克魯亞錫侯一樣瘋癲的一個計劃進了她的頭



腦：——她心裏酌量了一番，方纔決心幹去。

她着手打聽克魯亞錫侯有沒有什麼朋友或親戚；她遣了鸞各方面去尋覓。各處都詳細打聽之後，她發現在一間傾敗的小樓的第四層上有一位半癱的姑母，整天坐在椅子裏，有四五年不出門了，這位可憐女人，年紀已極老，存在世上似乎專做人類苦楚的榜樣的。她孤身住在一間小閣中，目盲耳聾，病風癱瘓；但是所幸童心未去，依然有一種歡欣，勝過疾痛艱苦，使她還戀着這殘餘的生命。她的高鄰沒有一個經過她的門口不要進去看看她；她哼出來的古老曲子常鼓舞左近的女郎們欣悅。她有一點小小的年俸剛够維持她的生命；她一天到晚只是織打東西。路易十四世以後的事情她一概不知道。

就是這位老太太珠驪叫人領她自己去見的。她這天把所有華裝都著了起來；鳥羽，繡花，綾帶，鑽石，色色俱備。她要自己膩媚好

看；但是這次她的真美的秘密不在衣裳而在引她前去的古怪的存想。她步上峭黑的樓梯，進了老太太的房裏，深深地一鞠躬，然後開言道：

「太太，你有一位姪兒名叫克魯亞錫侯。他愛我，曾經向我求過婚；我也愛他，情願和他結婚；但是我的父親顧杜先生，本城的農稅局長，不允許，因為你的姪兒沒有錢。我不願意惹人議論，或使人不歡；所以我決不願為我的終身問題而反抗我的家庭。我來求你的眷惠，千萬望你賜允。現在要太太親自去向我的父親提婚。多謝上帝，我有一筆小私產五十萬法郎可以聽你支配；你要用就可以到我的司賬處去提取，你要說這筆錢是你姪兒的，事實上也應該是他的。並不是我送給他的餽贈，實在是奉還他的賠償，因為我就是他破產的主因。我的父親怕不肯立時答應，你須得堅持，你要有胆量，我自己是決不畏縮的。世上除了我自己沒有第二人能過問我所提及的那項私產，所

以沒有人能知道這筆錢如何會落在你的手中。我知道你自己不富，或許你要怕人們見你給姪兒如此多的遺產而詫異；但是你要記得，我的父親素不認識你，你在城裏又不大露面，所以你極容易假託是遠遊新歸。這辦法少不得要勞動你；你得離開你的坐椅，費一點神；但是太太，你將使情人終成眷屬，假使你曾懂過戀愛，我想你必不至於拒絕我。」

在這談話之中，老太太驚一回，急一回，時而感動，時而歡喜。最後的一語打動了她。

「是的，我的兒，」她接連地說了又說，「我懂得什麼是愛的——我懂得，我懂得。」

說着她一掙扎就站了起來；枯弱的四肢幾乎支持不住：珠驪搶前一步，伸手去扶；不其然而然，一霎間兩人已經互相擁抱了。協約立

刻訂好；熱烈的一吻先加了保障，隨後必須的協同的確商自然毫無阻礙。

一切都解釋清楚，好婆婆從她的廚裏抽出一件窈窕的大服，就是她的嫁時衣。這件古董少不過有五十歲年紀；但是不見一點污斑，一粒塵土的疵損；珠驪樂得手舞足跳。雇了一輛馬車，城裏最講究的。好婆婆預備下對顧杜先生的說詞；珠驪努力教她如何去打動她父親的心；略不躊躇地承認愛階級是他的可攻之點。

『只要你會，』她說，『想法搔著他這個弱點，你就能贏得我們的快樂。』

好婆婆深深地思索，默默地裝束齊整，握一握她未來姪媳的手，進馬車坐了。不一刻就到了顧杜府前。她振作起精神，昂然而入，似乎青了十歲年紀。她莊嚴地步過客廳，那珠驪手中的花束就是落在這

里的。上房的門推開時，她對跟前的小厮毅然地說。

『去通報，克魯亞錫侯爵寡夫人來了。』

這幾個字定了兩情人終身的快樂。顧杜先生爲他們顛倒迷離。雖然五十萬法郎於他不過區區，但是他樣樣允許，只要他的女兒會做侯爵夫人，而她居然是了——又誰能反對她的尊稱？據我想起來，這是她絕對應得的。

## 侯爵夫人

喬治桑 (George Sand) 著

法國小說裏的老年女人差不多個個是慧心繡口的，但是 R——侯爵夫人可從不會講一句漂亮話，歷世數十年也不會教會她一些兒花樣：爛雅的吐屬，細緻的鑒別，過人的機智。凡是有閱歷的女人的長處，她都沒有。她天生是魯鈍，呆木，有時還很有幾分情性詭譎。凡我對於前輩貴族太太的種種觀念，她都給我一掃而空了。可是她還不失為一位純正的侯爵夫人，是曾經見過魯易十五的朝廷的誥命夫人。她既是個例外的角色，所以就不能在她底事蹟裏來作時代的研究了。

伴著這位夫人就覺得頗有趣味。她別無所長，除了關於年青時事

蹟的極強的記憶和敘述往事的勇敢的透澈之外，其餘也和普通老人家一樣，極容易忘記近時的事情，對於一切於她沒切身關係的事大都漠然。

她的美不是艷麗的一種，可是儘管缺乏光艷修整，還是能使人喜歡。這正是她底不幸呵。我曾在她房裏看見過她的肖像，老婦人沒一個不愛眩耀。她裝著一個女獵妖，緞的腰束繪作虎紋，古式緣邊袖口，檀木弓，髻際閃著綴珠月牙梳子。確是一幅可羨的圖畫，確是一位可慕的美女——細長，苗條，膚色微暗，烏黑的神瞳，莊重而高貴的姿態，嚴厲深紅的口唇，還有一隻手據說曾使蘭摩貝公主覓了也絕望的。若去了花緣綃帶，不用縹緞脂粉，真是一位那種驕妖的仙女，野聞閒談中常稱喜在深林叢薄或孤山野麓中現身，使凡人見了癡倒瘋迷的。

夫人的相識不多，聽她自己述來，人們都以爲她是平庸而默愚的女人。那時的浪子不講究容姿而專歡喜風騷。艷名遠遜於她的女人往往奪走她的愛慕者，但她也毫不在意。她所告訴我的一點兒事蹟使我相信她底心實在未曾經過真的青春，冷的自私早把這心底一切藝術都毀殺了。但是老來倒還騰幾個誠摯的朋友略爲可以點綴點綴她的殘年，她給人的情意，在有意無意之間，都是不留痕跡的。

一天晚上我看她比平時格外好談，她底聲音裏却含著不少悲意。「我底孩子，」她說，「藍里訶子爵剛剛爲害風症去世了。這是我一件極悲傷的事，我和他交好有六十年了。」

「他多少年紀？」我問。

「八十四。我自己八十，但我不像他那麼多病，我還可以多活幾年。不要說起，今年我死了好幾個朋友了。雖然我常寬慰自己年紀



還比他們小，還強健，可是看着他們一個個地去，我什麼能不吃驚呢。」

「這就算是你對可憐的藍里訶所感到的悲傷了麼？」我說，「這人崇拜了你六十年，從沒有怨過你一聲忍心，始終未嘗有一點改變。他真是個模範情人，現在再不會有這樣的人了。」

「我底孩子，」侯爵夫人回答，「我知道你以為我是冷淡薄情。或許是你不錯；讓你自己判斷罷，我來告訴你我全部的經過。不論你對我是什麼批評，至少我死了也不至沒人知道了。」

「十六歲的一年我離開了聖薩爾院——我讀書的地方——和R侯爵結婚。他那時已經五十歲，我還不敢抱怨，人人都恭賀我這樣顯耀的匹配，我底貧寒沒粧奩的同學們沒一個不妒羨我的命運。」

「我從來沒有什麼大了不得，尤其那時候我簡直是傻的；幾年道

院教育把我的智能都弄麻痺了。我離開聖巷時心中所懷着的世界和人生的觀念還很浪漫，平常都誤以為這是青年女子該有的好處，可是結果十有八九都使她們終生都陷於痛苦的境界。這短促的結婚生活的一點經驗，放在這樣狹小的心懷裏，一點兒知識沒有使我進長。我沒有學會了解人生，却學會了懷疑自己。

『不到十七歲我就做了寡婦，一脫孝服我就被求愛的人所包圍了。那時我的姿色正在煥發，大家承認沒有一個面容和身材能和我比賽。但是我的丈夫本是個衰老荒唐的浪子，對我一味刻薄藐視，要我原只爲要得一個官爵而已，他使我對於結婚起了十二分的犯惡，最也沒人能勸我重結第二次的盟繻。我對人生缺乏了解，以爲天下男子都和他一樣，第二個丈夫一定也是R——侯爵一樣硬心腸。刻毒的諛刺和侮辱的冷酷已使我够低頭喪氣的了。』

「這跨進人生的可怕的第一步將我一切少年的幻想都打散得淨絕。我的心，本來不見得全冷，受了這次打擊，畏縮下去了，變成了多疑。我優得把我底真感情告訴了幾位相熟的女友。她們一聽見不想我心裏所受的疑慮和苦惱，就宣言我藐視一切的男人；男人是沒比這再恨的了，不久愛我的人輕輕藐我了，此後再讚揚我不過想尋機會來窘辱我而已。我看得出一個個臉上畫著詭詐和嘲侮，我的憤世心也一天比一天增加。這時候有一個人從外省到巴黎來了。他沒有天才，沒有氣力也沒有引人的趣味，他只有一種坦白和真直感情的，這是我自己的社會裏所絕少有的。這人就是藍里訶子爵。不久大家承認他是我最得寵的情人了。」

「可憐的人兒，他愛我的誠懇直入到他的靈魂裏。他的靈魂！他沒有靈魂？他是那一種結實平凡的人，這種人不懂得罪惡是人生的

點綴，連詭詐的風頭都不會出。他被我的美貌擒住了，再不知道問問我的心腸如何。並不是他不屑得問，實在是不會問。若使他真個得了我愛的熱情，他還不知該如何來應受呢。我從沒見有人比藍里訶再和物質密切的了。他只知道狼吞虎嚥地吃，坐著椅子便睡覺，其餘的時候就是嗅鼻煙。一天到晚他總是忙著滿足他的飲食慾。我想他整天沒有一點思慮。可是，我底朋友，你會相信麼？我竟沒有力量擰他走，他就是我六十年的煩惱。他也常因受著我底拒絕發恨，可是他的情感越遇著阻撓，他越發戀著我不去。他對我真是最誠摯，最經久，而最無奈的一種愛，從來男人對女人所少有的。」

『我覺得奇怪，』我說，『你一生竟遇不見一個能了解你，足以啟發你的真情的男子。難道現在的男子真個比從前的男子高強了麼？』

『這倒是你們後輩大足以自豪的了，』她微笑地說。『我實在不敢

恭維我們那時候的男子，可是我也懷疑你們後生到底能進步了多少；不過我們且不談道學。我不幸的原故還都在我自己身上。我太沒機智，太沒判別力。像我這樣自傲的女人要有高強的性格，應該一眼看去就能辨別出四週的許多乏味，虛偽無謂的人們。無奈我太不懂事，太心地窄小。後來年紀漸長，判別力加增纔漸漸知道有幾個我恨的人大應該受別樣的待遇。」

我接著問，「那你青年的時候，從沒想第二次再嘗試嘗試？你這種深入心腑的憎惡就永沒受過搖動麼？真奇怪。」

侯爵夫人不響，忽然把她的金鼻煙盒放在桌上，又說。「我的自述已經動了頭，也就不妨宣布了一切。你聽著。有一次，就只一次，我真的動了愛了，是強烈而不可厭制的熱情，是偏於幻像與理想的戀慕。你看，我底孩子，你們少年人都以為很了解女人，其實何嘗。」

你若聽著八十歲的老太太偶然訴述她戀愛的往事，你才知道女性的靈魂裏有藏著無數善與惡的種子是你們夢裏都猜不着的。你猜猜，這人是什麼地位，能叫我爲他如此顛倒——我，這樣的一位侯爵夫人，比誰都驕傲自大。」

「莫非是法王，不然就是太子魯易十四。」

「哈。這樣猜去，你一輩子別想猜著。我告訴你罷，他是一個演劇員。」

「那定是劇界泰斗了。」

「武台上從沒有過的高尚和漂亮大正。你不吃驚麼？」

「並不十分吃驚。我也曾聽見過這種邪出的情熱，就在從前法國階級觀念極嚴的時候也不算希罕。」

「但是我告訴你，這種邪出的情熱是世人所不容的。我第一次看

見他，方立侯伯爵夫人正在我底旁邊，我對她表示我欽慕他的意思，夫人回答我，『對別人千萬別說得這樣熱切，他們要笑話你忘記了在有身分的女人眼裏演劇員是算不得人的。』

『不知什麼道理，方立侯太太的話我就一直記在心上不去。她那種輕藐的口吻，當時我只覺得可笑，還以為她那種怕我牽累了自己的小心是一種惡意的傲作。』

『他的名字叫黎連歐，他生在意大利，能說很好的法國語。他大概是三十五歲模樣。可是在台上看來頂多不會過二十歲。他先演格奈燕的戲劇，後又演哈鑫的戲劇，兩種都演得很出色。』

『奇怪，』我插口說，『名角彙誌上為什麼沒有他的名字？』

『他從沒有出過名，』她回答，『也沒有被朝廷和城市的人所賞識。我聽見他初次出台時還大受過惡聲，後來有人賞識他的情緒，精

神，和辭調的激昂，以爲還過得去，有時還有幾聲彩聲。但是全盤講來，他只能算是個沒風味兒的演員。

「在這時候悲劇要做得所謂『恰到好處』，死要死得有態度，要倒得意態自然。就是舉手一擊神氣也不能差一點兒，要顯得出身分。演劇的藝術要從上等社會的風尚中產生出來，演者的姿態吐詞要與當時的裙箍和頭粉恰合，所以把 Phédre（註一）也弄得非驢非馬。我從來不愛這派的演劇。但是每星期我不得不勉強看兩次，因爲這樣方才時髦。可是我聽戲老是冷冷的沒興趣的樣子，所以大家都說我不懂得好詩的神味。

「有一晚，離開巴黎多天剛回來，我到法國大劇場去看 *Le Cid*（註二）

（註一） Phédre Racine 著

（註二） *Le Cid* Corneille 著



那時黎連歐也入了這班，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他是演的 *Rodrigue*。他底第一聲就叫我深深地感動了。他的喉音不但響朗而且還能深入，腔聲微顫而又字字沉着。觀衆不滿意他的喉音。他們以爲 *Cid* 的喉音該是深沉有力正如古時英雄該是強壯頌長一樣。五尺六寸高的一位國王戴皇冕，是與時髦的審美相衝突的。黎連歐生得矮小而又弱瘦。他的美不在容顏上，而在他前額的軒昂裏，在他不可拒的體態裏，在他舉止瀟灑的自在裏，在他臉部的大方而黯淡的表情裏。魔迷二字真是爲他造出來的。他的說話，目光，舉動裏都有著盡人的力量。真的，他把我緊緊地魔住了。這個人他不懂成法，不露傲作，在台上走著說著動著，悲傷時心裏喉裏同聲地咽鳴，他忘了自己而與當時劇中的情緒化爲一物，他底肉體似乎全消滅在靈魂中了，他底目光的閃動裏藏著一切的生命，是我在真的人生裏所未會見過的，就是他，他，他對我

有著真正的吸引力。在我底眼中他不止只是一個「人」，他是一切智慧的靈力，能隨意操造我的靈魂。我沒法隱藏下他給我的感應，只能退了法國劇場의 包廂以免破露我自己底弱點。我假作虔心，晚上躲到教堂裏去祈禱；不，沒有，我改裝工女的模樣，擁在人衆裏，想去看他個痛快。後來我花錢買動了一個場役，引我從邊廊裏進了台側衆目不見的一角。爲格外謹慎起見，我自己裝成一個學校兒童。當我客廳裏的大鐘響著劇場開幕的鐘點的時候，我渾身起了劇烈的震顫。一面等著車子，一面竭力自己壓制著。有時藍里訶同著我，我就發脾氣，恐嚇要趕他走。我掩飾的本領真算不差，能把這種情形瞞了藍里訶五年之久，姪心最重的藍里訶，還有我周圍這許多惡意的人們。

「我不能不告訴你，我非但不反抗這種狂情，我還滿心願意地愉快地屈服了。這樣潔淨的熱情，我又何用羞慚？它給了我新的生命，

引進我種種新經歷的情感，它使我成了真的女人。我覺到渾身激刺震顛就自傲了。我沉匯的心第一次震驚的躍著，纔是我的勝利。我這才懂得怎樣子撒嘴，怎樣子愛籠，才學得什麼叫癡心和嬌憨。據說我此後一天比一天俊美，烏黑的眼睛也漫柔了，我的微笑也更有意味，我的說話也料想不到的真正確有意義。

『我剛才告訴你我一聽見鐘響就怎樣地快活和着急得發抖。到現在我似乎還覺得那種怡悅的壓迫，鐘聲一響我全顛敗了。從此後經過了種種境運的改易，我知道我有著在麥萊路這幾間小屋真使我好快活。是的，一切巨大的第宅，講究的別業，和身經的華麗，都無足惜，獨有這幾間小屋常使我憶起那愛戀和夢幻的往日。我從殘敗中保存了幾件家具，我見著它們就要感動，好像開演的鐘聲又在打動，我的馬又在門前騰蹄了。唉，我的孩子，再不要像我這樣的戀愛，這種戀愛真

如風雨的激狂，除非死後纔能把它完全消滅。

到這時候我纔懂得年少貌美而又多財的快樂。坐在車中，貉裘護著我的雙足，我能從面前的鏡中看見自己。當時的裝束，現在看著笑煞人，是要十二分的濃艷。若是裝得勻稱，花式疊疊，確能使美的女人顯得又莊嚴又溫和，這種神彩當時的畫已不足傳其一二。渾身上下都裹在羽毛綢絲和花采中間，舉動就不能不緩緩的。我曾經看見極美麗的女子穿著白色大袍，拽著綢的長後裾，髮上染著頭粉，挽著純白翼羽，過分點真好比是一隻天鵝。緞服上寬大的襠疊，一層層的絹紗包裹著嫵娜的身子像絨毛包裹鴿兒，不是蜂子，是隻小鳥。我的臂上垂下如翼的長帶。綠邊，荷包，珠鑽閃著各樣不同的顏色。亭亭地站在高跟鞋上，似乎只怕接觸了地土，像小鳥在枝上，昂然地不苟地輕步著。

「正在這時候鮮色的頭粉入時了，髮上又添了一種悅目的艷明。這種裝飾更叫臉子顯得溫軟，瞳光顯得秀麗。前額全露著，額髮的末際和額角混成了一色，更覺得軒昂，使女人都有了莊嚴的態度。但亦時耄低髮，髮曲，一條條地垂在後頸後。這種裝束於我最稱，大家盛讚我服裝的美觀大方。我有時穿鸚鵡紅絨，有時穿虎紋綠邊的白綢，有時銀花紫丁錦緞，頭上是鑽石和白羽，裝成後再訪幾處朋友，只等場裡第二齣開演，因為黎連歐從不演第一齣。我足跡到處，風靡一時。回頭坐在車中又快樂地對着那影兒，她，這影兒的主人就愛着黎連歐，也許也爲他所愛着。從來我只知道美麗的快樂不過在能惹起妬忌，一朝入了情網，我才知道玩味美的真趣就在它底本身。美麗是我能給他的惟一的東西，足以補償巴黎所拒絕他的成功。我常幻想：這樣一個受人夷落的困窘的劇員要有人告訴他R——侯爵夫人已將她

的心獻給他了，他將何等地光榮。可是這類的幻夢雖美，只是一瞥而已。只要它們一有頭緒，快形成計劃的樣子，我又毅然立刻把牠壓制了，我的靈魂裏一切階界的自尊心又恢復了它原有的威力。你奇怪麼？讓我慢慢的講給你聽。

「八點鐘光景我的車停在魯森堡附近加米爾教堂的前面，我假作來聽宣講。其實我只直寬過教堂和園子出來到對面的街上。我跑到我底心腹年青的裁縫女弗洛倫所住的閣上。鎖上門很快活地卸了女服，穿上方角的黑外衣，帶上年青大學教授的佩刀和假髮。高高地，蒼澹的臉皮，文雅的時色，我真有一付小教士的譎態，偷着來應戲的樣子。我雇了車，趕著躲進了我的小包廂。於是我底愉快，驚懼，戰抖暫告結束。我底心身暫時整靜，專等着開幕，像期望着了不得的大事一樣。

「像兀鷹盤旋空際，駭得鴉鳩只喘，動彈不得，黎里歐底魂魄，這悲劇家或詩人的偉大的魂魄，包沒着我的一切智能，使我失神，景美而形若呆木了。我聽着，手拊着膝蓋，下顎倚在包廂的台邊，額上淌着汗珠，呼吸都停了，猛烈的燈光刺着我的眼睛，一對灼熱而倦怠的眼珠死釘着他的一姿一態一步一趨。他劇中的行動，扮演的危難都印入我的心裏好像是真的，我幾乎分不出事實和劇作了。在我眼中黎里歐真是羅特別，勃協士或義已列特。我恨他底仇人，危險處替他股慄，他底悲痛瀉了我許多眼淚。當他死的時候，我只得把手方掩着我的咽鳴。」

「落幕後我躺在椅子裏像是個死人。直到樂聲奏動告訴我又要開幕了，於是一躍而起，又精神充足，滿預備着悽感悲泣了。這人底才藝中存着多少新穎，輕壯和詩情，那一時的人莫非個個是冷硬的頑

石，不去拜倒在他的脚下。

「他雖接觸了種種習尚的觀念，不能轉移他底神味來迎合愚下的觀衆，他底服裝和行動的不慎觸怒了女太太們，他底藐視犯了男人們的不悅，可是有時他底不能抵禦的魔力，他底目光和喉音的力量也能凝住了無情的觀衆，彷彿擊在掌心裏，使他們不能不讚揚和震動。這不是常有的，因為時代的精神不能一朝完全改變。但是有的時候，那彩聲的狂放，好像圣巴黎的人都爲他底才藝所征服，情願來補償他從前所受的冤屈一樣。我相信這人有非常的能力，能使輕藐他的人，不自覺地格外崇揚他底成功。真的，在這種場合全法國劇場似乎都着了瘋，看客們散去時都吃驚地想起今天他們竟喝了黎連歐的彩。至於我，得着機會就盡情發洩我底情感，我叫着哭着狂呼着他底名字。幸虧我微弱的音聲被周圍的狂吼掩沒了。」



「有時我覺得他偉大極了，而竟受了惡聲，我憤然走出劇場，滿腔含怒。我最危險的就是這種夜裏。我極想去尋他，同他哭一場，同他詛咒這個時代，拿我的熱誠和愛情去安慰他。」

「有一晚我從邊道走出戲院。一個瘦小的人橫過我的前面折入街中去了。一個台匠向他脫帽道，『晚安，黎連歐先生。』急欲一近看這位出奇的人物，我跟着他跑過街心，忘了自己的危險，跟他進了一家咖啡館。幸而這一家我還不會遇着我同樣地位的人。」

「等到在烏輝的燈光下一看黎連歐，我以爲我弄錯了，跟着另一個人來了。他至少有三十五歲，黃瘦，憔悴而又頹唐。衣履不整，面目粗俗，喉音沙啞，滿口不堪入耳的謾語，喝着燒酒，最下流的窮漢痞人都是他底相識。直到我聽旁人幾次叫喚他底名字，我纔相信他真是那武台劇上的神明，賈奈伊的譚演者。那時他的迷人之處，一些踪

跡也沒有了，就是那種這樣明銳，懇激，悲愁的目光也不見了。他的眼睛沒有光彩，成了死的，呆木的了。他底字字清楚的聲音，在呼喚酒保或談飲酒賭博時也似乎變爲卑鄙的了。走路不成樣子，一臉粗氣，臉上的粉還沒洗淨。不復成爲義已列特，是真的黎運歐了。頭顱狹小，靈智寂然，神明變成了凡人，不如凡人。間直是個唱戲的。

「他出去了，我呆若木鷄地坐着，忘了喝剛叫來的渾熱的香露酒，我醒過來時，只見侮慢的目光都射着我，我駭極了。這是我第一次陷入於這種可疑的地位，與這類人混合在一起。

「我站起來想逃走，又忘了付錢。酒保追着我，我真幾乎羞死。只得回來，含糊解釋幾句，忍着四面射向我的懷疑和嘲弄的注視。離了咖啡館，好像背後有人跟着，我又雇不著車，戲院前一輛車都不見，只聽見後面重的脚步聲應着我自己的。我戰慄着，回頭去看見一

個高大惡形的漢子，我記得是坐在咖啡館角裏的，極像是個探子，或者是更下流的人。他對我講話，我駭得太利害聽不清說的什麼，可是我還有膽力趕他走，我對着他面上一手杖，把他駭住，我箭也似地溜了，一氣跑到弗洛倫的閣上。明早在自己絮墊爲褥，紅羽作圈的榻上醒來時，幾乎自以爲是做了一場惡夢，記起前晚戮穿了的幻境，十分懊傷。以爲我底愛情就此完事，頗想以此自寬，但是不然。我滿腔怨恨，人生的乏味又入了我的心頭，世間又沒有一樣快樂能感動我了。

「黃昏來了，我還是一般不快，我看得社會是乏味，無聊。我去教堂裏聽晚禱，立意要誠虔地收收心。我受了點涼，回家就病了。我在床上躺了幾天沒出門。方立侯伯爵夫人來看我，說我本沒有病，倒睡出病來了。說我應該出門逛逛，看看戲。她逼我同去看 China，（賈

奈伊著的一本悲劇）『你現在老不上戲院去，生活的沉悶和你底敬虔將身體糟壞了。你有幾天沒看黎連歐了，他進步了，有時很能得幾聲彩。我想他將來總還可以。』

『我不懂爲什麼我被她一勸就依了。但是，我想我對黎連歐的迷戀已經完全清醒了，就公開地看去也沒有什麼危險。我裝得非常艷麗，坐在當台的一個廂裏，去冒那我以爲已經不足介意的危險。』

『可是這危險再亦沒有更利害的了。黎連歐做得好極，我沒有比那夜更愛他了。前幾天的事似乎完全是一個夢而已，我不信黎連歐會與台上的不同。我制不住又受他猛烈的激動。我暢意流淚，不得已把手帕蓋着臉。昏亂中把胭脂和顏飾都擦去了。方立侯夫人勸我退後面坐，因爲我底情態激動了全戲院。幸而我還能假裝得叫人家相信是義巴立特葛萊倫小姐的表演使我這樣地感動的。其實據我看來她是一

個極冷而徒有形式的女演員，當時都以為她自高身價。China劇中她唱「好好地」一句使她出了大名。但是我們應該承認，她和黎連歐合演，的確比平時做得好。雖然她竭力加入時髦派，也藐視他的表演方法，但她終於逃不出受他底才藝的影響。

「這天晚上黎連歐注意我了，若不是爲了我底情態，就是爲了我的服裝了。因爲我看見他休息時俯向台上的一個看客打聽我底名字。從他們兩人看我的樣子我就猜出他問的什麼了。我底心跳得幾乎發暈。在演劇時我看見黎連歐底眼睛幾次向我轉來。我真願意知道勃雷的拉克武士——他問的那人——回答他些什麼。黎連歐底臉上也顯不出他聽着的是什麼，因爲他須得保持他劇中應有的表情。我不大認識這個勃雷的拉克，猜不着他是說我好還是說我壞。

「這天夜裏我才了解我對黎連歐戀情的性質是純粹是智識的，理

想的。我愛的並不是他，而是古代的英雄，他不過知道怎樣描摹他們的熱誠和忠懇罷了，我是被他引回到許多後世難有的德性的一個時代。我非常高興，想在那時候我該不至於受誤解，受憎恨，該不至於折礙到要愛台火中的一個幻影了。我看黎連歐不過是錫德的影子，是現在法國藝術家所嘲笑著的那種古義俠愛情的代表。我底黎連歐是一個想像的人物，離了武台就沒有生存的。台上的景色，炷火的光燄都是我情人的一部分，沒有這些就沒有了他，像一件故事會消跡在白日的光中一樣。我不要在台下見他，要是遇着他真够我失望，和看大人的遺灰一樣。

「有一晚我上加未爾教堂原想從側門出來，忽見有人跟着我。我知道從此以後我夜遊的目的是無法掩瞞了，我決意公然上戲院去。黎連歐看見我，注視着我，我底美貌引動了他，我底動情隱了他底得

意。他底精神有時過於旁注使觀衆不喜。不久我肯定他是瘋狂地愛著我了。

『我底包廂中了葆德孟公主底意，我讓給了她另包一個小的，位置比較隱偏而更近台一點。我幾乎就坐在台上，黎連歐的每一霎眼我都看見，他可以儘看著我也不會被大衆覺察。但是我已經無庸捉他底眼光纔能了解他底一切情緒。他底聲音，他底嘆息，他朗誦詞句的腔調都合著字兒，告訴我他是專說給我聽的。我成了最快樂最自傲的女人，因為那時是那古時的英雄，不是演員，在愛著我呵。』

『我聽說此後我散步和坐車出遊黎連歐常跟著我；我極不願在場外見他，所以我始終未曾看出。我在人世八十年，只有這五年我是真正地生活過了。』

『有一天我在「法蘭西商報」上看見法國大劇場新訂一齣演員來

代替黎連歐，黎連歐快離開法國了。

『這消息對我下了致命的打擊；我再不能壓制與我底身分衝突的種種幻想。我恨他爲甚不就是劇中的人物，我願他真是年青貌秀和夜夜光下的人兒一樣，我可以爲他犧牲我底身分，犧牲我底一切成見。』

『在這茫然無主之中我接著了一封不識手蹟的信。這是我保留下的惟一的情書。藍里訶雖曾給過我無數苦訴，我也曾接到過數百男子給我成千的薰香的告求，只有這一封是真的情書。』

侯爵夫人站起身，慢慢地開了嵌花的首飾匣，拿出一封摺縐熟敵的信，我疑難地讀著。

『馬丹——我知道你對我這信除了藐視，不會有旁的，恐怕它還不值得你底一怒。但是已經墮向不測之淵的一個人，當然不在乎淵底



再多加一塊石頭。你必將以爲我是瘋了，是的，你沒有錯。你或許又可憐我，因爲你應該還不懷疑我底真誠罷。無論你底敬虔使你怎樣謙下，你會明白我絕望的程度的，你一定已經知道了你底一雙眼睛能做出多少毒害和多少仁善……

你一定已經知道了，馬丹；我在台上描演的強烈的情緒，我底憤恨與絕望的喊聲，會沒有幾十次將我底狂熱顯露給你這是不可能的。你決不會自己燃着了許多烈焰而還沒有覺得。或許你是要著我，猶如老虎要著他的食物一樣；或許你就弄著我底瘋痴苦惱當玩意的罷。但是，不，這還太膽大妄想。不，馬丹，我不信；你是從來不會想起我的。你聽著偉大的賈奈伊底詩文，將它們合著悲劇中高尙的情感鎔爲一體，如此而已。我，我真是瘋子，我竟敢妄想我底喉音會單獨地引起你底同情，我底心曾在你底心裏得著回響，你與我的中間比我與

衆人的中間會多一點兒什麼。呵，我底瘋狂是放肆已極，但是多麼甜蜜！賜給我這點兒幻景罷，馬丹；你何在乎呢？你怕我人前自詡麼？我有這樣的主權麼？會有誰信我麼？我反足以使人見笑罷了。賜給我這一點安慰罷；你給我的這點兒快樂比社會的冷酷所給我的悲苦勝過多了，讓我祝福你，讓我跪著謝你，謝你我在你靈魂裏所尋著的感應，旁人從沒對我有過的感應：謝你爲我演出的悲哀所灑的熱淚，這淚常啟發我底靈感到癡狂的境界；謝你那羞縮的瞥視，它至少似乎常在安慰我受觀衆的冷淡，呵，爲甚生而富麗榮華，我爲甚又只是個卑微無名的藝員。爲甚我沒有萬貫富財與萬人的寵崇，使我可以揚名而得封侯的尊號，這是我從前所不屑的，但是惟獨這個或可以讓我仰望到你底地位。我曾經看重才藝的標異比一切旁的都高。我想一個人成爲武士或公侯，除了愚昧，浮誇，和驕莽，沒有旁的意義。我恨貴人們

底傲慢，我想我天才成功的日子就够報復他們對我的輕藐。豈知一切都是夢和欺謊，我底力量不足副我狂發的野心。我還依舊是卑微，更壞的是——我會接觸到成功，又讓它逃了。我自視甚高，我又墮落塵埃，我覺得我近乎偉大，又爲大眾所唾笑，命運捉弄著我——我和我底幻夢——把我像一梗蘆一樣的壓碎了，我是最不幸的一個人。但我最不該讓我底眼光射過台前的燈火，這是我與社會的中間無形的分疆線，是我底巴必立圈子。我，一個演員，我竟敢軒起眼皮，偷看一位美麗的女人——一個年青，可愛的貴女人。這就是你，馬丹，人們都冤枉你是冷酷而過分的敬教，只有我了解，你底一笑一淚就足夠推翻勃雷的拉克武士說你的可笑的誹謗。

但是你底命運是怎樣！厄數欺凌著你真如它欺凌著我一樣。在這樣爐囂的社會中，自稱如何開明的社會中，你只能得一個窮困的演

員的了解。我相信沒有誰能掠奪去我這點兒悲傷的解慰了，就是，要是我兩人生在同等的階級中，你必定是我的了，不論有什麼情敵，不論我怎樣的低微。你將不能不承認我有比他們底財富和爵位更偉大的東西——這愛你的魂力。

黎連歐。」

「這封信」侯爵夫人接續說，「在當時是很特出的；在我看來，雖然開頭有幾節太像劇台上的說白，通篇却是有力量的，誠實的，滿紙真直的熱情，使我完全昏倒了。我心裏爭扎著的高傲消失了。我真願意犧牲我所餘的殘年換一小時這樣的愛的生活。」

「我的覆信，我記得大概如下：

「我不詛咒你，黎連歐；我詛咒定命。我不但可憐你，還可憐我自己。高傲和謹慎都不能叫我拒絕你相信我對你獨厚的安慰。保留著這安慰罷，我能給的就此而已。我不能答應見你。」

第二天我接到一封短信，我急忙讀完就投在火裏，不叫藍里訶看見，我讀的時候他來了。信是這樣：

『馬丹——我一定要見你，否則只有一死。一次——只要一次，一小時已足，倘使你願意。你既信任我底正直與謹慎，何必又怕見一次面？馬丹，我知道你是怎樣的人，我極知道你底敬虔和你生活的堅潔。我決不會愚莽到希冀旁的，除了要得你一句哀憐的話之外；但是這話要從你口裏說出來纔算，一定要我底心親受這句話，將它帶走，否則就只有一碎。』

黎連歐。』

『我深深地相信黎連歐底恭敬和誠懇是真的，況且我充分地信得過自己底定力，我決意去見他了。我完全忘記了他那萎悴的形容，下賤的狀態，和粗俗的面目。我只記得他才藝的引人，只記得他的信和愛情。我回復：

「我可以見你。找個妥當地方，但是不要希望你所要求以外的。要是你遭場了我底信任，你就是個痞人，我也不怕你。」

「答復是：

「你底信任可使最妄的無賴也不敢侵犯你。你將見到，馬丹，黎連歐不是一個不配受這樣信任的人。——公爵待我很好，常給我用萬綠亞路的房子，戲完後就請到那處去。」

「後面是講這房子的地點與怎樣找法。我下午四點接着這字條兒，這場商議從頭到尾不到一天。我在家各處閒走消磨這一天，像是個神經昏亂的人。我確是發燒了。事情底迅速的進行使我像在夢裏一般。」

「當我下了最後的決定，不能追悔的時候，我倒在榻上，氣息微弱，頭腦暈眩。」

「我真病了。我請醫生來，放了一點血。我吩咐僕人不說我病了；我怕有人來探病，我決心要那夜出門不受阻碍。」

「我躺在床上專等約會的時候，吩咐不見一個客人。出血後我略覺寬舒一點，可是，沒了氣力。一切幻景都和我發熱的興奮一同退去了，理論和記憶回到了心頭。我記起咖啡館裏的失望和猛醒；記起黎連歐難堪的形狀；我羞慚我自己的愚魯，我預備了從欺人的幻景的高峯直跌到光露的可鄙的現實。我不明白我怎麼肯把英俠的浪漫的柔情去換那等著我的憎厭的反感，和以後將破壞我一切回憶的那種羞慚和遺恨。我痛悔我做錯了事，我痛哭我底幻象，痛哭我底愛情，痛哭我將來淨潔的私密的快樂，我不久都將犧牲了。我更爲黎連歐悲哀，我將永不再見他，在他底愛情裏我得了五年的快樂，而幾小時之內我對他又將變爲冷淡。」

「在悲痛的激發時，我猛力地絞扭著兩臂；血管又裂了口，我幾乎來不及按鈴叫女僕，她來時我已經暈過去了。沉酣的醜魔纏住了我，無論我怎樣掙扎也是徒然。我不做夢，也不苦痛，像死人般躺了有幾小時光景。我醒來的時候，房裏快黑，家中靜蕭蕭地，我底侍女在我床頭椅子裏睡著了。我迷迷糊糊，沒一絲氣力也記不得一點東西，這樣躺了一回。忽然我底記憶回來了，我自問那約會的時辰日子是否已經過去了；我是睡了一點鐘還是睡了一世紀；我底失約是否已經送了黎連歐的性命。從今以後還有時光麼？我想起身又沒氣力。我掙扎了一回好像做著惡夢一樣。最後我集了全副精神，一躍起身，推開窗簾，只見月光照在園裏的樹上，我跑去看鐘，時針指在十點上，我扭著女僕把她搖醒：「吉納，今天禮拜幾？」她叫著從椅上跳起來，想跑開去，她以為我在發癲。我讓她定了神，她說我睡了三點



鐘，謝謝上帝。我叫雇車，吉納驚疑地看著我，末後她明白了我是神志清楚的，纔傳了我底吩咐，幫我著衣服。

「我要極素淡的衣服著，不用髮飾，不施脂粉。我最願意的是黎連歐底恭敬，比他底愛還要寶貴得多。可是我很喜歡，當吉納驚異地從頭到脚看我說，「的確，馬丹，我不懂你怎麼弄的。你只穿一件素白大袍，沒有拽尾，沒有裙套，又病著，臉色白得像紙；你不用一點斑飾；可是我從沒看見你像今晚這麼美過。今天看見你底男人我真可憐他們！唉，馬丹，我每晚上都禱告，只求會像你就好了。」——

「來，襪子，拿大筆和臂套給我。」

「半夜我在萬綠亞路屋裏了，我把臉小心地蒙著，一個像收拾房間的僕人引我進去；他是這神秘的屋裏能見著的惟一的生人，他領我曲曲折折地穿過一個黑暗的花園到一個四面陰黑和寂靜的樹子裏。

他把綠色的絲燈放在廊裏，開了一間幽暗的大房，恭敬而嚴肅地指給我房子那端的一道燈光，他說，聲音低低地像是怕鬧醒了睡著的回響，「你就是一個人，旁人還沒有來。涼廳裏有鈴，你要什麼就按鈴叫我，」他關上門就幻影似地不見了。

『我駭極了，以爲中了什麼圈套，我叫他，他立刻又出現了；他的呆木的嚴肅使我放了心。我問他是什麼時候，雖然我自己完全知道，因爲在車裏我足足看了二十回錶。』剛是半夜，他回答，眼都不擡；我於是毅然決然地跑進涼廳。我看見向著圍的門原來是畫花的絲布，纔覺得我的害怕是無謂，這間密室非常可愛，佈置成一間音樂室。清灰的牆壁像雪一樣白，鏡子鑲在磨銀架裏，質料極貴重的樂器散亂地拋著，是白絨綠寶石の座子。大理石合成的屋頂，石縫裏射出淡薄的燈光，像是月亮的光一樣。房子中央立著一尊白石雕像，是一

伴古董，刻的是愛神，蒙着臉，指尖按着口脣。鏡子映着我們兩個都是臉色蒼白，穿的一身白素，叫我分不出誰是誰。

『寂靜忽然被衝破了，槓門推開又關上；輕輕的腳步踏着地板，我倒在地上半死不活，因為我要看見沒有了台上一切光采的真的黎連歐了。我閉上眼睛，心裏想，等我再張開時和它們就永別了。』

『但是我怎樣地驚喜呵！黎連歐竟和安琪兒一樣的美。他沒有卸去台上的裝束，我從沒有看見他穿過這麼講究的一套。他的西班牙式的裏衫是白緞的，吊肩和腿帶打着櫻色花結，同色的短外套斜披在肩頭，項上圍着英國花邊的寬大縐領；短短的頭髮，沒有着粉，一半蓋在帽子下，帽上有鑽石的玫瑰，和白的長羽。他就是這樣裝扮剛演完了「碧愛爾之宴」(Festin de Pierre)中的杜襲安先生(Don Juan)。我從沒有看見他那麼美，那麼年青，韻秀可人，佛萊斯克也不能不崇拜

這樣一個模特兒。

「他跪在我面前，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他這樣柔順，似乎只怕我不喜歡。那時候要男子愛女子愛到跪在她面前發抖是極少有的，可是這兒就是一個，還是三十五歲的一個戲子。」

「我那時看他，現在還覺得這樣，正在青春的初期。穿着白的衣服像是個少年書童；他底額上印着初戀的清潔，他底心裏滿着初戀的熱誠。他握着我底手只是吻。我似乎知覺都失掉了；我撫着他發熱的頭額，強韌的黑髮，和帶着白的額子的櫻色的鬚子。他像女人樣地哭着，我驚駭得發暈。」

「我流着怡悅的眼淚。我叫他仰頭看着我。他底眼時多麼光明，多麼溫柔。他熱誠的靈魂足使他面上的斑斑和時光與辛苦所遺留的疤痕都怎樣的可愛！我看見他美麗的額上條條早熟的縐紋，看見他脣

色的灰淡，和他微笑的疲弱，我底心都軟了。我覺得只想一哭他底哀苦，一哭他底失望和他生活底勞悴。在他底悲哀中，甚至在他這悠久而無望的戀愛中，彷彿我和他就是——我只有——一件心願——補償他所受的苦痛。

『我親愛的黎連歐，我偉大的羅特立克，我俊美的杜襲安！他和我講話，告訴我我怎樣把他從放蕩的戲子超拔為精神而熱烈的男子；我怎樣把他在他自己眼裏抬高了人格；我怎樣喚醒他青年的幻想；他表白他對我的尊重和崇敬；講他對那時毫的愛情的輕藐。從沒有男子說話能這樣深入女子的心裏；喀倫從沒有表現愛情能這樣真誠，有力量。凡情感所能引發的一切細膩深微，甜蜜，熱烈，一一都顯在他底話裏，面上，眼底，和撫猥中。呀！他在欺誑着自己罷！他在演着戲罷。』

『我想一定不是，』我喊道；眼看着侯爵夫人。口裏講着。她年紀都看青了，像妖女歐格蘭一樣，要卸脫她底百歲的年光似的，我忘了誰說過女人的心是沒有綉紋的。

『聽完了罷。』她說。『我抱着他底頸子，當我觸着他外套的緞面，嗅着他髮上的香味，我發噤了。我底感情動得太猛烈，暈過去了。』

『他立刻把我叫醒。我看見他還跪在我脚前。』可憐我，殺了我罷，』他叫道。他比我更難受，臉面更慘白。

「聽着，黎連歐」，我說。「我們從此就永別了，但是讓我們從這里各自取他將來一生享受不盡的愛慕的相思與回憶罷。黎連歐，我立誓愛你到死。我敢這樣立誓，因為我保得住年光的積雪也不能壓滅這灼熱的炎燄。」黎連歐跪在我前面，他不懇求我什麼，不責備我

什麼；他說他本不敢希望如我所給他的這樣多的快樂，他自然沒有主權再有所求。但是當他和我決別時，他底絕望，他臉上顫動着的情感使我害怕。我問他將來思量起我能不能使他覺得快樂；這次會面能不能使他一生的日子都有了趣味，他一切過去和未來的苦惱能不能被這回憶來減輕調和。他抬起頭來答應，我要求他都立誓照守。他又跪倒在我腳邊，死勁地吻我底衣褶。我做了個手勢，他走開了。我雇的車也來了。

「機械似的僕人在外面打了三下門知會我。黎連歐絕望地橫身攔着門口；他真像是個鬼了。我輕輕地推他，他讓開了。我跨出門限，他似乎想跟我來。我指給他房子中央愛神像下的一只椅子，他坐下了。他底唇上流動着熱烈的微笑，他底眼中射出感激與愛戀的光芒。他還是年青的，俊美的，還像是西班牙的貴公子。我走了幾步，快要

永不能再見着他時，又回頭來看他一次。絕望把他壓碎了，他老了，變了，極驚惶的氣色。他底身體似乎麻痺了，他底僵硬的嘴唇強作沒意義的苦笑。他底眼睛暗了，沒有光彩；他現在是真的黎連歐，是王子和情人的一個虛影了。」

侯爵夫人停止了。她底神色像是壓殘毀的建築物，一面搖戰，一面塌倒。她又說，『從此以後我沒有聽見人說起他過。』

侯爵夫人第二次停止得更久；末了，顯出她歷世八十年練成的可畏的堅忍，微笑著說，『好，你現在信不信十八世紀的理想化呵？』





## 哀爾鎮的維納(愛神)像

梅立美著 (Prosper merimée)

我正在走下加納古最末的一個斜坡。太陽雖已落山，我還可以看清楚下面哀爾小鎮裏的房屋。我就是上哀爾鎮去的。

我對做我這兩天的嚮導的喀韃郎人說，『你應該知道彼爾亞拉特先生住在什麼地方罷？』

『我知道，』他叫道；『嗨，我認得他的住宅就同認得我自己的。一樣，要是天不這般黑，我還可以指給你瞧呢。這是哀爾鎮裏最講究的一所房子。他有錢，你知道麼，彼爾亞拉特先生有錢；他的兒子快要娶一位比他自己更有錢的姑娘了。』

『是不是就快要結婚了？』我問。

『快啦！或許彈弦子的都已經定下了。今天夜裏，或是明天，後天，總是這幾天罷。在布加立家裏結婚，因為這位郎君娶的就是布加立小姐。』

我帶有一封我的朋友 P 先生介紹我給彼爾亞拉特先生的信。P 先生告訴我彼先生是一位很有研究的考古學家，爲人非常溫和，待人又是再好不過的。百里之內的古跡，他都一定很高興領我去看。我現在就專想他同我下哀爾的鄉間去，那裡是最富於古代和中世紀的遺跡的。我剛才所聽說的結婚怕要打消我的計劃了。

『我來得不巧，』我自己轉念。

可是他們望着我啊，P 先生已經通知他們我要來，我自然還得去才是。

『我和你打個賭，先生，』我的嚮導說，當我們到了山腳的時候，『我和你賭一枝煙，我猜得着村上彼爾亞拉特先生家去要幹什麼事。』

『喂，這不難猜，』我回答，就給他一枝煙。『在這個時候，又走了幾十里山路，最要緊的事自然是吃晚飯了。』

『不是，我是講明天。哪，我敢賭，你到哀爾來是看那個像兒的，我看見你在薩拉巴奈畫那些神像我就猜着了。』

『像兒，什麼像兒？』這名字引動了我的好奇心。

『什麼？在白爾碧囊沒有人告訴你彼爾亞拉特先生在土裏尋着一個像兒麼？』

『你是說的燒磁的，還是泥塑的？』

『不，我是說一個銅的，很大很大，够做一大堆制錢，就有教堂裏的鐘那麼重。埋在地裏很深，我們在一棵橄欖樹根下掘着的。』

「那你是眼看着發見的了？」

「是的，先生。兩禮拜前彼爾亞拉特先生叫我和芹哥兒掘一株老橄欖樹，是上年凍死的——那冬天不是很冷麼？我們正動手，芹哥兒使着勁，把鏟子望土裏一送，我聽見「砰」的一聲好像是撞的鐘，「什麼？」我說，我們掘，掘，一隻黑手露出來了，像是隻死人的手。我可駭了，跑去見彼先生說，「橄欖樹下有死人，先生，還是去請位教師來罷。」

「什麼死人！」他說。

「我同他去看。一見那隻手他就唱起來，「一件古物，一件古物。」你還要當他得了鏟子呢。他立刻拿起鏟子就掘，足有我們兩個掘得那麼快。」

「好，掘着的什麼？」

「一個半光身又高又黑的女像，先生，還是結實的銅的。彼爾亞拉特先生說是邪教時代的東西，查理孟時代的東西。」

「我知道了，這又是從前毀了的寺院裡的聖貞女銅像。」

「聖貞女，呀，不是。要是聖貞女，我一看就認得了。這是個野像兒，你看它的面孔就知道了。它把大的白眼釘着你，好像要看得你害怕。是呵，你看見它，就得低了眼睛。」

「白眼？一定是膠在銅上的了。許是羅馬的神像。」

「羅馬的，對了。彼爾亞拉特說她是羅馬人——呵，我看你和他一樣，也是一個學者了。」

「像是全的麼？」

「唔！全的，先生。比市政廳裡路易非立伯的巴黎石膏的半身像還要好還要美。可是無論怎樣，我總不敢看這像兒的臉。這臉有些邪

歹——她是來得那歹。」

「那歹！你吃了她什麼苦麼？」

「倒不是我，等我告訴你。我們都得爬在地下把她擄起來。彼爾亞拉特先生自己拉着繩子，雖則他的氣力不會比一隻小鷄的大些，花了許多的工夫，就容易把她豎了起來。我去拾石塊想把她支住，可是「拍拉撻」又整堆兒倒下去了。「走開」我叫。可是已經太遲，芹哥兒來不及抽腿了。」

「他傷了麼。」

「他的可憐的腿就像木棍兒似的折做兩段。我一看，惱透了，提起我的斧兒要砸碎這像，但是彼爾亞拉特把我攔住了。他給了芹哥兒幾個錢。芹哥兒到現在還不會離床，醫生說他這隻腿一輩子不會像那隻腿一般使用了。實在可惜，因為他是我們這裏跑步最快的一個，打

起球來，只比阿爾登·彼爾亞拉特先生差一點兒。真有趣呀！看他們兩個把球送來送去，拍！拍！再亦不碰着地。——

這樣談着我們就進了哀爾鎮。不一會我就在彼爾亞拉特先生家裡了。他是一個矮小的老人，身體旺健而活潑，髮上還用著粉，有一個紅鼻子，樣子快活而又滑稽。他坐在豐盛的菜桌前，不拆 P 先生的信，先介紹我給他的夫人和兒子，說我是一位有名的考古學家，生來是為補救學者們對盧西安的漠視而不使它入於湮沒的地步的。

我食慾很高——因為山野的空氣是最助消化的——一面吃着一面就端詳我的主人。關於彼爾亞拉特先生我已經約略講過一點，但是我不得不再加一句，他真是個靈動活潑的化身。他談笑，吃喝，站起身，跑進書房，帶書來我看，指印本我看，倒酒給我；從沒有兩分鐘的安靜。他的夫人，稍為太肥一點，也像一般四十以上的喀韃郎女人一



樣，給我的印像是一個道地的省裏人，除了家常雜事之外就不知道旁的。雖然這頓晚飯至少六個人還吃不了，她還儘是在廚房裏殺鴿燉雞，炒菜。開了不知多少醃藏釀。一會兒堆了一桌子的瓶，盤，碟，碗，要是我每一樣獻上來的東西都嘗一點就得害不消化死了。我每回謝却一碟菜，還必。要一文串歌詞。她只怕我在哀爾鎮住得不舒服。城外的東西實在缺乏，而且巴黎人又這樣不容易侍候。

在他的父母的來去蹣跚之中，阿爾豐·彼爾亞拉特先生却木雕土塑地坐着。他是二十六歲身材高大的一個少年，臉子端正像樣，但是缺乏表情。他的身材和強壯的體段完全可以證明他是省裡聞名的網球好手。這天晚上他穿得極時髦，恰恰照着「時裝樣本」最末期裏的式樣一絲不差。但是他的衣服似乎使他怪不好受，圍在絨領裡的頸子挺得筆直像是硬木杆，頸頭的時候全身都要轉動。他的粗焦的指尖和黃

短的指甲正與他的服裝成一個極顯著的反襯，是絨袴袖裏伸出來的一雙耕夫手。還有，他雖然把我從頭到腳看得很有趣——因為我是巴黎人——通晚上就只和我講了一句話，還是問我我的錶鏈是在那裡買的。

『你看，我的客人。』晚餐將畢時彼爾亞拉特先生對我說。『你既來了，我要把我們山裏所有一切有興味的東西都叫你看。纔放你走。你應該認識認識我們這盧西安，你不要辜負了埋沒了她。你決預料不出我們快要給你看的：富納與，賽爾的克，羅馬，巴尙丁的遺跡——你都快要見了，從金松香栢到牛膝草都在內。一處處我都要把你同到，不叫遺漏一塊磚頭。』

一陣咳嗽阻住了他的話頭，我搶着空忙說他家中正在忙碌，我再來麻煩他很不過意。只要他指導我如何進去。不必勞駕他伴我，我就

很容易——

『呵！你指我孩子的結婚麼？』他叫道，打斷我的說話。『這不過是件小事——後日就舉行了。請你和我們當家族一塊兒參預婚禮罷。新人現在服着姑母的孝——她就承受了這位姑母的遺產——所以沒有大熱鬧，不開跳舞會。這很掃興，你該看見過我們喀韃郎女郎們跳舞罷，這些女孩子多美，你或許會也想學我們阿爾豐的樣子罷。他們說一個婚禮就常引起許多別個——到星期六，等他們結過婚，我們就自由了，就可以出門了。請你寬恕，我要叫你受受我們省裏人婚禮的無聊。一個巴黎老，飽看過這種宴會的——在這兒看沒有跳舞的結婚！但是你可以看看這位新娘——這位新娘——你將來要告訴我，你對她是什麼意見。但是你是位正經人物，是不看女人的。好，我有更好的給你看，我要給你值得一看的東西，我藏著一件有名的珍奇給你

明天預備著呢。」

『真的！』我說，『家藏異寶而不叫外人得知是不容易的。我想我已猜着你給我預備下的珍奇了，你若真是指你的像，我的嚮導所給我的描寫已經引起了我的好奇，叫我先就想讚賞了。』

『呀！他已經告訴你這像兒了——他們都把我們的美的維納都爾叫做像兒——但是現在我且不說，等你明天白天看去。我以為她是件傑作，你說對不對，嗚，你再不會來得更巧了！上面還刻著字，我，我這老蠢才，就杜撰地下解釋了。但是你是巴黎來的學者呵！你要笑我的釋解了——我做了一本記錄——我，和你講話的我，省裏的老藏古家，我已經動手了；我要叫印刷機忙一忙。我希望你或許肯替我校看校看。舉個例罷，我很想知道你如何釋解那座上刻著的·Cave；但是現在我還不問，明天再說！明天再說！今天別提維納了！』

『對了，彼爾亞拉特，』他的夫人說，『讓你的老像兒休息一回罷。你看你妨礙先生吃飯了。噢，先生在巴黎着實看過比你的好得多的像呢。在都爾立就有幾十個，也是銅的呢。』

『那，這又是你的不開通，最幸福的省裏的不開通。』彼爾亞拉特先生搶著說。『拿一件可讚賞的古物來和顧多的乏味的人模兒比較！』

『何等地魯莽不敬，

我的夫人唐突那神人！』

你信不信，我的夫人要我把我的像鎔了來給我們的教堂鑄口鐘！你瞧，她就想做這個送禮的。一件梅龍的傑作呵，先生！』

『傑作，傑作，她幹的好傑作，把人的腿都弄折了！』

『看你，我的夫人，』彼爾亞拉特先生堅決地說，把穿著中國絲

襪的衣腿伸向他的夫人。「我的維納就把這隻腿壓斷了，我都不在乎。」

「好天呵，你怎麼這樣瞎說，彼爾亞拉特？幸虧這人已經好些了。還是不興，我總不願意看闖過這種禍事的像。可憐的芹哥兒。」

「受了維納的傷，先生，」彼爾亞拉特先生假笑著說。「受了維納的傷，這傻瓜還抱怨。」

*'Veneris nec praemianvis'*

「誰沒有受過維納的傷呢？」

阿爾豐先生，他懂法文比拉丁多，解意地霎霎眼，望著我似乎問：

「你，巴黎的先生，你懂麼？」

晚餐完了。末後的一點鐘我實在沒有吃東西。我已經倦了，制不住連連的打呵。彼爾亞拉特夫人第一個覺察我的倦態，說該睡覺的時候了，於是又重新開始了一大篇對於我臥床的道歉。我不會像在巴黎

那麼舒服了。省裏的日子過得真難舒服，我一定要原諒盧西安人。我分辯說，走了一程山路，草東兒就是很講究的床了，也是徒然，她還是要請我原諒可憐的鄉裏人，假使他們待我有力不從心的時候。末了，彼爾亞拉特護送我上樓到我的房裏。樓梯的上截是木的，樓門開在一條走廊的中央，沿走廊一排是幾間房的門。

我的主人說，『左邊就是預備給將來的阿爾豐夫人的房子，你的房間是在對面的一頭。你知道的，』他說，面上做出狡猾的樣子，『你知道的，我們應該把新婚的對兒遠遠地放開，你在房子的這頭，他們在那頭。』

我們跑進了一間佈置得很美的房間，裏面第一樣引我注目的是一張大床，七尺長六尺寬，高得要用踏橈才能爬上去。我的主人先指給我給子所在的地方，看一看牆壁是滿著，香水氣已經放在裝台上了，

又連連問各樣東西都備了沒有，方才道過晚安去了。

窗子關著，沒脫衣服之前我開了一扇窗吸點新鮮的夜氣，在長的一晚餐後尤其舒適。我的面前正是加納古山，一年四季都是美的，可是這天晚上，明月照著，我看竟是世上最美的山了。我看著奇妙的黑影站了有幾分鐘。正要關窗，我的眼睛向下一望，看見了離房子四十碼遠近，座上的一尊像，放在山積籬笆的拐角處，籬笆界在一小園和一方極平滑的大草場的中間。這草場後來我知道是鎮上的網球場。這塊地本來是彼爾亞拉特先生的，因為他兒子竭力的請求，就讓送了公家。

我離像太遠，看不清她的姿勢，只能測着它的高度大概六尺光景。這時走來了兩個從鎮上歸家的人，他們靠籬笆穿過球場，嘴裏吹着美的盧西安小調。他們立着看看那像，一個大聲向它叫起來，他講



的是喀韃郎話，可是我在盧西安已久，够懂他大概說的什麼了。

『哦，你在這裏了，賤貨！（喀韃郎話自然還要利害得多）你在這裏了！』他說。『折了芹哥兒的腿的就是你！要是我的，我把你的頸子都砸碎了！』

『砸，用什麼砸？』別一個說。『她是銅做的，這樣的堅硬，歐的安想銼她，連銼子都折了，這是邪教時代的銅，比什麼東西都堅硬。』

『要是我帶了鑿子來，』——這似乎他是個銅匠的學徒。『我即刻掘下她的大白眼來，像把檸檬掘出殼來一樣容易，倒好做一百多個銀毫子呢。』

他們走了幾步。

『我要請過像兒的晚安纔去。』兩人中高的一个忽然又止了步

說。

他俯下去，我想是，拾起一塊石子。我見他一揚手，擲了什麼東西，即刻就聽見銅像上一擊發響。同時那學徒雙手捧著頭，銳聲地叫痛起來。

『她擲回來了！』他叫。

兩個光蛋拼命地跑了。這分明是石子落在銅上躍回去，懲罰了他對女神的放肆。

我關上窻子，不由的大笑。

『又是一個房旦爾（第五世紀蹂躪羅馬城及毀傷城中諸美術品之蠻民）叫維納懲罰了，』我這樣想，『但願一切毀壞我們古跡的人都這樣給打破頭就好了！』

在這樣的仁善的默祝中我睡著了。

我醒來的時候已經是大白天，我的床旁，一邊是彼爾亞拉特先生還裹著睡衣，一邊是他夫人差來的僕人，手裡拿著一杯可可。

『來，起罷，巴黎人！這正是你們城裏來的懶鬼！』我的主人說，我一面很快地穿衣服。『已經八點鐘了，你還在床上。我六點鐘就起來了。我已經是第三次上樓了；我點著脚尖走到你的門口，沒有一點兒聲息，沒有一點生命的表示，你這樣年紀睡太多了不好。你還沒有看見我的維納。來，快喝了這杯白爾水隆奈的可可。真正的非賣品，你在巴黎是喝不着的。你得預備些氣力，因為你一站在我的維納之前，你就不會跑開去的。』

五分鐘內我什麼都弄妥當了——就是說刮了半個臉，扣了一半紐子，喉管給滾熱的可可燙焦了。我下樓來到園裏，就立在一個果然極美的像兒之前了。

真的，是一個維納，而且非常美妙。身體的上部是赤着，古人表現大神明常是如此。右手舉到齊胸，掌心向內。拇指和二、三兩指伸直，兩小指略曲，左手垂在膝頭，握着遮蔽下身的衣裙，全身的姿態似乎像一個麻拉戲者。或許雕刻人的本意就是表現女神在做着麻拉戲也未可知。

不問怎樣，身體的完整，再想不出有比這維納更好的了；不會有東西比她周身更和諧，更風韻，比她的布裙更柔美更莊重的了。我本料是什麼近世帝國時代的作品；我看見的確乎是製像最盛時代的傑作。最使我吃驚的是形體的細膩的逼真，幾乎使人相信是天然自己造出來的，要是天然果能造出這樣完美的模形的話。頭髮是向後梳的，這尊像從前是會鍍過金。小小的頭，希臘的像都如此，微微有點前俯。至於那個臉兒，我永不會描寫出它那種特殊的精神來。那一種臉，我

不記得有什麼古像是和它相似的。不是那種整靜嚴肅的希臘雕刻家的美，他們只是勻稱地給體態各部以一種莊嚴的穩重。這兒剛反，我驚異地覺得作者顯然要表示出狡頑來，幾乎到邪惡的程度。容貌各部都稍微有些收緊，眼睛畧斜，嘴角微起，鼻孔圓放。輕藐，諂薄和殘刻都可以在這臉上看出，可是又說不出的那般美好。真的，愈看這神妙的偶像，我愈不解爲什麼這樣奇異的美能夠附着在全無知覺的死物上。

『假使這模特兒是眞有其人，』我和彼爾亞拉特先生說，『——我不信天會產生這樣的女人——我多麼可憐她的情人啊！她一定喜歡逼到他們爲絕望而死。她的表情裏簡直有點蠻很的分子，可是我從沒有看見過這般美的東西。』

『這正是專好捉弄的維納！』彼爾亞拉特先生引據了，我的欣美

使他非常喜歡。

那雙光麗的銀眼映襯着全身年久的深青，越覺增高了這狠惡的諷刺的表情。這發亮的眼睛能構成現實和真生命的暗示。我記起我的變導說過，她能叫看她的入低下眼睛，真差不多是這樣，我不由得惱怒，我自己在這銅像前也覺得不自在起來。『現在你這樣都讚賞到了，我搜求古物的同志，』我的主人說，『讓我們開始一個科學商權罷，好不好？你說這是什麼意義，這鐫誌你還沒有看見罷。』

他指着像的底邊，那裏我看見這樣幾個字

CAVE AMANTEM

“Quid dicit, doctissime?” (你的意見是怎樣，你這淵博的學者？) 他問我，擦着他的手。『讓我們試試，對於這 Cave amantem 的意義我們兩人是不是相同的。』

「還有兩種解釋的方法，」我說，「一種可以譯作，『小心愛你的人——別相信情人。』可是我不敢說作這樣解會算是高明的拉丁文。從這女像的狡猾的表情上看來，我倒相信作者的意思是警告看像的人的，所以我以為應譯做，『假使她愛你，你得小心呵。』」

「嘿，咳！」彼爾亞拉特先生嘴裏作響；「是的，這樣解是可以的；然而，我還贊成第一個好，不過我還要解得詳細一點。你知道的，誰是維納的情人？」

「有好幾個。」

「是的，但是第一個是佛爾康Vulcan呵。作者不是說，『不問你如何美麗，如何驕傲，你將有一個鐵匠，一個可憐的跛子做你的情人。』麼？對愛弄風騷的女人，真是嚴厲的教訓呵，先生。」

我止不住微笑，這樣的解釋，灣兒轉得太遠了。

「拉丁的意義最能切當，是一種可怕的文字。」我說，免得直接反駁這位考古學家；我退後幾步，以便看像更得當些。

『停一停，同學！』彼爾亞拉特先生說，拉着我的手臂，『你還沒看全呢，那兒還有一處鑄誌。站上座子去，看那隻右手。』

說着他把我扶了上去。

我就毫不客氣地攀在維納的頸子上，我已經漸漸和她相熟起來，我還看了一看她的眼睛，近看越覺得她狡猾，美好。於是我看見她右手上有幾個字母，我以爲是古行書；戴上眼鏡我把它們一個個拚起來，我讀一個彼爾亞拉特就復一個，用聲音和姿勢來決我的正或誤：

VENERI TVRBVL—

EVTYCHES MYRO

IMPERIO FECIT



第一項 TVRBVL 的後邊像有幾個字母已經磨滅了，但是 TVRBVL 一字却很清楚。

『什麼意義？』我的主人問，笑容可掬地向我靈着眼，他拿住我是不會對付那 TVRBVL 的。』

『有一個字我還不大明白，』我說，『其餘的都還簡單。』歐地陸受命獻給維納的供獻。』

『好極了。但是 TVRBVL 你什麼解？TVRBVL 是什麼東西？』

『TVRBVL 難住我了。我搜索了幾個維納最著名的形容字都不合用。Turbulenta (turbulent 搗蛋的) 你說什麼樣？維納，會搗蛋，會激刺的維納——你看，我還是忘不了她狡猾的表情。Turbulenta 還不是不常見的維納的形容字。』我歡虛地加這句，因為我自己不大滿意這個解釋。

『Turbulent Veunsi 擾亂的維納！維納的搗蛋鬼！呵！你以為我的維納是酒館裏的維納麼？這不與，先生；她才是上等社會裏的維納哩。讓我來解釋這「TYRBVL」你聽罷，自然嘍，我的記錄沒有出版之前，你總不會披露我的發現的嘍。你看。我對自己這次的考見是怎的自負。你們亦得讓我們省裏的可憐人收集些兒，你們收集得已經那樣豐富了，你們這些巴黎的學者！』

就在座子頂上，我嚴正地允許他我決不下流到偷竊他的發見。

『TYRBVL——先生，』他走近我身邊低低地說；為的是怕被旁人聽見了『是讀作「TurvInerae。」』

『我還不明白。』

『聽着。離這兒十里路的山下有一個小村叫 Bouliernère。這名字是從拉丁字 Turbulnera 變來的。這種變換是極普通的。Bouliernère，先

生，是一個羅馬的城。我早就疑心是這樣，可是無從證明。現在有了證明了。這個維納就是這 Bouthernere 城的地方神；而 Bouthernere 這個字，它的來源我已經講過了，又可以證出一件更有趣味的事實——就是，Bouthernere 沒歸羅馬之前，本是個佛納興的城。』

這兒他停了抽一口氣，並且要看看我的驚服，我竭力忍住了笑。

『這是事實，』他接續說，『Turbulnere 是純粹的佛納興文字；Tur讀作 Tour——Tour 與 Bour 是同一個字，對不對？Bour 是佛納興人叫 Tyre 河的名字。我不必再告訴你是什麼意義了。Bul 就是 Baal; Bal, Bel Bur——讀起來只差一點兒。講到 nera——倒有點兒困難。我想既沒有相似的佛納興字，大概是從希臘字 νερός 沼沮濕地，這個字來的。這樣子這個字就是個雜類了。要證明我根據希臘文的 νερός 的道理，我可以給你看，在 Bouthernere 的山溪都成了許多瘡毒的池澤。講到那結

尾的 *nera*，這或許是後來加上去的。是爲了尊敬 *Nera Pivestvia* 的，她的丈夫 *Tetricus* 在 *Turdun* 城有很多的財產。但是從有著許多池沼上看來，我還是贊成從字原上推論，主張是從希臘文 *νερα* 來的。」

他吸了一撮鼻煙，做出很得意的樣子。

『但是讓我們放開佛納與文字，再講這鑄字罷。我譯起來是：梅龍受命把這個像，他手製的作品，獻給 *Boulternere* 的維納。』

我不想批評他的字原論，但是我也要顯顯我自己的觀察力，所以我對他說：

『請停一停，先生。梅龍確是獻了些什麼東西，但是這兒並沒指明他獻的就是這個像呀。』

『什麼，』他叫起來，『梅龍不是一個希臘着名的雕刻家麼？這種才技就在他家裏傳了代，製這像的是他的一個子孫，再不會一定的

了。」

『不過，』我回答，『我看見手臂上有一個小孔。我相信這是扣什麼東西的——或許是隻手鐲，梅龍獻給維納以求消解她的怒氣的——梅龍原是個失意的情人；維納着了惱，所以他獻給她一個金鐲子贖罪。這是很可能的，情人夢見了維納，醒來想起維納會叫他獻一個金鐲子給她的像；後來不知什麼歹人，侵瀆神聖的賊子——』

『這看來你是做過小說的！』我的主人叫道，一面扶我下來。『不是的，先生，這是梅龍派的作品；你只要看看那做工，你就相信了。』我是立定主意不直接反對倔强的考古家的，所以我垂下了頭，像是完全說服了的樣子，嘴裏只說，

『真可佩服的作品。』

『呵，豈有此理，』彼爾亞拉特先生又叫起來，『一定又是誰擲

了我的像一石子！」

他剛在維納胸膛的上部發現一小白點。我也看見同樣的一個在右手指上，我想這是被石頭擦傷的一隻手，或是石塊碰碎了，碎片飛在手上的。我告訴主人我親見那人所施的侮辱和他所受的現眼報。他聽了大笑。

早餐鐘打斷了我們的古學研究。我又像昨天一樣被逼着吃四個人的食物。這時彼爾亞拉特先生的佃戶都來了，當他向他們說話的時候，他的兒子同我去看一輛車，是他從都魯斯買來給他未婚妻的，自然我是十分贊美的了。他又同我到馬廐裏，留我在那裏有半點鐘光景，吹他的馬怎樣好。講給我聽它們的種類，告訴我它們所得的獎賞。末了從一隻預備給她的騾子，他很自然地講到他的未婚妻身上來了。

『明天我們要看見她了。』他說。『我不知道你以為她美不美；可是白爾碧靈和這兒的人都說她很美。她最好不過的就是很有錢。她的柏雷特的姑母把全部遺產都給她了。呀！我的快樂的日子到了。』

我非常討厭見一個少年人，他未婚妻的嫁奩比她的美麗還能使他動心。

『你懂得一點寶石罷，』阿爾豐先生又說；『你看這個怎麼樣？這就是我明天要給她的一個。』

說着他從小指的第一節上脫下一個大戒指，做成兩隻互握的手的形狀，上面鑲着許多鑽石；這式樣倒極有意味，做工古樸。我看爲着鑲鑽石已經改動過了。戒指的裏邊有幾個嘎特字，意思是『永久伴着你。』

『好個漂亮戒指，』我說，『但是這些鑽石已經損壞了它的品格

了。」

「呵！這樣纔更漂亮，」他回答，微笑着，「這上面有共值一千二百佛郎的鑽石。是我母親給我的。這是個很老的傳家的戒指——是古武俠時代的東西。從前是我祖母的，她又是從她的祖母得來的。上帝纔知道是什麼時代做成的東西。」

「在巴黎慣常只用一個平常的戒指，普通是兩種金屬做起來的，譬如金或鏤，看你那隻帶在手上的戒指倒很合式。這個上有鑽石和突出的兩隻手太大了，不好帶手套。」

「呵，這聽阿爾豐夫人愛怎樣就怎樣罷。我想她一定喜歡帶這戒指。一隻手指上帶一千二百個佛郎多有趣。這個小的，」他又說，木然看看他手上的那隻樸素的戒指。「是在巴黎懺悔日一個女人送給我的。呵！兩年前我在巴黎過的什麼日子！巴黎是個尋快樂的地方！」



他悵然地嘆口氣。

這天我們到布加立同新娘的父母吃飯去了；我坐了那輛車到他們的山莊，離哀爾十五六里的光景。他們帶我去，當是男宅的一位朋友。我不必詳敘這餐飯和飯後的聚談了；那里是很少我的分的。阿爾豐先生坐在他未婚妻的身旁，每隔半點或一刻鐘向她耳朵裏說一句話。她呢，幾乎眼都不擡，她的未婚夫每次和她說話，總是微微地一羞，隨即很自然地回答了。

布加立小姐是十八歲，她苗條纖弱的身材正和她強健的未婚夫的體格成一個極端的反襯。她不但是秀美，並且還嫵媚。我極羨慕她答話的自然；她的和狎的態度，也略帶些調皮，使我想起我們主人的維納來。我這樣暗自比較着，我自己問，講到美還不得不推那像爲略勝，其中的原故是否大部分是爲了那像的猛厲的表情；因爲力量這樣東西

就在凶惡的情感中也常能使我們驚奇而不得不佩服的。『真可惜，』我們離去布加立時我這樣想，『這樣一個可愛的人不幸有了錢，她的嫁奩給她配了一個不配的男子。』

在回轉哀爾的道上，我爲了禮貌的關係，勉強和彼爾亞拉特夫人敷衍幾句話，我說，

『你們盧西安人真不在乎，有膽子！你想，在星期五結婚！我們巴黎人就迷信得很；沒有人敢在這天娶老婆的。』

『菩薩！快不要提起這事，』她說，『要是依了我，當然得另選個日子。可是彼爾亞拉特定要這天，我亦只得由他。但是我很擔心，萬一出了一點意外怎麼好？迷信總亦有點道理，不然爲什麼大家都怕星期五呢？』

『星期五！』她的丈夫叫道；『星期五是維納的生日！這天結婚

最妙不過了。你看，我的同志，我就是只想着我的維納，真的，就爲她的原故，我纔擇定的星期五。你高興的話，明天婚禮之前，我們來祭她一祭；假使能找得着香，我們弄兩隻鴿子來祭祭。」

「笑話笑話，彼爾亞拉特！」她的妻子插說，大不以爲然。「燒香給偶像！這簡直是胡鬧，人家要說你什麼了。」

「至少，」彼爾亞拉特先生說，「你總可以允許我替她頭上帶一個玫瑰和百合的花圈罷，先生，你看，法律不過是一紙空文，我們何嘗有信仰自由？」

明天的程序規定：準十點鐘每人都得裝束齊全。喝過可可就向布加立出發。民事的儀式在布村的村長公署舉行，宗教的儀式在女家山莊的祈禱堂裏舉行，禮畢早餐，下午各人自尋消遣，直到七點鐘，大隊纔回哀爾鏡彼爾亞拉特先生的家中，那里男女兩家再一同晚餐。

其餘的事都聽其自然。因為不能跳舞，預定的計劃是拿盡量地吃喝來補充。

八點鐘時我就坐在維納像前，手拿鉛筆，已經是第二十次在畫像的頭了，她的表情我還是絕對的描不下來。彼爾亞拉特先生纏繞着我，供獻他的意見，重複着他的佛納興文的字原論。一回他佈置幾朵彭加爾玫瑰在像的座子上，用一種傷悲而滑稽的音調，求像神佑護將來住在他宇下的一雙小夫婦。九點鐘時他回到屋裏穿衣服去了，同時阿爾豐先生出來了，裹在一件貼緊的新上衫裏，穿着白手套·漆皮鞋，花紐子，紐眼裏插着一朵玫瑰。

『你肯替我夫人畫個像麼？』他問，俯視我的圖畫；『他也是美的呵。』

這時候我前面提及的那面場上有人在打球了，阿爾豐先生的注意

即刻被引了過去。我自己也倦了，又明知沒希望畫得出那調歹的臉子，也就放了畫圖看打球去。打球員中有幾個是隔夜來的西班牙馬販子，有幾個亞拉釐納斯和奈萬萊斯人，幾乎個個是網球好手。所以哀爾人雖有阿爾豐的在場和指教鼓勵着他們，不一回全被這些新健將打敗了，本地人都垂頭喪氣。阿爾豐先生看一看錶。剛是九點半。他母親的頭還沒梳呢。他不遲疑了，脫去上衫，要了一只網拍，挑西班牙人比賽。我看著他；他的熱切使我微笑而驚異。

『我須得擁護一省的名譽。』他對我說。

在這一刻我覺得他確實是漂亮了。他十分熱心。他的衣服剛纔佔了他全部的注意，現在毫不在乎了。幾分鐘前他頭都不敢回，怕弄壞了他的領子。現在他再不管他的燙得很好的曲髮，和燙得很美的領巾了。他的未婚妻呢？——我信若是必要的話，他還願意將結婚延期。

我看他趕忙穿上球鞋，捲起袖子，站在失敗一方面的頭裏。我跳過短籬，在榆樹下揀了一個適合的地點，可以看得見兩邊。

和大衆的期望相反，阿爾豐先生第一個球就沒接著；這個球着地飛去，力量非常之大，是那個像是爲首的亞拉瑟納斯人打過來的。

他是四十歲模樣，長而細的身條，六尺來高；他的橄欖色的皮膚黑得幾乎和維納的銅色一樣。

阿爾豐發惱地把球拍望地上一擲。

『都是這個瘟戒指，』他喊道。『碍住我的手指，叫我失了一個穩球。』

他脫去那隻鑽戒，費了老大的勁；我上前去要接，他已先跑了；他跑到維納像前，把戒指套在她的第三指上，重回到他的領袖地位。

他的臉上，顏色淡了，可是整定而堅決，從此以後他沒有錯失一

個球，西班牙人完全失敗了。觀衆的高興真好看：有的連連地叫喊，向空中拋帽子；有的跑來握他的手，稱他是一省的光榮。假使他是真的打退了敵國的侵伐，我疑心他不會受著更熱烈更誠懇的慶賀了。失敗者的惱喪一發增了他勝利的榮耀。

「我們過天再玩罷，老朋友。」他高傲地向亞拉戀納斯人說，「我讓你幾分。」

我願意阿爾豐先生謙和一點，對方的卑屈使我很不安心。那西班牙健將受著這個侮辱，他繆紅的皮色都反了白。他愠怒地看一看他的網拍，磨著牙；憤怒扼住了他的喉頭，他含糊地說道：「*Me lo pagará!*」

彼爾亞拉特先生出來結束了他兒子的這場勝利。我的主人不見他兒在那里預備馬車很爲詫異，等他一見他手裏執著網拍，滿頭流汗的樣子更爲吃驚。阿爾豐先生跑回屋裏洗手擦臉，重穿上衣服和皮鞋，

五分鐘後我們很快地趕向布加立村去。鑲上全體的打球人和許多觀衆追著我們狂呼。我們強壯的馬都不會比這些勇敢的喀鞏人跑得快些。

我們到了布加立。我們的隊伍正要向村長公署出發的時候，阿爾豐忽然手摸著頭，向我低語說：

『我真傻子！我把那戒指忘了！還在那維納的手上呢，倒她的霉！快別告訴我母親。她或許不會留心到什麼？』

『你可以差個人取去，』我說。

『不，不與！我的用人都在哀爾家裏，我不放心這里的人，值一千二百佛郎的鑽石！這引誘太利害，他們那一個都擋不住。況且他們都要說我太不留神。我要受他的取笑。他們要叫我在那像的丈夫了。可是我怕人偷了去，還好，那些渾蛋都怕那像兒。沒有人敢走近她的，沒有關係，我還有一個戒指在這里呢。』



民事與宗教的兩種儀式，都恰好的鋪排過了。

布加立小姐受了原來是一個巴黎坤服莊裏女兒的那隻戒指，滿以為是她丈夫給她的愛的保證。於是我們就入席，盡量的吃，喝，唱。我很同情於這位新娘，圍在鄙俗的熱鬧中；可是她竟出於我意料的泰然；她的含羞不是窘急也不是做作，大概膽量是會應時而生的。

好容易早餐完了；四點鐘了；男子都到園裏散步；有的看著立加的鄉下女郎穿著她們的華服在莊前的場上跳舞。這樣子我們消磨了幾點鐘。女人們熱心地纏著那新娘，新娘給她們看一樣樣結婚的禮物，然後她換了服裝。我看見她親手在美麗的髮上戴上一頂綴羽的帽子。新夫人們沒有再急切於像她們要穿戴未嫁前所不能用的裝束品了。

將近八點鐘時我們預備向哀爾進發了。在起身之前出了一場動人的光景。布加立小姐的姨母，對她就無異是母親，年歲太高，不能隨我

們到鎮上去，我們出發時，她對她甥女說了一番如何盡妻道的教訓，結局是滔滔的淚泉和無窮的擁抱。彼爾亞拉特先生把這個分別比擬那奪賣剝彭女人的情景。

但是我們終於出發了。在路上我們想盡方法來逗新娘，引她笑；但是都失敗了。

哀爾家裏的晚餐又在等著我們了，噫，又是這樣一頓晚餐！上午鄙俗的熱鬧既使我犯膩，下午那種隱射新郎尤其是新娘的許多謎語和談諧簡直叫我難受。阿爾豐先生在入席之前不見了一忽，回來坐在席上面色灰死，嚴冷得像個大冰塊，他只管喝著老枯酪烏爾酒，這酒和白蘭地一樣的凶，我坐在他身旁，應該負告戒他的責任。

『小心！他們說這酒——』

要想學別的賀客一樣湊趣，我不知道我說的是什麼無聊話。

他把腿擠一擠我的，很低地和我說：

「散席時候，我和你說句話。」

他嚴重的口氣使我吃了一驚。我留心看看他，覺出他臉上非常的改變。

「你不舒服麼？」我問他。

「不。」

他又喝他的酒。

這時候在喧嚷和拍掌聲中，桌子下鑽出一個十一歲的小孩；他獻給來賓一條漂亮的白玫瑰色的帶子，說是從新娘踝節上解下來的。他們稱它爲新娘的徽帶，立刻切做許多小段，分給少年男客每人紐眼上穿起來。這是一種很老的風俗，曾教家庭裏還有奉行的。這件故事使新娘羞到眼白都紅了。但是正當她羞亂無地的時候，彼爾亞拉特先生

請大衆靜一靜，要詠他的喀韃郎詩了，據他說是即席做成的。照我所懂的大意是：

『請教，這是什麼，朋友？是不是我喝的酒暈花了我的眼睛？這里有了兩個維納——』

新郎突然回轉了他的恐怖的臉，衆人都笑起來。

『是的，』彼爾亞拉特先生接續唱，『我的字下是有了兩個維納。一個像松菇一樣，是我地裏尋著的；還有一個是從天上降下來和我們分繫她的束帶的。』

意義是指那徽帶。

『我的兒，由你擇心愛的一個罷——羅馬的維納還是喀韃郎的維納。這龜蛋揀的是喀韃郎的，他的選揀是不錯。羅馬的來得黑，喀韃郎的長得白；羅馬的是冰冷，喀韃郎的叫走近她的人都覺得火熱。』

這一曲歌唱引起這樣的騷嚷，大聲的讚揚和狂縱的喧笑，我以為屋簷要倒在我們頭上來了。席間只有三個正經臉孔——新郎，新婦和我自己。我的頭了不得的痛起來；不知什麼道理，結婚總使我倒興的，而這次尤其使我犯惡。

村長的代表讀完了最後的頌辭，我們跑到客廳裏，拿新婦的退席開着玩笑。新婦被送進了她的洞房，因為已經近半夜了。

阿爾豐先生引我到窗角裏，斜睨着眼，對我說：

『你要笑我了，可是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怎麼回事；我着了迷了！惡魔纏住我了！』

我第一個念頭以為他信自己是受着了孟忒年和塞維尼夫人所說的厄運的恐怖：

『愛的領域常多悲慘的意外，』之類的話。

『但是我想這類的事故只有智慧的人纔有，』我對自己說。——  
『你喝枯齡烏爾酒喝得太多了，我的阿爾豐先生。』我高聲地說。『我警告過你了。』

『是的，或許是的。不過還有比這個更可怕的呢。』  
他斷續地說。我斷定他是全醉了。

『你記得那戒指麼？』他停了一停又說。

『哎，偷走了麼？』

『沒有。』

『那你拿着了？』

『沒有——我——我脫它不下那盞維納的手指來！』

『胡鬧！你沒用力。』

『我用力啦。但是那維納——她把手指彎了。』

他看着我的眼睛，面上現着恐懼的神情，他靠着窗欄支住身體。  
『倒是神話！』我說。『你把戒指推得太上了。明天你用鉗子就拿得下了。可是小心別損壞了那像。』

『不，告訴你，維納彎了手指，曲著；她把手握攏了——你懂了沒有？分明她是我的妻了，因為我把戒指給了她。她不肯還給我了。』

我忽然覺得一陣寒戰，身上毛都豎起來。他嘆了口長氣，一股酒味直撲我面上來，我的感動立刻消滅了。

『這東西全醉了，』我想。

『你是個考古家，先生，』新郎慘然地說，『你懂得這些像偶兄的，或許有什麼彈簧在裏面，我不知道的什麼鬼關鍵。你出去看看怎麼樣？』

『可以可以，』我說，『來，我們一塊去。』

『不，你一個人去罷。』

我出了客廳。

我們吃晚飯時天氣就變了，大雨開始下起來。我正要找傘忽然一轉念又止住了，『我不成了大傻瓜，』我自己說，『特地跑去證明醉人告訴我的胡話！或許他還是什麼鬼計想捉弄我，叫貴省人發發趣的；就不然，至少我亦要濕透了皮，受一個大冷呵。』

我從門口看一看那尊像，她全身雨淋著；我一徑跑到我的臥房裏，沒回客廳去。我睡了，可是睡不著。白天的種種光景一一又都在我心裏重現出來。我想起那美麗清白的姑娘就此托付給一個粗野蠢物的憐愛。『爲門楣財產的結婚是何等可恨的一樁事！』我對自己說，『村長著起件三色披肩，牧師著起件袈裟大袍，你看，意像中最淑美的女



郎就斷送給牛魔王了，——兩個不相愛的人，在這種兩個真相愛的人所願以生命交換來的一刻中，在他們倆有什麼話好說？一個女人不能愛她眼看著是與野獸無異的男子？最初的印像是容易消滅的，我敢信阿爾豐先生實在是配受嫌惡的很，」

在我這獨語中——上面已畧述大意——我聽著下面人來人去，關門開門，和車馬出發，亂了一陣；又聽著大廳裏幾個女子的輕步聲直向走廊盡頭而去。這大概是護送新婦入寢房的隊伍。隨後又聽得脚步聲紛紛下樓，彼爾亞拉特夫人的房門碎的關了。

「這可憐的孩子一定是怎樣的局促不安呵。」我想。

我在被裏旋側扭動著，滿肚子沒好氣，真是獨身男子在一家結婚人家鬧的荒唐的笑話。

寂靜了一回，忽然又有沉重的脚步上樓去，木梯大聲地作響。

『真是個蠻胚，』我叫起來。『我賭咒他定要跌在樓梯上！』  
一切都又變為寂靜。我拿起一本書來轉轉我的思慮。我拿著一本分類統計學，書內還點綴著彼爾亞拉特的筆墨，是關於布蘭德周圍督伊德教派的遺跡的記述。看到第三頁我就朦朧睡去了。

我睡得很不安神，醒了好幾次。五點鐘左右我醒了有二十分鐘光景，雞啼了。天光正要破曉。忽然我又聽見那未睡前所聽見的重重的脚步，和木梯格格地作響。我詫異。我打著呵欠，心想阿爾豐先生為甚麼起得這樣早。我實在想不着是什麼原故。正預備合上眼睛再睡，我的注意又被怪異的脚步響引醒了，接連就是鈴鳴和猛力開門的砰震；隨後我聽出雜亂的呼叫。

『酒鬼放了火了！』我想，從牀上跳起來。

我火速穿上衣服，走到走廊裏，從對面的一頭發著哀啼和號啕，

其中還有心碎的一聲：『我的兒子，我的兒子！』分明是阿爾豐先生出了意外了。我跑進新房，裏面擠滿了人。我第一樣看見的便是那新郎，半身赤露，橫臥在床上，床架已經壞了。他面色灰死，完全僵了，他的母親在他身邊哭著號著。彼爾亞拉特先生只是亂轉，拿香露擦太陽穴，嗅著鹽末。糟透！他的兒子已經死了多時了。

房子的那端新婦躺在一張榻上，恐怖地變戰著。她斷續地發著叫；兩個強壯的女僕死力抱住她。

『天呵！』我喊道。『鬧了什麼事！』

我走近床前，舉起這不幸的少年屍體；已經冷了，僵了。他的緊閉的牙關和慘紫的面色表示出極可怕的痛苦。分明是慘死的。但是他的衣服上並沒一點血漬。我解開他的裏衣，看見他胸上一條紫色的傷痕圍腰直貫背心。似乎他被一個大鐵圈絞死的。我的脚在地氈上觸

著一件硬東西，我蹲身一看，還是那隻鑽石戒指。

我把彼爾亞拉特先生夫妻勸回他們的自己房裏，然後叫把新婦也帶過去。

『你們還有新婦在呵，』我對他們說；『你們須得先照顧她。』於是留下他們出來了。

據我看來阿爾豐被謀害死的是毫無問題，凶手定是在夜裏進的寢室。胸上圓形的傷痕頗使我不解，因為木鐵棍類是不會有這樣的痕印的。我忽然記起會聽過在萬倫仙亞地方「勃拉」用長皮沙包殺人。我立刻記起那亞拉瑟納斯人和他的恐嚇的話來；可是我不敢說他爲了些微小事會肯闖這樣的大禍。

我繞屋踏看，想尋破綻，也沒有什麼。我到園裏看看，或許凶手是從這面進來的，但是也找不出一定的痕跡，隔夜的雨實在大把地全

浸透了留不住一點顯明的印子；可是我尋着了幾個深的足印，方向來去兩方都有，是一線的，從球場邊籬笆拗角處直達大門。或許是取鑽戒時阿爾豐先生自己的足印。在那一面，籬櫬稍稀，凶手可從這兒穿過來。我在那像前來去的經過，我止步看看她。這一次，我要承認，我真有點怕看她那凶惡的狡詭了；我頭裏滿是恐怖的景象，所以我彷彿面對着一位最幸災樂禍的凶神。

我回了房裏。過午我纔出來，問我的主人主婦怎樣，他們安靜些了。布加立小姐——該稱阿爾豐的寡妻了——也回復了知覺。她已經和王家律師談過了。律師從白爾碧臺路過哀爾而來的，他錄了她的口狀，還要我的。我把所知道的都告訴了他，並且提及我對那亞拉戀納斯馬販子的懷疑，他命令把他立刻逮捕了。

『你從阿爾豐夫人口裏聽着了什麼沒有？』我寫完口狀，押過字

問王家律師。

「這位薄命少夫人全瘋了，」他回答，苦笑着，「瘋了，絕對的瘋了！她告訴我的是：

「她上了床幾分鐘，帳幔下着，她的房門一開，進來了一個人。這時阿爾豐夫人在床的裏邊臉向着壁。以爲總是她的丈夫，所以她没有動；等了一回，床格格의響起來，像是壓上了極重的斤量，她駭極了，不敢回頭。就這樣子過了五分鐘或許十分鐘——時間的長短她只能約略猜度——她偶然一動，或者還是那人一動，她覺得觸着一樣東西和冰一般冷——這就是她說的話。她更貼近了壁渾身哆嗦起來。不一回，房門又開了，又近來了一個人叫道，「晚安，我的嬌妻。」隨後帳幔開了。她聽見一聲悶叫。她床上身邊的人坐了起來，似乎伸出手去。這時她回頭一看，據她說，看見她的丈夫跪在床邊，頭和枕兒齊平，

抱在一個青色的巨人的兩臂裏，這巨人在出方地壓他。她說——她重複又重複地說——她說她認得——你猜是誰？——是那銅維納，彼爾亞拉特先生的那尊像。從她出土之後，全鎮的人都夢見她作怪。一見這個她就發昏了，並且或許早就昏了。她不會告訴我她發昏有多麼久。後來回復了知覺，她看見那巨鬼，或者照她自己堅持的說法那像，還一動不動，兩腿和下身在床上，上身和兩臂伸出床外，兩臂之間，就是她的丈夫，也一動不動。鷄啼一聲，那像離了床，丟下死身，出房去了。阿爾豐夫人趕起來按鈴，其餘的你都知道了。」

西班牙人捉來了；他很整靜，定心而且有把握地爲他自己辯護。他否認我聽着的說話；但是他解釋的意義是：第二天他休息之後，再來打他的敵手。我記得他還講：

「亞拉慈納斯人受了侮辱是不等明天再報仇的。假使我想著阿爾

豐先生是含着侮辱的意思，我當場就把刀子通在他肚子裏了。」

他的鞋也拿去比了那團裏的脚印，原來大得多。

末了，他住宿處的店役也供稱他曾通夜在店裏醫救撫磨他的一匹病馬的。況且亞拉戀納斯人的名譽很好，省裏大家都知道他每年必到省裏來做買賣。所以把他放了，還說了許多招備的話。

我已經忘了一個僕人的口狀了。那僕人是最後一個見着活的阿爾豐先生的。當他正要回新婦房裏去時他叫那僕人來，問他看見我沒有。僕人答沒有見我。於是阿爾豐先生嘆了一口氣，默默地站了一分鐘的樣子，然後說道：

「好！惡魔一定把他也捉去了。」

我問他阿爾豐和他說話時手上有沒有那隻鑽石戒指。僕人猶豫了一下，他說他是沒有，但是也沒有注意。



「假使他手上有戒指，」他想了一想又說，「我應該看見的，我以為他已經給了阿爾豐夫人了。」

我問着這僕人，忽覺得一縷迷信的恐怖直侵入我的心裏。阿爾豐夫人的口狀更傳染了滿家。王家律師望我一笑，我也只得罷了。

阿爾豐先生的喪禮行過了幾小時後，我就預備離去哀爾鎮。彼爾亞拉特先生的馬車送我到白爾碧囊。不管精神如何頹喪，可憐的老人還堅持要送我到門口。我們靜靜地走過園；他依在我的臂上，幾乎一步都走不上，我們將分別的時候我最後看一看那維納。我預料我的主人他自己雖不像他全家這樣恨這尊像，但是也將允許人來拿去一樣常常要提起他這件駭人的災禍的東西的。我的目的想勸他把這尊像送進博物院去。我躊躇不敢提起這句話，彼爾亞拉特先生已經自然而然的把頭轉向我注視著的方面來了。他一眼看著那尊像，立刻淚流起來。

手掛着他，才敢說一言意進耳。

一去之後我永不會聽見這件疑案有什麼解決的新光綫。

彼爾亞拉特先生幾月之後就跟著他的兒子死了。他的遺囑吩咐把他的遺稿歸我拾收；將來我再替他出版。這裏面我也沒尋著有關於維納像上的鐫誌的記錄。

P. S. — 我的朋友 P 先生近來從白爾碧囊來信，說那尊像已經不在了。她的丈夫死後，彼爾亞拉特太太第一件心事就叫把像鎔了，鑄成一口鐘，現在就在哀爾的教堂裏用著。

但是誰有這一塊銅，似乎就有惡運追著他。自從這口鐘在哀爾鳴響以來，那里的葡萄已經凍死過兩次了。



## 磨坊之役

曹拉著 (Emile Zola)

梅列歐伯伯的磨坊裏，一天快樂的夏天的下午，正在過時節。三張桌子已經搬在園裏，並排著放在大榆樹的蔭下，等客人一個一個地來到。近地都知道這天梅列歐伯伯的女兒弗郎華斯要和陶密臬克訂婚了。陶密臬克據說是一個不大喜歡工作的少年。

梅列歐伯伯的磨坊，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地方，磨坊正在黑克魯斯村的中心，大路就在這裏轉彎。村裏只有一條街道，沿街的兩旁排著白色矮小的茅屋，但在大路轉彎處却伸開廣大的草場和高大的樹木。

這些樹木沿著馬雷耳河流域，蓋了一層極可愛的濃蔭。通勞蘭省沒有比這更柔媚的風景了。左右兩旁都是幾百年的密茂的森林，從山坡上起直到地平線成一片蒼翠之海。向南又展開一片極豐茂的草原，許多天然的籬笆把牠劃做無數小方。但是使黑克魯斯村最負光榮的乃是七月八月最熱的時候這蒼翠的僻村底涼爽的天氣。馬雷耳河從剛奈大森林流來，一路叢葉下收集了各種清鮮之氣，帶下潺潺的流聲和涼爽莊嚴的樹蔭。小溪流都在小樹叢中歌應著。行人到處可以遇著噴急的泉水，猶如地下就是一個大湖，湖水努力從極小的樹根或石縫裏迸出清澈的瑩光來。溪水的流聲這樣地繁脆，以至於奪了鶯的歌聲，猶如跑進了一個迷園，小瀑布在四面流響一樣。

前面的草原終年不枯。偉大的栗樹下的樹蔭濃得像墨水，田邊成列的白楊立著像顫動的叢葉之牆。大楓樹林中間，一條大路穿田而

過，直達殘毀的剛奈故宮。這地方是不知道有旱災的，各種植物生得異常茂盛；兩坡中間的那塊平地就好像是一個花園，一個天然的花園，那里草原就是大草場，高樹就是大花苞。當日中的太陽射下焦灼的光線時，草場藍悠悠的躺在地上，發亮的植物都在熱氣中打瞌，而颯颯的涼風時時從葉下吹過。

就在這地方，梅列歐伯伯底磨坊用牠那暢快的克拉克的響聲擾亂著自然。屋子用木頭和泥灰造成，年紀好像和地球差不多。牆脚的一部受著馬雷耳河的洗刷，河身到這里放開成一個清澈的池。一個幾尺高的木壩積聚得水底冲力剛能推動老舊的磨輪。磨輪轉動時，格拉格拉地呻吟，和著忠心的僕人底喘息，——這僕人已經在坊裏一世了。有時旁人勸梅列歐伯伯換個輪子，他總是搖搖頭，說是新輪子恐怕不順熟，不及舊的勤力，於是他就隨手取些破桶片和鏽銅鐵塊之

類，把舊輪子修理修理。舊輪子居然覺得漂亮起來了，渾身纏滿了綠青草，當河水銀潮一般的瀉在牠身上時，牠底瘦黑的架子好像潑上了一層飛鑽濺玉。

磨坊沒入馬雷耳河的一部有些像遺棄下的野人底大弓。屋子底大部建築在木樁上，水就從地板下流進，板面上有許多破孔是全村聞名的捉鰻魚和龍蝦的地方。輪漕下的河面清靜得和鏡子一樣，不被磨水衝亂的時候，可以看見一隊一隊的大魚像艦隊般慢慢地游動。岸邊有一個破河埠，苔埠旁木樁上繫著一隻小船；磨輪的上面是一層木的廂樓，壁上開著沒有次序的窗子。房屋的全部是一個許多披子和角屋的集合體，很有些古風，後來添修上的許多短牆，木樑，屋頂之類給這磨坊一種破毀的城壘的氣象；常春籐和各種捲鬚植物生得很茂，親切地給這老屋子披上一件厚厚的綠外套。少年女子常常停在這裡把梅列

歐伯伯的磨坊畫入她們底寫真冊。

屋子向路的一面比較整齊一點。一道石門通進園去，園底兩旁都是遮披和馬房，井旁一株大榆樹，樹蔭蓋著半個園。石門對面的那一頭立著一座房屋，頂上有一隻鴿子箱。這屋子第一層的四個窗很勻的排成一行。梅列歐伯伯允許他自己的惟一的虛飾，就是每十年把這屋底正面刷新一次。在我們這個故事發生的時候，正是剛才刷過，日中太陽照在上面把全村的眼睛都眩花了。

梅列歐伯伯做黑克魯斯村底村長，已經二十年了。他很受大家的尊敬，因為他有錢。據說他的財產值八萬法郎，是多年辛苦積蓄的結果。當他娶馬黛麗季蘭的時候——這磨坊就是她帶來的嫁奩——他全部的財產就都在兩條強壯的膀子上，但是她從沒有怨悔過，因為他能把他們倆底事業辦得這樣興旺。現在他的妻已經死了，只剩下了他和



他底女兒弗郎華斯。本來他可以自己休息休息，讓這年老的磨輪在青苔中間睡睡了，但是他覺得空了太無聊，連這房屋也像是死的一樣，所以仍舊繼續著工作，因為他喜歡這樣。梅列歐伯伯是一個高個兒的老頭兒，有一個長而靜的臉，臉上總不見笑容，但是裡面却藏著很多的滑稽材料。他被舉做村長是因為他有錢，也因為他那一種莊嚴的態度，這種態度，請他給少年夫妻證婚的時候，他最善於裝出來。

弗郎華斯梅列歐正是十八歲。她身材很小，因此就不算是村中美女之一。十五歲以前，她並且很醜陋；黑克魯斯村人們都不明白爲什麼梅列歐伯伯和姆姆夫婦倆如此壯健而他們底女兒竟這樣難長。到十五歲的時候，雖然仍舊很小，但是她漸漸變得了一個最秀麗的面孔。她有黑的頭髮和黑的眼睛，同時兩頰又紅得像玫瑰，她的嘴常常含着笑，頰上有兩個可愛的頰窩，美麗的誠懇的額上似乎永遠戴著一頂陽

光之冠。她雖然矮小，但是並不瘦弱，她雖不能拿麥包提上肩，但是她底身體跟著年紀長得頗胖壯了，將來還可以發育得豐肥多脂像鷓鴣一樣。她父親底沈默的習慣使她小女孩子時代已經很穩重了，倘使她底嘴上時常帶著笑容，這是因為要使別人歡喜的原故，她底天性是很嚴正的。

這是可以預料的，統村的少年個個都願意求她底愛，大半是爲她底財產過於爲她底面貌。末了她下決選了，這個決選却大受四鄰底談論和誹笑。

馬雷耳河對岸住著一個強壯的少年，名喚陶密臬克培楷。十年前他從比利士到黑克魯斯村來承襲他叔父底小小的遺產在剛奈森林的盡頭，正對著磨坊，相距不過幾箭之路。他說他來的目的是把這遺產賣了就回去，但是他一定覺得這地方很合他底歡喜，因爲他一來就不預

備走了。他墾了一塊小田，種些植物維持他底生活，有時還釣魚打獵，常常被守園池的人發覺了，要給官司他吃。這種獨立生活法引起了人家許多疑心，因此替他得了一個很不好的名譽。平常大家以爲他不過是一個魚池獵場內的偷兒罷了。總之他是懶惰的，因爲他時常被入發見睡在草地上，在他應該工作的時候。森林盡頭樹蔭下那個小茅屋也不像是誠實少年底住宅，有時老女人們聽說他和剛奈故宮的狼做了朋友，也不以爲奇怪。然而少年女郎們却時常替他辯護，因爲他終是一個漂亮的男子，高長身材像新長成的槐樹，乳白色的皮膚，金黃色的頭髮和鬍鬚，日光照着像是金的。一天早晨弗郎華斯告訴梅列歐伯伯說，她愛了陶密桌克，不肯嫁給別人了。

梅列歐伯伯這天受着怎樣的一個打擊，是可想而知的了！他照常地一字不答，面色仍舊很沉靜，只有那水泡般從裏發出來的滑稽，不

再出現了。弗郎華斯也嚴冷的，一星期工夫，父女兩個幾乎不會交談。最使梅列歐伯伯悶納的就是他不知道那偷兒怎樣能夠誘惑着他底女兒的，陶密臬克從沒有到磨坊裏來過。他於是試着探探，果然看見那情郎在馬雷耳河底對岸躺在草地上裝睡，弗郎華斯從她底寢房的窗口裏可以望見他。梅列歐伯伯方才恍然大悟，他們久已從磨坊底上面吊着膽而落入了情網了。

一星期過去了。弗郎華斯態度更加嚴冷，梅列歐伯伯依然不說什麼。忽然一天晚上，他一聲不響地把陶密臬克帶到家裏來了。弗郎華斯正在排桌子。她並不露出詫異，只添了一副叉盤，但是她底笑容一齊回來了，小的頰窩也重興在她底頰上出現了。原來梅列歐伯伯這天早晨已經到那林邊的小茅屋裏去看過陶密臬克了，他們把門窗都關上，談了三小時。沒有人知道他們談的什麼話，只知道梅列歐伯伯出

來的時候，他已經把陶密臬克當女婿看待了。一定是老人家看出他雖然躺在草地上引誘人家底女郎，並不是個毫無價值的少年。

統黑克魯斯村都起來反對。女人們聚在門口尋不出話來形容梅列歐伯伯底癡蠢，竟容受這種沒出息的人做親戚。或許是他想起他自己結婚底情形來了罷。當他娶馬黛麗和麴底磨坊的時候，也沒有一個大是屬於他的，然而不見得他不是一個好丈夫。後來陶密臬克居然這樣勤奮工作，使全村都驚異，於是他們底議論也自然而然的就息了。剛巧這時磨坊裏的用人不幸被徵當兵去了，陶密臬克不許他們再雇第二個，他就自己捋麥，推車，老輪子有時倔強不肯走，他就硬拉騾走；工作得這樣起勁，遠近的人們都特地跑來看他。梅列歐伯伯笑着他底無聲之笑，大家又稱揚他究竟觀察得不錯。沒有東西比愛情更能鼓勵少年人的了。

在這種辛苦的工作裏，弗郎華斯和陶密臬克互相敬愛着。他們並沒多交談，但是他們底笑容都含着無限的深意。梅列歐伯伯對於他們底婚事還一字不提，他們倆也很尊重他底沈默，等老人家到相當的機會再發表他底意見。末了在六月將半的一天，他叫把三張桌子放在園裏榆樹蔭下，邀了黑克魯斯村裏的朋友下午來同他喝杯酒。客人齊了，大家正在舉杯的時候，梅列歐伯伯把他自己底杯子舉過頭上說：

『我很歡喜今天要告訴諸位，一月之內，聖路易節的那天弗郎華斯和這個少年要結婚了。』

於是大家都舉杯恭賀，熱鬧了一陣。人人都放聲大笑。梅列歐伯伯又提高聲音說：

『陶密臬克。吻你底妻，這是習俗的禮呵！』

他們倆接吻了，都紅漲着臉，大家笑得格外利害。這天是時令節

日，大家吃了一頓飯。飯後只礙了主人底幾個至友低聲地談着話。夜到了，星光滿天。陶密臬克和弗郎華斯默默地並坐在一張檯上。一個老農人談起法皇已經和普魯士開戰，村中少年男子都已經當兵去了。昨天夜裏有軍隊從這裏經過，以後恐怕難過太平日子了。

『不！』梅列歐伯伯用一種快樂人底自利口氣說『陶密臬克是外國人，他不用去當兵，如若普魯士人從這路來，他可以在這裏保護他底妻的。』

普魯士人到這裏來的這個念頭，大家以為簡直是笑話。法軍馬上就可以給他們一個大大的打擊，戰事立刻便結束了。

『我會看見過普魯士人，我會看見過他們。』這老農人低聲重複着說。

大家靜了一回，然後又喝一回酒。弗郎華斯和陶密臬克什麼都沒

聽見；他們想法在櫟背後握着手叫別人看不見；他們覺得這樣美極了。他們默默的坐着，目光沒在夜底黑暗裏。

怎樣的一個莊美溫和的夜呵！村子睡迷迷的躺在白路底兩邊安靜得像個小孩子。深沈的寂靜，除了偶爾遠處倉裏的鷄，以爲天快亮了，啼了幾聲之外，再沒別的東西來擾亂了。芳香的颯颯的微風，像長的嘆息，從坡上和四周的樹裏吹來，輕柔地拂過屋頂，猶如撫摩牠們一樣，草地上點綴着黑色密茂的樹蔭，顯出他們模糊的神秘的尊嚴。泉水和小溪在黑暗中潺潺地流着，好像是這睡村底清冷的呼吸。睡迷迷的老磨輪似乎正在做夢；猶如一隻守夜犬在夢中時時不舒服似的吠鳴；它格格的金響着，獨自聒聒着，被馬雷耳河的瀑水震動着。這瀑水在輪下奏出一片深沈不絕的樂聲。



一個月後，聖路易節這天，黑克魯斯村已陷入了驚惶慘澹中。普魯士人已經打敗了法皇，正向着這村子方面積極進兵。前一星期路過的人們帶來敵人的消息：『他們到羅密愛耳了，他們到奴佛兒了。』聽了他們進兵這樣的神速，黑克魯斯村人天天早晨醒來預備着看見他們從剛奈林湧出來。但是他們還不來，這越發可怕，他們一定要在夜裏進村，殺一個鷄犬不留了。

昨天夜裏將天亮時，又發生了一次驚惶，村人們被大路上嘈雜的人聲所驚醒，婦女們都跪在地上畫十字，幸而有一個人偶然在半開的窗口裏探一探，看見了紅色的袴子，還是一隊法國兵。隊長招村長來，和梅列歐伯伯談了多時，就在這磨坊裏留下了。

這天早晨太陽很亮，看出是一個和暖日子。一片金光蓋着樹林，草地上騰起一層白色的霧；可愛的小村在清涼的曙光裏醒來，這樣整

齊而且修潔，加上泉水和溪水的點綴，莊美得好像是才採下來的一束鮮花。然而這天的美景竟不能給人一點快樂。村人們都守着隊長，看他繞着磨坊轉了幾圈，察看了一回近旁的房屋，跑到馬雷耳河對岸用望遠鏡把村莊打量了一番；梅列歐伯伯伴着他給他說明。然後隊長把他底兵在牆後樹下和凹拗裏各處分站幾個，大隊就紮在磨坊底園裏。這光景看來要在這裏開仗麼？梅列歐伯伯回來時，大家齊去問他，他一聲不響，只是慢而愁地點點頭，是了，要在這裏開仗了。

弗郎華斯和陶密臬克都在園裏，看着他，末了他把烟管從嘴裏拿  
下說一句：

「唉！我可憐的孩子，我今天不能給你們成親了！」

陶密臬克閉着嘴，蹙着額，時時提起腳跟看剛奈林，好像願意替魯士人早些來，免得他們躊躇。弗郎華斯底面色嚴重而且灰白，不經

地跑來跑去給兵士們幫忙。他們正在園底角裏燒湯，互相打趣着等候他們底點心。

隊長樣子很歡喜。他把磨坊裡各臥房和靠河的大廳都看過了，坐在井邊和梅列歐伯伯談話。

『你這裡倒是一個好砲台。』他正在說。

『我們不難支持到夜。賊兒們慢了，他們這時應該到了。』

磨坊主人樣子很嚴重。他彷彿已經看見他所愛的磨坊在烟火裏燒着了，但是他並不抱什麼怨，知道這是沒有用的。他只開口說：

『你應該把這小船藏起來，輪子後面的洞裏正放得下。也許你會用着它的。』

隊長就吩咐一個兵照辦去了。隊長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人，身材很高，風彩很好，面色也很和氣。他看着弗郎華斯和陶密桌克非常歡

喜，好像連目前的戰事都忘了一樣。他底眼光隨着弗郎華斯在園裏來往，分明他是在稱贊她底美，他轉身向陶密臬克說：

『你不當兵去麼，我底少年？』

『我是外國人，』少年回答。

隊長似乎不大喜歡這個回答，他霎霎眼睛時，微微一笑：伴着弗郎華斯當然比伴着槍炮有意思。陶密臬克明白了他底笑意，連忙說：

『我是外國人，但是我會在五百碼外彈着蘋果，你看，我底來福槍就在你背後。』

『將來你許會用着牠罷，』隊長冷冷地回答。

弗郎華斯挨近了，微微地抖着，兩手向陶密臬克伸着，好像求他保護似的：陶密臬克不管旁人就把她底兩手緊緊握住。隊長又微微一笑了一笑，但是沒有說什麼。他仍是坐着，腰刀掛在兩腿中間，眼睛望

着空裏，夢夢地冥想。

十點鐘時，天氣炎熱，萬籟無聲。兵士們都坐在園裏樹蔭下吃飯，村人們把門窗都關上了。一隻狗被主人賸在外面，在大路上哀哀地叫。樹林裏和草地上，流蕩的空氣四面會集，吹來一縷延長而胡盧的風聲。一隻鷓鴣叫了一回。隨後靜得更沈寂了。

在這懶洋洋的昏迷的空中忽然一聲槍響。隊長隨即立起，兵士們放了半空的盤子，幾分鐘後都歸好了位，磨坊從頂到底都站滿了兵，但是隊長跑到門外，還看不見什麼。大路橫躺着，在可怕的光下，孤寂的反射出奪目的白光。第二響又聽見了，還是什麼都不見，連影子也沒有一個；但是正當他轉身進來的時候，他偶爾向剛奈林一望，看見林梢上一團白煙像飛絮般浮在空中。

『賊兒們已經佔了那樹林了，』軍官喃喃地說，『他們知道我們』

在這裏了。」

於是法軍佔住了磨坊，普軍隱藏在樹林裏，兩面開始交火了。槍彈在馬雷耳河上飛來飛去，沒有打傷一人；外面什麼都不見，只有些淡藍色的煙圈在空中定了一回便散去了。這樣經過了兩點鐘，隊長很隨意地哼着調兒。弗郎華斯和陶密桌克爬在圍裏短牆上看。他們注意一個小兵，躲在馬雷耳河岸上一個舊船背後；他先伏在地上，候着機會就放槍，隨即又溜回後面一個溝裏去重裝，他底動作這樣有趣，這樣活潑，機警，看見他的人都禁不住要笑。他一定是看見了一個普魯士兵了，因為他忽然很快地爬起來，把他底槍舉到肩上，但是槍還沒有放，他大叫一聲，倒在地上亂滾，一直滾進了後面的溝裏，他底腿拘彎了一回，像是斷了頭的鷄鴨。這小兵心上一中了一彈了。這是這天的第一個慘劇。弗郎華斯見了，扭住陶密的克底手只是發抖。

『快些走開，』隊長說，『槍子打到這裏來了。』

好像給他底話說做證一樣，老榆樹上果然發出一聲尖銳的響聲，一個樹枝滾着垂到地上來了，但這一對少年被這光景看呆了，釘在地上似的一動不動。忽然樹林的邊上跑出一個普魯士兵好像一個戲子從後台跑上前台一樣，兩隻膀子亂舞一陣，仰着倒在地上。除此以外，又沒有什麼動靜，兩個死人視乎在太陽下睡着的一樣；那面空地上熱氣重重的蓋着，影子也不見一個，連尖銳的槍聲也停止了。只有馬雷耳河仍舊低聲潺潺地獨自歌唱着。梅列歐伯伯驚疑地望着隊長好像是問這是否就算完了。

『他們打到這裏來了，』軍官說，『留心了，不要站在那裏。』

話還沒有說完，一陣可怕的槍彈聲隨即來了，榆樹上穿了無數的洞，樹葉像雪花般捲下來。幸而普魯士人的目標描得太高了。陶密桌

克即忙把弗郎華斯抱開。梅列歐伯伯跟在後面叫道：

『快到小地窖裏去，那裏的牆壁厚些。』

但是他們不依，跑到大廳裏去了。大廳裏十二三個兵靜悄悄地等着，從關着的窗縫裏看着外面。隊長獨自躲在圈裏短牆背後。凶猛的砲火不絕地進行。外面的兵一寸一寸的後退，終於一個一個給敵人趕着爬進去了。他們受令要盡力支持，留心不給敵人看見，使普魯士人不知道對面的軍力。又一點鐘過去了。一個總把進來報告外面只賸兩三個人了，隊長從袋裏拿出表來，喃喃地說：『兩點半。來，我們一定還要支持四個鐘頭。』

他教把園門緊緊的關上了，樣樣弄好，預備出力的抵禦。普魯士人還在馬雷耳河的對岸，一時還不用怕什麼攻迫。一里多外確有一頂橋，但是他們大約不知道，更不用怕他們會赤足爬過河來，所以隊長



只教看住了大路；攻打要來料想總是在空地的方面。

砲火停止了。磨坊蹲在太陽光裏，沒有一點生氣。窗子個個關着，透不出一絲聲息。但是普魯士人漸漸地在剛奈林的邊上出現了，忽東忽西探出頭來，似乎借此好提提膽氣。磨坊裏的兵有幾個舉起槍來瞄準，但是隊長叫道：

「不！不！還不！等好，讓他們來近些。」

他們小心地前進，懷疑地望着磨坊；他們似乎不知道這舊架子有什麼用，這樣死沈沈地披着一層長春籐。他們仍舊繼續前進。當對面空地上有了四五十人的時候隊長叫一聲：

「放！」

砰然一聲槍火從磨坊裏轟出來了，還接着幾聲零星的餘響。弗郎華斯抖得非常利害，不知不覺地把手掩了耳朵。陶密桌克從兵士們背

後望着外面，槍烟散了之後，看見三個普魯士兵仰着躺在地上，其餘的都躲在楊樹背後去了。於是攻擊開始了。

一點多鐘，磨坊儘是受槍彈的打擊。鎗彈打在它的牆上拍拉拍拉地響好像是下雹，有的中在石上，打扁了落下水去的聲音也可以聽見，有時很沉著的脫的一聲鑽進木器裏面去了，有時軋拉的一響報告輪子中了一槍。房子裏面的兵士們用軍火非常節省，看準了目標才放槍。隊長每幾分鐘就看一看表，這時一個彈子把一扇窗板裂成了兩片，一直打進天花板去了：

『四點鐘』，他喃喃地說。『這地方守不住了。』

磨坊在這猛烈的槍火下漸漸地破敗下來。一扇窗板被槍彈打得像一塊花紗，從窗櫺上落下水去，兵士們連忙用被褥把窗口塞住了。梅列歐伯伯時刻冒着砲火去看他可憐的磨坊受了多少傷了，打壞一處好

像就是他自己的心上中了一槍，牠底有用期這來總完了，再也修不起來了。陶密桌克幾次教弗郎華斯避到安穩地方去，她不依。她坐在一隻橡木大衣廚背後的檯上，把衣廚做她底保護物。然而，一彈打中了壓板，廚壁發出一種粗重的聲音，於是陶密桌克站在她底前面。雖然手裏拿着他底來福槍，但是還沒有加入開火，兵士們把窗子都估滿了，他擠不上去。每放一槍地板就震動一次。

『看着！看着！』隊長忽然叫道。

他正見一陣普兵從樹後衝出。一到空地上他們就放了一排槍像旋風般的向磨坊打來。又一扇窗板去了，彈子從窗口裏叫着飛進來。兩個兵打倒在地板上，一個跌下去就不動了，他底同伴們把他拖在牆腳邊，因為當着他們底路，那一個亂扭亂滾，求人快些刺死他，免得痛苦，但是沒有一個理睬這可憐人；槍彈如潮的湧進來，各人都忙着當心

自己，還要尋槍眼和敵人的砲火對壘。第三個兵又傷了，這個一聲不響的睜着眼睛倒向桌子底下去了。弗郎華斯被這悽慘的景象駭呆了，不知不覺的推開她底椅子，靠着牆坐在地板上，以爲這樣可以少些危險。同時兵士們把屋裏的被褥都尋出來，勉強把窗子塞住了，大廳裏充滿了各色各樣的破東西，斷槍，碎櫬，壞桌子之類。

『五點鐘，』隊長說。『站住了，孩子們。他們想過河了。』

正在這時弗郎華斯忽然大叫起來。一個彈子打在地板上，反跳掠過她底額角，流了幾滴血。陶密臬克看了她一看，跑到窗口放他底第一槍，從此就加入作戰。他只管機械似地裝彈，放槍，旁的一概不問，除了時刻回頭看視弗郎華斯。他並不忙亂瞎放，而且描得很準。果如隊長所料，普魯士兵繞着楊樹林，想渡馬雷耳河了。但是普魯士兵跑出一個，腦裏就中了一個陶密臬克底彈子倒下了。隊長見了非常驚

訝，極力稱讚他，說他願意他底兵都有他這樣的槍法。他的話陶密桌克一句沒有聽見。一彈打在他肩上，又一彈打在他臂上，他仍舊只願放槍。

又死了兩個兵了。被褥都打成碎片，再不能塞窗口，末了一排槍這樣利害：幾乎把磨坊整個兒打去，這地方守不住了。但是軍官還重復着說：

『站住了。還有五分鐘。』

現在他一分一分的數着時間。他已經允許他底長官要在這裏抵擋到夜，沒有到他預定的退兵時刻，他決定一步不讓。他保持了他底溫和快樂的神氣，笑嘻嘻地教弗郎韋斯不要怕。他拾起一個死兵底槍來也加入作戰。

屋子裏只剩四個人。普魯士兵在馬雷耳河的對岸成羣的湧出；現

在他們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過河了。過了一回，隊長還是這樣堅決，不肯發後退的令。一個總把跑進來說：

『他們到大路上了；他們要從後面抄襲我們。』

一定是普魯士人發見了這座小橋。隊長又拿出表來。

『再等五分鐘，』他說。『五分鐘之內他們決不會到這裡。』

到正六點鐘，他方才牽了他底兵從一個小側門出去，經過門外的一條小路，下壕一直向沙佛兒森林去了。隊長向梅列歐伯伯辭別非常客氣，又道歉一番，並且說：

『想法留住他們，我們隨即要回來的。』

這時陶密臬克還獨自在大廳裡。他只管放槍，什麼都不聽見，不覺得；他惟一的目的就是保護弗郎華斯。兵士們走了他也沒有知道，一彈一個的只管開槍。磨坊裏忽然鼓噪起來了，普魯士兵從後面進來了。

他放了他底最後一槍，於是他們湧上來捉他，他底槍還在手裡冒烟。四個人才把他捉住，其餘的四處亂跑。瘋人般的用他們可怕的方音亂叫。弗郎華斯騰告着跑去求解。他們正要殺他時，一個軍官進來了，教他們把囚犯交給他們。他和他底兵講了幾句德國話之後，就轉身用很好的法國話對陶密桌克說：

『兩點鐘之內，你就要槍斃。』

### 三

德國參謀部定凡不屬正式軍隊的法國人，手中拿著槍，捉到就要槍斃。德人的目的在恐嚇法國鄉民，阻止他們起鬪。他們所最怕的就是起鬪。

軍官身長且壯，一個五十歲模樣的人。他略為詢問陶密桌克幾句；雖然他法國話說得很流利，終脫不了普魯士式的剛強的樣子。

『你是這裏本地人麼？』

『不，我是比利士人。』

『你爲什麼幫打？這事和你並不相干。』

陶密臬克不回答。這時軍官看見弗郎華斯面如死灰站在那裏聽；她底白額上印著紅的傷痕。他輪流看了看兩個少年，似乎懂得其中的關係了：他說：

『你不否認打死我底兵麼？』

『我是打的，竭我底力打的。』陶密臬克整靜地回答。

無須承認了，他渾身是火藥和汗，血從肩上傷處滴下來，衣服都沾污了。

『很好，』軍官又說。『兩點鐘內，你要槍斃。』

弗郎華斯沒有哭，她緊握兩手舉在頭上，默默絕望的樣子。她底



舉動軍官也覺著了。兩個兵把陶密鼻克帶進隔壁一間房裏，把他看守起來。女郎在籐上坐下；她底氣力都已失却；她底兩腿不能支持。她哭亦哭不出，似乎她底悲痛將她窒住了。軍官繼續細細地打量她，末了對她說：

「這少年是你底兄弟麼？」他問。

她搖搖頭。軍官仍嚴厲倔直，面上不見一點笑容。靜了一回，他又說：

「他住在這裏好久了麼？」

她點點頭表示是的。

「那他一定很熟悉這裏的樹林的了？」

這次她用話回答了，「是的，先生，」她說，驚疑地望著他。

他不再說什麼，轉身教帶村長來，弗郎華斯從樓上立起，頰上回

復了一點顏色，以爲猜着了軍官底閥意，滿心希望地去尋她底父親了。

砲火一停，梅列歐伯伯急忙跑下廂廊看他底磨輪去了。他愛他底女兒，也喜歡陶密臬克，他將要做他女婿了；但是磨輪也在他心中佔了一個重要的位置。現在這兩個小的——他這樣叫他們——已安然出險，他想到那一件命竇，一定是大受苦了，可憐，他俯在大木架上很心疼地看著牠底傷痕。五隻厚桶打得粉碎，木架的中心部變成了蜂巢。他把他底手指伸進彈子打的洞裏，看看有多少深，想法怎樣再修理這些傷痕。弗郎華斯尋著他的時候，他已經隨手拉些青草垃圾把裂縫塞起來了。

「他們在尋你，父親。」她說。

她哭著告訴他剛才各種事情。梅列歐伯伯搖搖頭，槍斃不是這樣的。這事他倒要看看。他如常沈默鎮定回進磨坊去了。當軍官替他底

兵要求糧食的時候，老人回答：黑克魯斯村人們從未受過虐待，強迫是不行的；他願意負全責，但是有一條件：必須完全讓他自由行動。起初軍官似乎頗不喜歡這種倔強口吻，但是看了這老翁簡單直爽的態度也就答應了。當他離屋子時，軍官又叫回他來問：

「對面那樹林叫什麼？」

「沙佛兒林。」

「展開去有多遠？」

磨坊主人直望著他底面。「我不知道，」他回答。

他去了。一點鐘後軍官所要的錢和糧食都放在磨坊底園裏了。夜漸漸近來。弗郎華斯著急的目光注視著兵士們底一舉一動；牠一刻不離陶密桌克被關在裏面的房間。七點鐘時她更苦惱了，她看軍官進囚犯底房間去，聽他們大聲談判了一刻鐘。軍官在門口立了一回，用德

語發一個令，弗郎又聽不懂，但是當十二個兵肩著鎗跑來排在園裡時，她渾身抖顫，自己覺得好像死去一樣。完了，槍斃要執行了。十人立了十分鐘，陶密臬克猛烈反抗的聲音越爭越高。末了軍官跑出來隨手砰然一聲將門關上，說：

『很好，再想想罷。限你到明天早晨。』

他把手一揮教十二人散去。弗郎華斯已經駭昏。梅列歐伯伯一直啣著烟管噴烟，很納罕地看著那一小隊兵。他走來溫柔地攙著他女兒底手帶她進房去。

『不要着急，』他對她說；『睡一回罷。明天天亮，我們再看。』

他去時隨手把門鎖上，他素來主張女人是什麼都不行，重要事情，她們一干涉就糟了。弗郎華斯並不睡，她在床上坐了好久，聽著房子裏各種聲響。德兵在園裡唱歌，嬉笑；喝酒吃飯直到十一點鐘沒有

靜過一刻。磨坊裡時時聽見防夜兵換班脚步響。但是她所最注意的乃是她身下這房裏的響聲；幾次她躺在樓板上把她底耳緊靠著木板聽。這就是陶密桌克鎖在裏面隔房間。他定是在裏面踱著，因為她好一回聽見他齊勻的脚步聲從壁到窗的來往。一回靜了，他定是坐下了。當屋子似乎沈睡之後，她輕輕地開了窗，將身俯出。

外面夜色沈靜而且溫和。可愛的月鉤斜掛在沙佛兒林後，淡淡的月光照著野外。斜長的樹影黑越地橫在地上，亮的地方青草現出嬌嫩的翠色，柔軟得好像絲絨一樣。但是弗郎華斯並不欣賞這神秘柔媚的夜景，她正在細察村子尋德兵分駐巡哨的地方。她可以清楚地看出沿馬雷耳河他們底黑影子。磨坊對面的岸上遠遠的有一棵楊樹，樹枝掛在水裏，樹旁立著一個巡卒。弗郎華斯正看得著他；他是一個高身材的少年，面向天一動不動的立著像牧童在沈思的神氣。

她看清楚地位之移，回來再坐在床上。這樣默默地尋思了一點鐘。然後她重新細聽；屋子裏沒有一息聲氣。她再到窗口看一看外面，月亮底一角還掛在樹林底上邊。似乎這樣還於她不便，她又回去等著。最後，時候到了；夜色亦全黑了；她不能再見對面的巡卒，一切景物躺在她面前黑得像墨水之海。她靜靜地聽了一回，然後下了決心。緊靠著她底窗子的壁上掛著一架鐵梯，從磨輪邊向上直接著屋頂上的糧倉；前時磨坊主人用牠立在上面察看輪件的各部，現在機器已經變動，梯子也藏在磨坊壁上的長春簾下久不出世了。

弗郎華斯很勇敢地爬過她窗前洋台上的欄干，握住鐵梯底一個擋，將身子懸向空中。她開始下降；她底裙是一個大障礙。忽然一塊磚頭從牆上鬆下，落入馬雷耳河，激起很響的拍拉一聲。她停住了，駭得幾乎發昏，但是一想河流不絕的潺潺聲能蓋過她一切的響聲，於

是她更勇敢了，踢開長春籬一步步試著梯擋下降。當她到了和她情人底臨時監獄一樣高的地方，她停止了。一個出於意料之外的困難，幾乎把她底勇氣完全打消了：下面屋子底窗子原來不在她臥房底窗子正底下，窻梯之中還隔著一個大空間，她伸直手只觸著光滑的牆壁。她還是回去，放棄了她底計劃不做麼？她底兩臂疲乏極了，脚下馬雷耳河淙淙的流聲也使她昏眩，但是她在牆上剝下幾塊泥灰，望陶密臬克底窗子擲去。他沒有聽見；或許他正睡著罷；她又從牆上爬下許多泥灰直到她指尖的皮撕脫了。她底氣力已經用盡，她覺得她要跌下河去，這時陶密臬克輕輕地推開了窗格。

『是我，』她低聲地說。『快帶我，我要跌下去了。』他俯出窗外把她抱進了房間。在房裡她泣了一回，啞聲啞咽還怕被人聽見。於是極力收住了悲哀。

『有人看守你麼？』她低聲地問。

陶密臬克見她到了那裏已經呆了。他指指房門。門外有打鼾聲，有一個守兵靠門睡在地板上，這樣開門就不會不驚醒他了。

『你應該逃走，』她很誠懇地繼續說。『我來這裏就爲勸你逃走，並且和你作別的。』

但他似乎沒有聽見，只是重複地說：

『什麼，是你，是你？哦，我給你好駭！你自己不太危險。』他握著她底手吻了又吻。『我怎樣地愛你，弗郎華斯！你又好又有膽量。我只怕到死不能再見你一面；但是你在這裏了，隨他們喜歡什麼時候殺我罷。讓我們再撕守一刻鐘。』

他漸漸地摟住她；她底頭枕在他底肩上。危險如此切近使他們覺得格外親熱了。他們在這長的擁抱裏忘記了一切。



『唉，弗郎華斯！』陶密臬克繼續低聲溫愛地說，『今天是聖路易節，我們底婚期，我們等了這樣長久了。沒有什麼能分開我們，我們都在這裏了，踐我們底約了，是麼？現在就是我們結婚的早晨。』

『是的，是的，』她隨着重復地說，『我們結婚的早晨。』

他們接吻時，大家發抖。忽然她奪開他底手；可怕的現實又起在她眼前了。

『你須逃走，你須逃走，』她屏着聲息喃喃說『一刻不能遲了。』他伸手在暗中拉她時，她又很溫和地懇求說：『呀！依我罷我求你。倘你死了，我也要死了。一點鐘內，天就要亮，走罷，立刻就走，我命令你走。』

於是她很快地把她底計劃告訴他：這鐵梯下面就是磨輪，一到那裏，他就可以想法得著藏在洞裏的那隻小船。然後渡到對岸逃走，一

折都容易了。

「但是那裡沒有守兵麼？」他說。

「只有一個，在這裡正對面的第一顆楊樹下。」

「倘若他看見了我，倘若他叫起來呢？」

弗郎華斯發着抖，把一柄小刀納在他手裏，這是她樓上帶下來的。兩人都默然。

「還有你底父親——還有你？」陶密臬克繼續說。「但是不，不能作這個想頭，我一定不逃。我走了之後，兵士們會殺你的。你還沒有知道，他們肯饒我底命，倘若我領他們進沙佛兒林去。我若逃了，他們將要怒得連什麼兇殘的事都能做。」

女郎不和他辯論。她對這些顧慮，惟一的答復是：「快逃！爲了我底愛，快逃。倘使你愛我，陶密臬克，一刻不要再在這裡停留。」

她允許回房去，就沒有人知道是她幫助他的了。感情爆發中，她兩手抱住他，吻得他幾乎透不轉氣。他依從了。只問了她一句：

『你說你底父親是真知道你現在所做的事麼？並且贊成我逃走麼？』

『就是父親送我到你這里來的，』她毫不躊躇的回答。

她說的謊。這時候她只有一個主要的大希望就是要看他能安然逃出明晨槍斃的危險。他走了，禍患惡運就可以都加在她底頭上，任是什麼命運等着她她都受得了，只要救了他底命。尤其在各種思慮之上，她愛情的私念也要求一定要救他。

『好，』陶密臬克說；『我就依你。』

兩人不再多說。陶密臬克開了窗子。忽然一個響聲駭得他們渾身冷汗。房門猛烈地搖動；他們以為有人在開門了；定是巡卒經過這裏

聽見了他們底說話了。二人立在窗口，互相緊緊地抱住等着，悲痛得不可言喻。門又震動一次，但是並不開。二人都透了一口長氣；他們看出是什麼一回事來。原來是躺在當門的兵在夢中翻了個身。果然寂靜恢復了，隨即鼾聲重作。

陶密桌克堅持要弗郎華斯先回房去。他將她舉在手裡，啞聲說了一個再會，幫她上了梯，然後自己也隨著爬出來。但是他一步不肯下降，直等到她已經進了房。安然進房後，她低聲向下說：

『再會了，我愛你。』

她跪在窗口，兩肘支在窗檻上，目光注視着陶密桌克。夜色還很暗。她望那巡卒，也看不見人，只有楊樹可以模糊地分出四圍漆黑中有一個灰點。一回她聽到陶密桌克下降時長春籐的沙沙聲；然後輪子格拉格拉的響，和很模糊的拍拉一聲，報告少年尋著了小船。一分鐘

後她看見馬雷耳河灰色的河面上小船的黑影。於是恐懼似乎又扼着她底喉頭。每分鐘，她好像聽見巡卒在叫起來：每個極模糊的聲響，她緊張的神經以爲就是兵士們急忙的脚步聲，鋼刀的擊撞聲，槍機的撥動聲。但是一秒一秒的過去，一切景物仍保持着嚴重的靜。陶密臬克一定安全到對岸了。弗郎華斯底眼睛不再見什麼。外面萬籟俱絕。忽然她聽得脚步響，一聲啞叫，和一個重體落地的音聲。接着靜得更沈寂了。於是好像死神已從這里經過了，在這嚴涼的夜中她方才覺得寒冷。

#### 四

天將曉，磨坊底安寧被咆哮之聲所破。梅列歐伯伯去開了弗郎華斯底房門。她下樓到園裏，面色蒼白而安靜，但是她在井旁地上遇見一個普兵底屍體直躺在一件大衣上，她不禁抖顫起來。

兵士們圍著屍身，指手劃腳地叫罵；有幾個向村子搖拳恐嚇。軍官致梅列歐伯伯以村長的資格來見他。

「這裡是我們底一個人，」他底聲音因發怒幾乎聽不懂，「剛才尋見他被殺死在河岸上。我們定要捉住兇手，拿他做個榜樣。要請你幫我們尋。」

「都依你辦，」磨坊主人嚴肅如常地回答。「只怕事情不容易。」軍官儘身揭開蓋著屍首面部的大衣，露出可怕的創口。一把尋常的黑柄小厨刀，刺在死人的喉間還沒有拔出。

「你看看這刀，」軍官向梅列歐伯伯說。「或者可以於我的查尋有些幫助。」

老人大驚，但是立刻自己鎮住，面上的筋肉一絲不動地回答：「這里人人都有這樣的刀。你底兵很像打仗苦够了自盡似的。這種事

情從前也曾有過。」

『別胡說，』軍官大怒地叫。『我不知道有什麼能禁止我不把你們全村一齊放火。』

幸虧他底惱怒使他沒有看見弗郎華斯面色的變動。她支不住，在井旁石上坐下。目不轉睛地看著她腳旁地上直躺著的屍身。他是一個高大漂亮的少年，藍眼睛，黃頭髮，樣子很像陶密臬克。她看了很受感動；她想死者在德國或許還留下情人，也將爲他底死而哭了。她認得是她自己底刀在死人底喉裏！是她殺了他。

軍官正在說要怎樣狠狠地懲罰黑克魯斯村人，兩三個兵跑了進來。守兵剛才發現陶密臬克逃走了。這消息惹起了極大的擾亂。軍官去察看地位。從開著的窗口裏望出去，立刻明白這事情是怎樣發生了。他回來非常惱怒。

梅列歐伯伯也被陶密臬克底逃走急慌了。『這蠢才！』他喃喃說；  
『他把什麼事都弄糟了。』

弗郎華斯聽了非常苦痛。尤其她底父親不知道她是同謀。他搖搖頭，低聲向她說：

『這來我們入甕了。』

『就是這混蛋！就是這混蛋！』軍官喊。『他逃進林子去了；但是一定要把他招來，否則全村替他擔當。』向著磨坊主人說：『來，你一定知道他躲在什麼地方。』

梅列歐伯伯如常地無聲一笑，指指互延的樹木叢生的諸山。

『什麼，你想在那樣荒野中會尋得著人麼？』他問。

『呀！那裏面必有許多隱蔽之處，是你熟悉的。我給你十個人；你就做嚮導。』



「我很願意。但是跑完這附近的樹林就要一星期工夫。」

老人冷靜的態度更使軍官惱怒；他也明白這樣招尋是蠢事。這時他看見弗郎華斯面色灰白坐在檯上發抖。女郎惶急的神情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靜了一回，懷疑地看看父親看看女兒。

「這人是不是，」他末了很粗暴地問老人，「你女兒底情人？」  
梅列歐伯伯面如死灰，有一刻他似乎像要撲上軍官身子扼死他一樣。他鎮住了一字不答。弗郎華斯兩手掩着臉。

「是了，是這樣了，」這普魯士人繼續說；「你或是你底女兒幫他逃脫的。你們是同謀。到底肯不肯把他交出來？」

磨坊主人不答。他已經轉過身去，望著遠處的景致，很冷淡的好像軍官是在和旁人說話一樣。軍官底怒到了極點。

「很好！」他宣告，「那你就代他槍斃。」

他重新教兵士排隊。梅列歐伯伯依然地鎮靜。他肩都不聳；這幕戲他看得很有疑義。大約他相信他們決不會把一個人底生命，這樣輕易就奪去了。當兵士排好之後，他才正色地說；

『這樣子你們就當真麼？很好，我願意如此。倘使你們一定要殺一個，我和別人正是一樣。』

但是弗郎華斯苦惱極了。立起來吃吃地說：『可憐罷，先生；不要傷我底父親。放了他，殺我。是我幫陶密臬克逃走的，只有我是罪犯。』

『別做聲，女兒，』梅列歐伯伯喊。『爲什麼你說這種謊。她是被鎖在房裏過夜的，先生；她說的不是真話。』

『我說的真話，』女郎回答。『我從窗裡爬下去；我激勵陶密臬克逃走。這是真的，完全真的。』

老人臉色慘白，看她底眼睛他知道不是說謊。呀！這些孩子！這些孩子！他們底心，他們底感情把什麼都弄糟了。於是他怒勃勃地說：『她瘋了；不要聽她。她說的都是些瘋話。來，讓我們把這淨快些辦罷。』

她堅持她底抗辯；她跪下，舉起緊握的兩手哀求。軍官默默地站在旁邊看。

『天呀！』末了他說，『我殺你底父親是因為那一個逃了，纔回那個來就放你底父親。』

她聽了駭得兩眼睜睜地看著他。

『太可怕了，』她喃喃地說。『現在我到何處去尋陶密臬克呢？他去了；以後我就不知道了。』

『好，兩人中隨你選那一個，他或你底父親。』

『呀！天呀！我如何會揀擇呢？就使我知道尋陶密桌克在的地方，我也不能揀擇。你碎我底心了。我還是立刻死了罷。是的，這樣一切都容易了結了。殺我，我求你，殺我！』

軍官看得不耐煩了。喊道：

『够了！我願意待你寬和；限你兩小時，倘若兩小時內你底情人不來，你底父親就要代他受罰。』

他效把梅列歐伯伯押進剛才因陶密桌克的屋子裏去了。老人討些烟葉開始吸烟。他冷淡的臉上，不見一點感動。只有當剩獨自一人時，他流出兩滴大的淚珠，慢慢地沿著面頰滾下來。可憐的親愛的孩子，她受的是何等可怕的劫難！

弗郎華斯仍在籠裏。營兵跑來跑去，只是嬉笑。有幾個向她說粗暴的土話，她不懂。她底眼光注射在她父親剛進去的門上，慢慢把手

舉在兩額上，好像防牠爆裂似的軍官突然轉身向她說：

『你有兩個小時，想法好好用去。』

她有兩個小時。這幾個字儘在她耳邊營營地響，她機械似地出了園，無目的地向前走去。到那里去呢？做什麼呢？她甚至不敢決定，她覺得一切努力都沒有用。但是很想尋著陶密臬克！尋著他亦許可以得著些頭緒；或者還可以想出什麼方法。昏亂中她走下馬雷耳河岸，踏著塌下的幾塊石頭過河去了。仍舊身不由己地走去，到了草場角上的第一棵楊邊，看見一樣東西嚇得她面如死灰——一泊鮮血。就是這個地點了。她跟著草上陶密臬克底腳跡走去；分明他是逃的，因為腳印互相隔得很開。足跡斜穿過草場，一過塲邊便不見了，但又在旁邊的田裡尋著了。這樣一直引她到了樹林，在林邊足跡又截然斷了。

明知無用，弗郎華斯進樹裏去了。她覺得一人還舒服些。坐了

回，想到時間在很快地過去，又立起來。她離磨坊多久了？五分鐘還是半點鐘？她完全失却了時間的觀念，大概陶密桌克躲在她所知道的什麼地方，那里他們午後常一同去採榛子吃過。她就往這方向走去，各處搜遍。飛出一隻山鳥，叫著淒涼的音調；沒有旁的了。她又想或者他藏在一處許多大石的四中罷，那里他會經常去打獵；但是那地方也是空的。尋著他有什麼用？她永不會尋著他了。漸漸地想尋著他底躲藏處的這個念頭變成了熱烈的欲望。她走得更快了。忽然又想或許他爬在樹上罷，從此一路便眼睛向著上，每十步或二十步就叫他一聲，這樣可以使他知道她是在他底近旁了。回答的只有鷓鴣；一縷微風吹得樹葉響。她以爲他在那里了，並且向著她下來了。有一次她甚至於以爲的確看見了他。她立停了，悶抑欲死，心裡想逃了罷。她和他說什麼呢？她來帶他回去受槍斃麼？呀！不，我決不提起；也不說也一定

要逃走，不能在這裡停留。於是她又想她父親還在等她回去，益發使她苦痛，坐在地上淚如雨下地放聲痛哭：

『天呀！天呀！我爲什麼在這裡！』

她到這裡來實是件蠢事。於是又好像突然受了驚嚇，忽東忽西地亂跑。她想尋路去林子去了。三次迷失，她正想不能再回磨坊了，這時跑到了一塊草地，正對著黑克魯斯村。一見村子她就立住。她獨自回去麼？

她聽見有一個聲音在輕輕地叫她底名字。

『弗郎華斯！弗郎華斯！』

她看見陶密泉克底頭伸出一個溝沿上。好了！她尋著他了。這是天要他死麼？她壓住已在唇邊的驚呼，爬下溝去挨著他。

『你是來尋我的麼？』他問。

『是的，』她昏迷地回答，幾乎不知道自己說的什麼。

『哦！發生了什麼？』

她目光下視吃吃地說：『呀，沒有什麼：我很焦愁，我想看看你。』

於是他底恐怖退了。他告訴她：他如何留在這裡：心中很替他們擔憂。下流的普魯士人倒沒有把女子和老人洩忿。一切都平安麼？他笑着又說：

『婚期展緩一星期而已，沒有旁的了。』

然而看她愁容不退，他又肅然。

『但是什麼事呢？你一定瞞着我什麼。』

『沒有，真沒有。我倦了；我是一徑跑來的。』

他吻她，說在這裏談講不安穩，要出溝進林子去。她止住他；她



渾身猛烈地抖戰。

『聽我講，陶密桌克；你還是留在這裏好。沒有人來搜你，你不要怕。』

『弗郎華斯，你一定瞞着我什麼。』他又說。

她又辯說沒有。她只要得知他是近着她就罷了。她吃吃地還說些旁的理由。她底神色如此異常，無論什麼不能使他遠去。並且他相信法兵快要來了。他已經看見有軍隊向着沙佛兒進發。

『呀！讓他們快些來；愈快愈好。』她急切地喃喃說。

這時黑克魯斯村中禮拜堂裏的鐘打了十一下，鐘聲清清楚楚地進他們底耳去。她驚惶地起身；她離磨坊已經兩小時了。

『聽好，』她很快地說，『我若耍你，我就到臥房底窗裏揮手巾。』

她向家奔去，陶密臬克心如亂麻，躺在溝旁望着磨坊。進村時弗郎華斯遇着一個老乞丐，彭黨伯伯，村中人人事事，他沒有一樣不知道。他問她好；他剛才看見磨坊主人，他說，被一羣兵圍着；於是劃着十字，嚶嚶地說些不清楚的字句去了。

『兩小時到了，』軍官說，弗郎華斯進來時。

梅列歐伯伯坐在牆旁的檯上，仍在吸煙。女郎又哀求，跪在軍官面前哭。她底目的是要寬延時間。她底法軍回來的希望在她胸中漸漸地長大，涕泗交流中她勞髻聽得遠地軍隊進行的步伐聲。呵！倘使他們一來，把他們統統救出這可怕的劫難！

『聽着我，先生：許我一小時。僅僅一小時，你總不拒絕再允許我一小時罷！』

但是軍官不肯通融。他並且殺兩個兵把她帶開，讓他們安安靜靜

地結果老人。弗郎華斯心中起了一個極大的衝突。她不能讓她底父親如此被殺害了；不能！不能！她還是願意和陶密臬克死在一處。她正要跑到她底房裏去招她底未婚夫，陶密臬克進圍來了。

軍官和兵士都得勝似地狂叫一聲，但是他旁若無人的樣子直向她走去：他非常鎮靜，臉上現出嚴肅的表情。

『你差了，』他說。『爲什麼你不帶我回來？不是彭黨伯伯我將一概不知道了。好，我在這裏了。』

## 五

三點鐘了。天際疊著層層的黑雲，是近村風雨初過的餘勢。銅黃色的天色和飛碎的浮雲下，晴光中艷麗如笑的黑克魯斯山鄉，變成了幽黑之谷，滿是重重怪影。軍官又把陶密臬克押了，不和他煩麻，不表示如何處置他的最後辦法，弗郎華斯過午後已經忍受了不可忍受的

苦痛；不顧父親底求勸，她終於不肯離園。她是在等候法軍，但是幾點鐘過了，夜已近來，她苦痛更甚了，因為時間這樣過去而於最後的結果終是無所裨益。

近三點鐘時普魯士兵預備去了。軍官進陶密桌克底屋子去，和前一天一樣的在裡面密議了幾分鐘。弗郎華斯知道少年底命如懸在天枰上一樣；她緊握雙手，熱烈的禱告。她身旁她底父親肅靜地坐著，不肯下一點干涉。

『呀！天呀！天呀！』弗郎華斯哭道，『他們要殺他了。』

磨坊主人當她小孩子一樣地把她抱在膝上。這時軍官走出房來，兩個兵帶著陶密桌克後面跟著。

『決不！決不！』陶密桌克喊道。『我預備死。』

『你還是再想想好。』軍官回答。『你不肯，我不難重招別人。』

我待你很大度了；我把你底生命送還給你。這是很簡單的事情，不過領我們過林子到孟脫海屯去而已；裏面一定有路。」

陶密臬克不答。

「那你一定不肯麼？」

「槍斃我就完了，」他回答。

弗郎華斯遠遠地握著兩手懇勸她底情人，目前的一個艱難使她把一切都忘了！她願意教他犯賣國之罪。但是梅列歐伯伯握住她底手，不使普魯士人看見一個被苦痛所迫的女子底狂態。

「他是對的，」他喃喃地說，「只有死於他最好。」兵士排好了。軍官還希望陶密臬克回心轉意，還在等他露什麼怯弱的表示。萬籟俱靜；只聽得遠處沉重的雷聲，草地和樹林在這昏悶的燠熱下毫無生氣地躺着。就在這萬籟俱寂中忽然一聲叫起來：

『法軍！法軍！』

果然他們來了。林邊一排紅袴子沿著沙佛兒大道進行。磨坊裏頓時大亂；普魯士兵跑來跑去，吼聲狂叫。還沒有放過一槍。

『法軍！法軍！』弗郎華斯叫道，快樂得拍手。她像著了魔的女子；她奪開她父親底懷抱，兩手高高舉著，放聲大笑。他們終於來了，來得正是時候，陶密臬克還在那裏，活著！

耳邊如雷的一排槍聲使她突然回頭。軍官喃喃說，『我們先了這件事，』他親自動手把陶密臬克靠在披屋壁上，發令兵士開槍。弗郎華斯回頭時陶密臬克中了許多彈子正向地上倒下去。

她不流一滴眼淚，立在那里好像失了知覺。她底眼睛睜睜的定著，她走去坐在一間披下，離屍首不到幾步。她注視著牠；時時把牠底雙手孩子似地無目的地亂動著。普魯士兵把梅列歐伯伯當人質捉起

來。

這一次是頗大的交鋒了。軍官看出逃不脫了，急忙盡力的佈置他底兵，他們底生命要犧牲得值得，普魯士人現在變爲磨坊底防守者，法軍反成了攻擊的方面。槍火開始得異常兇猛；半點鐘沒有息一息。忽然聽見轟然一聲；一夥炮彈打去老榆樹底一個大枝。法軍帶著砲隊；一尊砲位置在陶密臬克剛才躲在裏面的溝後，正對著黑克魯斯村底大街轟攻。這樣情形之下戰事是不會持久的了。

呀！可憐的老磨坊。砲彈從這壁打到那壁。半個屋頂已壞去，兩堵壁塌倒了。但是向馬雷耳河的一面，損壞尤其猛烈。長春籐破布般從搖動的牆上撕下，變成各式各樣地碎片浮在河面上流去。從一個大破洞裡弗郎華斯底臥房也看得見了；小的臥榻，雪白的帳子很精緻地掛著。接連兩個砲彈中在老輪上，老輪發出一聲離別的呻吟；吊桶一

齊帶下河去 全部木架打成了胡亂的一堆。老磨坊底魂靈和軀體就此分別了。

法軍衝鋒過來了。一場瘋狂的短刀肉搏。陰沈的天色下，可愛的山鄉變了一個大屠場，廣闊的草地，斑斑地影著孤零的大樹和成行的白楊底蔭子，在惶恐地看著。左右兩旁的樹林好像武場底牆一樣，圍著戰士們。在這普遍的慘象中，泉頭和溪流底潺潺聲也如泣如號地響著。

弗郎華斯仍在披下，俯視著陶密泉克底屍體不動。梅列歐伯伯已經中了流彈死了。普兵都已打死。磨坊也著了火。法軍軍官領著他底兵進了園子。這是開戰以來他所得的第一個勝仗，奮興得挺直了他高大的身軀，快樂地大笑。於是在烟灰瓦礫中他看見可憐的癡呆的弗郎華斯倒臥在她底父親和未婚夫兩個屍首中間，他豪勇地向她行禮，叫





道：

「勝了！勝了！」

00994

頁數	行數	誤	正
二一	四	執	護
二八	六	箱	袋
三三	六	冷呢。	冷呢。』
三六	一	一張桌，	一張桌子，
三九	四	舖子裏奔去	舖子奔去
同上	九	都聽債主	聽憑債主
四〇	八	許多年。	許多年，
四二	七	體面的呀。	體面的呀。』
四五	五	女兒；	女兒，
四六	六	躺上	躺在
同上	七	堂煙	堂皇
四九	五	神。	神氣，
同上	七	你既拒絕	『你勉拒絕
同上	一〇	把房子	『把房子
五五	一	吝嗇	勢利
五五	八	書札	書札
同上	一〇	訴情	情訴
六六	一	機會	『機會』
同上	七	財運！	財運，
七六	一〇	事業，	事業！
同上	一一	可憐蟲。	可憐蟲，
七八	三	姑母	孀母
八二	四	炫耀	炫耀
九〇	一	我什麼	我怎麼
九二	八	感情的	的感情
九六	二	『對別人	『對別人
同上	三	得人的。』	得人的。』
同上	九	燕的戲劇	伊的戲劇
同上	三	愛寵	愛寵
一〇〇	五	到的真正	到的正
同上	四	挽着純	插着純
一〇二	七	在後頸後	在頸後
一一九	八	不到一天	不滿一天
一二二	二	志清楚	智清楚
一二六	九	喀鑫	哈鑫
一三六	八	傷了麼。	傷子麼？
一三八	五	必要一	必有一
一五〇	一〇	蠻很	蠻狠
一五五	四	怎的自負	怎樣的自負
一七〇	六	看着立加	看着布加立
一七四	二	屋脊	屋頂
一七六	一	窗櫺	窗櫺
一九七	三	磨坊裏	磨坊裏
一九九	一	桌克。	桌克，
二一二	二	理睬	理睬
二二二	三	裏面廂房	裏面的房
二二九	九	窗櫺	窗櫺
二三八	一	似的軍官	似的。軍官
二四七	二	磨坊裏	磨坊裏

歐美名家小說叢刊

三年

契訶夫  
張友松譯

實價五角

友人之書

法耶士  
金滿成譯

實價八角半

處女的心

果爾蒙  
達子譯

印刷中

薄命女

都介涅夫  
張友松譯

印刷中

法國名家小說傑作下

鮑文蔚譯  
印刷中

顯克微支短篇小說集

魯彥譯  
印刷中

契訶夫短篇小說集

張友松譯  
印刷中





一九二七年三月初版

實價七角

譯者

鮑文蔚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北京東皇城根

上海四馬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

223